

宋麻抄經五什畢平語

中宣閣匪獲觀於
萬玉兄行筆精妙可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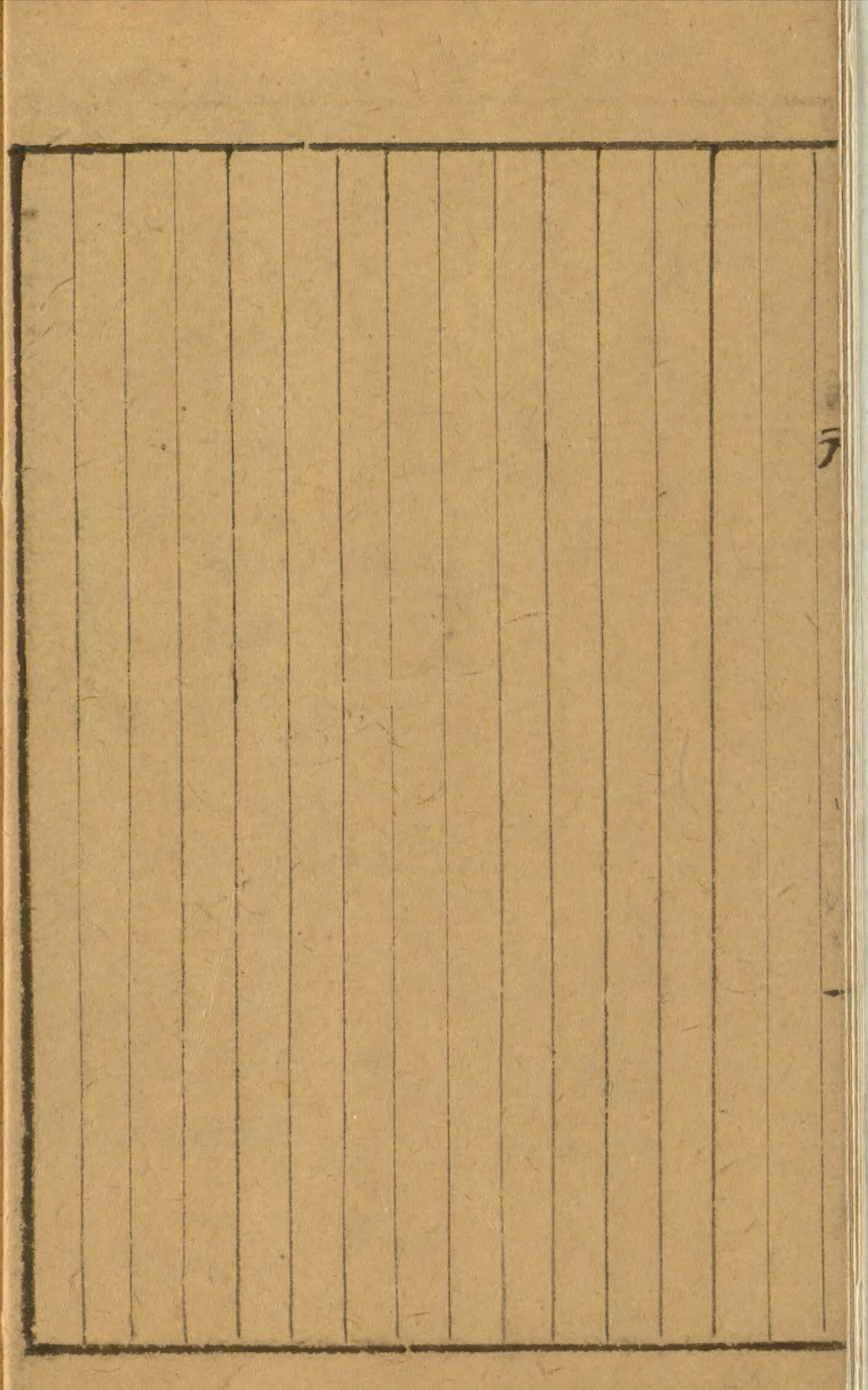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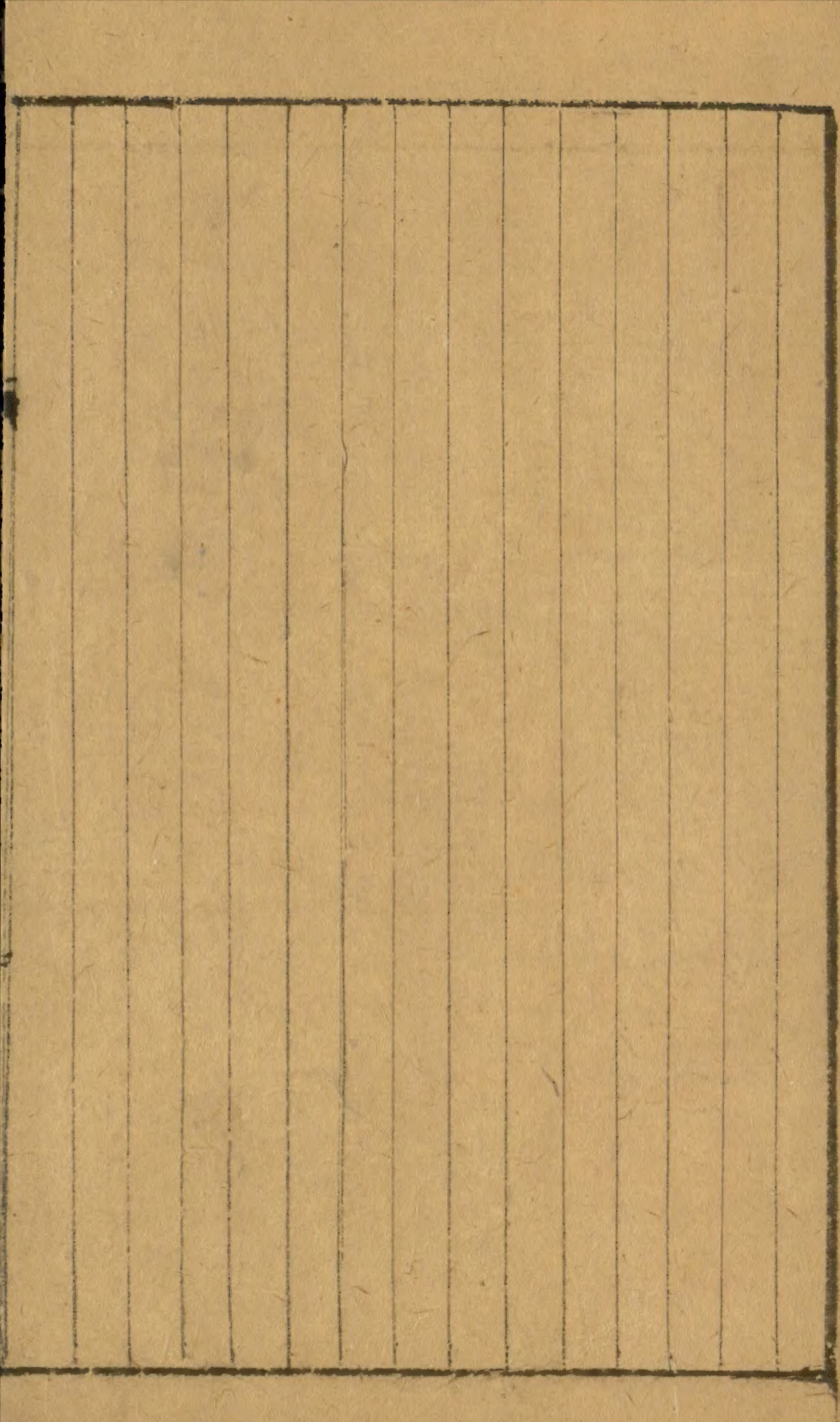
題記



光緒甲辰六月悲景獲觀







朱全忠起兵大梁

李茂貞與朱全忠謀

朱全忠進爵梁王

朱全忠使父太叔昭

朱全忠為相國封魏

羅紹威勸朱全忠篡

全忠改名朱晃稱帝

封唐昭宣帝為濟陰王

唐懷貞攻潞州

梁軍為李存勖戰敗

梁主族誅王師範

冊張婦娘為皇后

梁主姦朱友寧妻

晉王遣周德威伐梁

晉趙共謀伐梁

晉江表下博橋

梁主憂憤成疾

梁主封八子為王

梁主召幸朱友文友珪妻

友珪謀殺梁主

友珪使馮延謬刺梁主

友珪殺朱友文自立

徵朱友謙為侍中

朱友謙以河中降晉

袁象先率兵趨洛陽

朱友珪自殺

趙岩迎均王即位

康王友敬伏誅

晉主大率伐梁

王彥章殺周德威

敬翔入諫梁主

梁遣段凝將兵拒

晉已得鄆州

李嗣源活捉王彥章

梁主殺諸王宗室

鄭珪請詐降唐

梁軍竊傳国宝迎唐主

皇甫麟殺梁主

唐昭宗南幸

降朱友貞為庶人

唐主遷都洛陽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目錄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

詩曰

龍爭虎戰幾春秋

五代梁唐晉漢周

興廢風灯明滅裏

易君憂國若傳郵

粵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作十三卦以前民用便有个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做有那弓箭威服垂爭那時諸侯皆已順從獨蚩尤其首炎帝侵暴諸侯不服王化黃帝乃帥諸侯與兵動眾驅首那熊羆貅貔虎猛獸做先鋒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蚩尤戰于涿鹿之地圖經三台不見輸贏有那老的名做風后乃握機制勝做首陣圖來獻黃帝黃帝乃依陣布軍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万国平定這黃帝做自个斬殺的頭腦教天下後世習用于戈此後虞舜征伐三苗在兩階田地裏舞百干羽過了七十个日頭有苗歸服如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是以臣弑君篡奪了夏殷的天下湯武不台做了這個樣

晉江表下博橋

梁主憂憤成疾

梁主封八子為王

梁主召幸朱友文友珪妻

友珪謀殺梁主

友珪使馮延謬刺梁主

友珪殺朱友文自立

徵朱友諒為侍中

朱友諒以河中降晉

袁象先率兵趨洛陽

朱友珪自殺

趙岩迎均王即位

康王友敬伏誅

晉主大率伐梁

王彥章殺周德威

敬翔入諫梁主

梁遣段凝將兵拒

晉已得鄆州

李嗣源活捉王彥章

梁主殺諸王宗室

鄭珪請詐降唐

梁軍竊傳国宝迎唐

皇甫麟殺梁主

唐昭宗尚

降朱友貞為庶人

唐主遷都洛陽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目錄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

詩曰

龍爭虎戰幾春秋

五代梁唐晉漢周

興廢風灯明滅裏

易君憂國若傳郵

粵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作十三卦以前民用便有个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做有那弓箭威服垂爭那時諸侯皆已順從獨蚩尤其首炎帝侵暴諸侯不服王化黃帝乃帥諸侯與兵勦蚩尤首那熊羆貅貔虎猛獸做先鋒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蚩尤戰于涿鹿之地圖經三台不見輸贏有那老的名做風后乃握機制勝做有陣圖來獻黃帝黃帝乃依陣布軍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万国平定這黃帝做有个斬殺的頭腦教天下後世習用于戈此後虞舜征伐三苗在兩階田地裏舞有干羽過了七十个日頭有苗歸服如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是以臣弑君篡奪了夏殷的天下湯武不合做了這個樣

子後來周室衰微諸侯強大春秋之世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臣弑其君的也有子弑其父的也有孔子聖人為見三綱淪九法斁秉那直筆做一卷書喚做春秋褒獎他善的貶罰他惡的故孟子道是孔子作春秋而天下亂臣賊子懼只有漢高祖姓劉字季他取秦始皇天下不用篡弑之謀真个是

手拿三尺龍泉劍

奪却中原四百州

劉季殺了項羽立首國號曰漢只因疑忌功臣如韓王信彭越陳豨之徒皆不免族滅誅夷這三个功臣抱屈啼冤訴于天帝天帝可憐見三功臣无辜被戮令他每三个托生做三个豪傑出來韓信去曹家托生做首個曹操彭越去孫家托生做首個孫權陳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首個劉備這三个分了他的天下曹操篡奪獻帝的立國號曰魏劉先主圖以復漢至立國號曰蜀孫權自吳立國號曰吳三国各有史道是三国志是史從這曹操開端漢漢在後司馬懿也李他這句說篡了魏隋楊堅篡了周楊堅又篡了父魏湣了父妻自立為帝荒淫无道李唐也一天下張弓

首迷樓一向与妃子游樂
顧自邵康節有詩道是

樓臺人民貪土地

沙泥金帛悅姬姜

煬帝恣地荒淫无道那唐公李淵起兵入長安向地各江都將煬帝殺了立他代王名侑的做皇帝尋受隋禪革命為唐秦王名世民的將那哥太子建成殺了傳位為皇帝号做太宗自登極後從魏證之諫用房元齡杜如晦做宰相用李靖尉遲敬德做將帥正觀年間米斗三錢外戶不閉馬牛孳畜遍滿原野行旅出數千里之外不要齎帶糧草蠻夷君長各各帶刀宿衛係頸駒庭一年之間天下死刑只有二十九人當時恣地太平太宗皇帝一日宣喚袁天綱入司天臺觀觀天文推測世運袁天綱在司天臺无事把那世數推驗做一个圖識正在推算忽太宗到來說得袁天綱疾忙起來起若聖駕太宗待觀他弄个甚麼文字袁天綱進前將太宗背推住叫陛下不要看觀便口占一詩道

茫茫天運此中求

世代興亡不自由

萬々千々說不完

何如推背去來休

袁天綱道天地万物莫能逃乎數天也有時傾陷日月有時晦蝕
國祚之所以長短盜賊之所以生發皆有一个定的數在其間終
是難避不過那識上分明寫出兩句來道个甚的

非青非白非紅赤

川田十八無人耕

且說袁天綱這兩句是一个字謎非青非白非紅非赤莫是个黃
的色這是黃字分曉川田十八這是个集字分曉只因袁天綱寫
下了這兩句識了直到大唐第一十八个的皇帝漢高祖皇帝
小名做優在後改名做儼是懿宗皇帝的第五个兒子初封普王
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崩有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
两个策立普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做乾符元年是時僖
宗年才十二歲自僖宗登極後關東連年旱乾田禾不熟百姓飢
餓流徙四散曾有翰林李士盧攜上表

表文曰臣聞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壅
春夏灌溉則春有夏秋有實若秋收冬藏則春有夏秋有實

可謂刈所至饑荒人死矣臣聞臣聞臣聞臣聞臣聞臣聞臣聞
餘稅實无可徵而州縣文移將加臣聞臣聞臣聞臣聞臣聞臣聞
木產妻鬻子僅可供給惟租吏之迫食之苛朝廷備无實惠
抚存百姓委實生受乞勅州縣凡有民間一切逋負租稅尺
与住徵仍開發義倉亟加賑給庶人蒙实惠如解倒懸臣愚
昧死謹言伏候 睿旨臣盧攜表上

僖宗方在幼冲縱有忠臣直諫怎生省得只靠那丞相路岩排行
喚佐路十的処置軍国大事奈緣路十蒙蔽聖聰向僖宗提議只
奏道四境无虞兵戈頓息四山順亭禾稼豐登却嫌百官翰林進
那一表奏道盧攜奏灾旱焚感聖听合該賜死使那宣使矯詔
去賜盧攜死密令差去的人負刼取他結喉三个以進驗他死的
虛實朝廷行有這般政令无一人敢奏事進言到那十一月有那
秀才王仙芝是那鄆州人氏同有那濮州秀才尚君長齊州王璠
維州龔彥威淄州蔡溫玉因就試長安試官只取那家子弟應選
這几个秀才皆是宗族死心望朝廷為見蝗虫為灾天下飢饉遂結

謀聚眾在那鄆曹懷三州反叛在那地名長垣下了硬寨真个是
不向長安看老丟 且來落草佐英雄

王仙芝倡亂之後遠近從亂的都來相附為盜剽掠州縣蓋是世
之盛衰有時天之興廢有數若是太平时節天生幾個好人出來
扶持世界若要禍亂時節天生幾個人出來攪亂乾坤且說曹
州冤胸縣有个高人黃宗曰家產數萬貲為生喜聚眾惡少是
那懿宗皇帝咸通元年上黃宗曰妻懷胎一十四個月不產一日
生下一物似肉球相似中間却是一个紫羅襖裹得一個孩兒忽
見屋中霞光燦爛宗曰向妻道此是不祥的物事將這肉球使人
擲去僻靜無人田地拋棄了歸來不到天明這孩兒又在門外
啼叫宗曰向妻子道此物不祥害之恐惹災禍遺伴當負送投曠
野名佐青草村將這孩兒要領投為鳥巢巢內便是搬下來他年生
更結過个七八日頭黃宗曰因行從青草村過但所得鳥巢巢中
孩兒叫道耶、你存得他時他日厚報恩德宗曰使人上到巢中
取將孩兒下來抱歸家裏養因是命名佐青草村黃宗曰又向妻

道孩兒啼叫的事一遍其妻道這个孩兒真个作怪甚不
害宗定是滅吾族莫若傷令殺之斬草除根宗曰不發斬草若
除根春至萌芽再發黃宗曰道天要變我家門殺了這孩兒是逆
天道且養活教長成看他又作麼生不意年至十四五歲身長七
尺眼有二角鬚毛尺赤額牙无縫左臂上天生肉騰蛇一條右臂
上天生肉隨球一个背上分明排自八卦文習前依稀生百七星
鬚自小學習文章博覽經史性好弄劍會把劍向空擲去一劍頃
殺一人又會走馬放箭每發一箭不差毫釐輕財好義一日有一
道士過門將一口劍送与黃巢拈道上天賜与黃巢道能不見道
士去向黃巢得這一口劍号佐桑門劍子細觀時劍上有混唐二
字乾符二年朝廷降詔具賀黃巢一見心中大喜這是男兒立功
名之時真是

降下一封天子詔

惹起四海状元心

黃巢一日餓了爺娘選下了日直往大國長安赴選黃巢登程後
免不得飢寒渴飲夜宿曉行來到長安討一个店舍歇泊明日到

試院前日分判到試場左側已知得日分了歸歇泊郊外等
候待試日已至同士子入試場把十年灯窗下勤苦的工夫
力一戰試能出試院等候開榜等至三日更无消息黃巢意中驚
疑未免且去探榜行得數步探所得試院開榜了却是別人佐了
狀元別人佐了榜眼別人佐了探花郎黃巢見金榜无名悶悶不
已拈筆寫省四句

拈起筆來書个字

多應門裏又安心

盡道榜外近路遠

何皇何日返家門

黃巢因下第了點檢行囊沒十日都使尽又不曾做甚經紀所謂
床頭黃金及壯士无顏色那時分又是秋來天氣黃巢愁悶中
免題了一首詩道是

柄之黃荷枯

葉之梧桐墜

細雨洒霏微

催足秋天氣

望吟敗草根

鴈落平沙地

不是路逢人

怎知這滋味

題了這詩又寫了一首詩道是

人在數千里之外身下沒處人
收拾起些个般般物
夢討些津發奔那鄉里
清里打所得那裏有一个朱教授
館將五經教道有一个人
的師父黃巢思皇明每念
榜子做的一首詩去是
百步穿楊箭
朱五經音了這詩道秀才
導鄉里住家无過是教他
綱五常如門下
小生所取之問黃巢道小
是修文時即小生是長安
兒郎問母天
兒郎問母天

朱五經音了這詩道秀才

乞授道公一卷書

綱五常如門下

乞授道公一卷書

小生所取之問黃巢道小

乞授道公一卷書

是修文時即小生是長安

乞授道公一卷書

兒郎問母天

乞授道公一卷書

兒郎問母天

乞授道公一卷書

兒郎問母天

乞授道公一卷書

好李取長槍大劍乘時作亂教是活計每貧儒欲這功名不
有字不堪食凍後有書志耐冷便如師父平日无書不讀
百一經也不得一名半取便仕鄉里教自後弟也齊得是
經道分明是如賢所教但是小生自以元坐書口不
未得把這教李糊口度日為之奈何朱五經有二个徒弟
的名做全昱弟一的名做存弟二的名做溫各自小
經書事遊手好閑平常開喫金龜酒使大德共濟的
說話的是反叛反事在屏風後倒即忽听得黃巢
使槍使劍的計心下快活思量這人也是一好進未免出來
與見朱五經問黃巢道秀才无事且住
贈那朱五經全昱兄弟二母日間邀取黃巢人問是一日黃巢見
有一鴈飛泛天外來黃巢拿起一張弓如弦月放一隻箭快
流星將鴈況左翼射過半人
巢未見那文字
觀石下

四邊雲霧迷

丈夫四方志

黃巢看了這首詩道是詩
那時王仙之在古漢都
沒果足怎生去得那末
分明是教取哥
弟且去買些酒喫了却
上面寫四句詩

百天竿頭一布巾

相逢不飲空歸去

分明寫出百天春
洞口桃花也笑人

黃巢和那溫朱全昱朱存三人兄弟一同入那酒店裏坐地喫
酒保買酒和肉來四个一就喫了那黃巢拿白酒盞擡身起來
向朱全昱兄弟道是咱孤单一身流落外里願與哥三結義為弟
兄他時富貴无相忘那朱全昱道咱每也有這般意思便叙年紀
大小黃巢與朱全昱同年却大了五个月便拜黃巢為兄那朱全

老人來此話窮情

漢書殘陽新集

白杜已應无故交

秋波通紙

高天重疊齊山

昔日無家今野老

平落故鄉交後

續修四庫全書

尚奉吟罷此詩同著集問若又借宿其人道昨因王仙之反叛拘

乃為詩一首

平生感慨有誰知

何事謀身与願違

上國祿有遠不遠

故亂又空

孤城日暮人煙少

秋月初寒籠上絳。

出境無然如夢斷

出龍和漢拜親隣

黃巢爲見尚諫吟詩他也吟四句詩道

秋光不見舊臺

四區荒涼五碑在

火力不絕燄天地

亂生黃髮新賊

两个吟诗
琵琶声入哭忽闻人语正啼时一个来向溪头两个借

伏荆棘中須臾兵圍搜捉黃巢两个彼一重賞住却是齊州王璠部下兵衆因見尚諒喜曰尚先主在這裏因問黃巢此丈姓甚名誰尚諒依直与他說了王璠道黃巢莫爭功我與你無嫌黃示旦的

小人王仙芝書呈裴尚書曰座仙芝所受大唐恩厚信
亂實由懿宗臨朝听政委用非人奢侈亡度賦稅煩重
水旱州縣不以實聞朝廷不行仁政百姓流殍天所
墨為蠶豈得已哉今承下喻倘朝廷補用賢臣其
仙芝歛兵不戰免使生靈塗炭實尚書仁人一言之利也仙
芝頓首城下听候旨揮伏取处分

裴澤得書大喜即日開城門迎接王仙芝及黃巢寺入城置酒歡
宴正是琉璃鐘琥珀盞小槽酒滴真珠紅草簾地鳳玉脂酒
綉幕圍香風吹霓裙舞臺戲曲歌細腰舞正是青春白將
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醉醉不到天明上上宴會已罷
裴澤令書記段龜寫表奏國于新大廷降詔王仙芝為左
軍押牙詔下王仙芝大喜欲拜謝受命為黃巢大恩通當
明公其立大功行天下今明公特遣裴澤送王仙芝表
使部下五千餘人同新州刺史黃巢等王仙芝使中其
裴澤不已王仙芝感其意不戰受命即日開城

一黃巢有兵二千人從王仙芝大掠新州一軍二千人劫尚
黃巢就那新州分道進取乾符四年二月黃巢攻陷鄆州
州又取虔吉饒信等州遂入浙東擾亂福建諸州乾符六年正月
朝廷差高駢統兵分道收捕黃巢九月黃巢攻陷廣州
廷軍声再震遂有獻表意上表求為廣州節度使使示使
相會議左僕射于琮道廣州市舶使黃巢所聚眾可令
除黃巢死率府兵皆身大怒擒廣州節度使李治使召表
道南代受國恩感戴滿朝職可斷表不可草草將李治殺了遂
寇潭州話不要緊煩且說那朱溫自去黃巢後其父朱誠喪
亡朱溫共那哥朱全昱朱存侍奉那母親王氏一日茂園內有
个方山道人龐九經為他討地令朱溫將父喪掘地三尺葬之不
要走却金神朱溫依他所教掘地安葬朱全經只留得金色飛魚
二个都不全及被打殺并斷為兩三段填埋穴內葬父在上後數
日龐九經回見土色无光草不潤溫道是七十四十九个金神走
了四十七个只有两个更不負全汝家銀出一帝可惜不得善終

神無拊出羊眠地

福地須遷葬福人

官法如心

人心

那文政已下獄了朱三階劉崇鄭各二百文待去徐州候取劉文政一夜赶到徐州撞省一個鄉人朱溫請他入下處酒肉款待後問鄉人道怎生有路入得左獄鄉人道方纔有路入得右折人一股賊人一目打落人雙齒便該重罪即得入獄朱溫復尋開軍拳打落了鄉人兩齒被地分投解徐州送在獄裏勸解劉文政同押是夜三更風雨驟作溫打開牢門放了枷鎖劉文政躍身泛氣樓上出撞省弓手和巡邏存信巡捕兩個官在劉家做做客認得是朱三劉文政四個鄉人同去拜到劉家莊上忽見庄上火焰起朱溫知是張占又來打劫劉家財物又奪下家財把張占去朱溫與劉文政商量而去劉文政道此處必定帶累劉崇打官司不如落草閃避各同潘伏衣後想行將次到界首天色已暮

月明如昼如何見得

遠望青霄練靜邊觀碧瓦澄輝銀河斗度現微光斗柄橫移
是宿轉月華如昼天靜光雲誰能掩其容報三更滿酒金壺中
夜至

是夜月光皎潔推有一陣軍馬約三百餘人將朱溫四人為住問
道您是誰人要送那裏去朱溫應道小人是潞州人開將軍
姓氏那為首的人大喜道我前時見張占道道有个朱三的英雄男
過人正要與弟兄同來肅整義旗探不白意中夜相逢的姓朱存
節青州博昌人氏不得已而遠走請朱溫和那文政解存白
守信寺四人同入林中共飲是請朱溫做個軍下官姓朱存節
之說論一定朱溫向朱存節道此去齊州近在五十里打州官
兵四集恐可久居我等聚眾數百為強人若不攻打州將如何能
致富貴初一村不好初一縣取一縣不如取一州自初要差一人
去齊州打探朱溫便霍存打扮做在家人去州文政堅欲同往溫
道要食酒莫誤我事文政堅要其酒温道我到齊州辦事已了

霍存道朱二哥怕我

飲了數升忽見一少年將

少年道要價分三百員文政道此有二百員分與了少年人怒
道您三百分只買得服脂脂粉中何物文政道文政道您
怎知我不是我人烈士温存少年刀殺了文政解存白劉
文政解赴齊州霍存獨自一个走回寨上李德威道又却
是刘文政貪酒誤事也牛存節道道這索去其能文政道徐州
劫獄後官司防備嚴緊只得候出關用去其能文政道徐州
得齊州掃洒法場要出重囚朱溫與牛存節相識文政道仗
放柴內用大車載入城藏刀在袴內在法場人散中因散布了
人到日中时分有監斬官揚巡檢各慶賀劉文政赴法場處
斷牛存節鳴鑼為号朱溫等各執刀奔來將刘文政奪了出北門
望跑山路去李揚巡檢統軍趕來緊急朱溫墮身入澗別尋路走
与刘文政牛存節霍存白守仁四人相失直不是
相逢不下馬
各自奔前程

且說那朱溫出澗取登州路去方入城被一人向前將朱溫扯住
喝道你怎在此認得朱溫股慄驚驚那人向朱溫道咱是燕守志
夫登州孔目官燕守志也你恁時幼小認我不得我將你去探
姐遂帶朱溫回家時八月十五日也登州有海市燕守志邀
溫同看海市忽在客來下書報道張占強人下海要覓酒食轎
兒郎燕守志正在煩惱朱溫向燕孔目道姊夫家老小且往鄰
村閃避咱在此應對他不妨張占使人來報信被朱溫射了一箭
張占大怒入來觀見是朱溫大驚問道來三哥何故在此朱溫道
燕孔目是咱姊夫他无可強說你未與此个酒了去張占道來早
下海去恐怕你關少果足黃金銀兩來溫相別而去這正喚做
螳螂正是遭黃雀

黃雀提防螳螂人

次日燕孔目痛庄向朱溫道強人張占自來不操害平民賴得朱溫勇
保全若得朱溫只在此住人不敢來這打劫計何成應有
小者相問咱有小女孩人欲手也却大溫道此其言擇日

謝路喧天是說也

城隍一不神

孔目而去其自... 信... 走... 朱溫... 三
首虎去牛... 信... 走... 朱溫... 三
被一箭射中... 朱溫... 三
哥... 信... 走... 朱溫... 三
溫手携取... 其商議今天下盜賊紛... 黃
庭議今小人... 其商議今天下盜賊紛... 黃
案旧时至... 與每結人為弟兄此... 黃
引兵犯宋州... 隨李罕之霍存... 黃
巢... 見宋溫叙旧日弟兄情話... 黃
事即拜出... 太尉朱溫為... 黃

忠義之士各思自奮翦除巨賊掃清中原使園陵冊安鍾虞
如故顧不辭款檄書到日戮力功名到後圖王在此一幸而
告中外咸使聞知故檄

檄書才下四月官軍聲勢復振唐弘夫領兵屯駐渭北王重榮領
兵屯駐沙苑王處存屯兵渭橋詔政思恭屯兵武功郭敗屯兵
屋當時黃巢部兵迎戰唐弘夫在地名龍尾下寨排背水陣與
巢所殺黃巢連輸數陣弘夫投東使在當有程宗楚部軍先入長
安城唐弘夫其部王處存帥精銳兵士五十人星夜入城百姓歡
聲動地各把都磚瓦趕殺巢部下潰軍唐弘夫等大舉軍兵討捕
劫掠倉庫田畝擄掠軍黃巢露宿地名霸上探知前軍不備唐弘夫
安程宗楚唐弘夫路馬迎敵被黃巢放一箭先射中程宗楚額角
墜馬而死唐弘夫方待退走被宋溫躍馬挺鎗一刺一丁馬
主庫士斃殺者十分已首了八九分黃巢兵併入長安城縱軍
殺不問男女老幼一時血流成河到三鼓時黃巢乾淨二鼓

唐弘夫在長安做司馬薛平在長安做司馬薛平在長安做司馬
弘夫思恭做京兆三府行府薛平在長安做司馬薛平在長安
某時宋溫道自稱帝後薛平在長安做司馬薛平在長安做司馬
溫道哥自從做皇帝後殘忍心腸因洗城令下戶斃盡城民
元固志掠得府庫子女不救黃巢軍有怨言黃巢在長安時
州縣大半反叛歸唐有那同州是個要害因薛平在長安做司馬
去觀守黃巢自言不奈何煩宋將軍去同州薛平在長安做司馬
相故懷則个道罷宋溫符歸營收拾了分付黃巢在長安做司馬
只見那妻子幾婦娘淚軟軟的下宋溫向薛平在長安做司馬
馬你望則其張婦娘只言含羞不說淚珠薛平在長安做司馬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

宋溫鎮日憤只是去四散走馬避禍薛平在長安做司馬
黃巢親到他軍營來相尋因見張婦娘生得形容端正表兒尤双
使些酸言語更求奸佞他奈緣張婦娘是個硬心性的人不肯從
允跪謝黃巢道妾丈夫朱二是大隋皇帝的弟人大齊皇帝便是

變的日人皇帝新得天下未有休兵之期豈宜行這无道天的勾當道罷有人報朱溫已回黃巢舊身使走那時即張勳也不曾敢向朱溫道今所得朱溫要在同州只得依直說了未得未所得方知朱溫才听得後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却不問這黃巢欠負咱每式甚時下問便帶將他的老小部所屬軍人前赴京進要同州路主在黃巢得知朱溫有反叛的意思差使人到那小地名葛林村趕有朱溫溫將皇喜殺了教他的伴黨中皇喜首級回京報功黃巢道朱三傳示黃巢便今豈有去不替乃大齊皇帝全不記得咱每兄弟常挾他在懸刀峯下結義做弟兄相同投奔咱尚談時分曾拍天說道富貴時无相忘貧賤時長安便要來好白咱每隨家不這黃巢是个无信行家口說無憑同州他日相逢不妨解勒殺道罷將些銀子与那黃巢的伴黨父老兄弟的傳示名號得那斯命如柳絮飛風心似落花流水

九月十一日朱溫同華二州來救王鐸一見朱溫自謂朱溫三度入帳必定欲要殺黃巢朱溫道黃巢不該殺王鐸王鐸道周勳人尚談与小人自是皮肉各體相之今王鐸道後謀取黃巢周勳若除了這兩入巢賊不足平也王鐸聞說大喜署朱溫為同華節度使寫自表一道奏了表文曰

臣王鐸近欽奉 聖旨統領諸道兵馬攻取長安共向恢復於今月十一日有偽齊黃巢義弟朱溫將同華州印信部領所轄軍馬二万赴軍前納款願降王鐸除却朱溫切謂王師所向軍民響應忠義勇烈之士無不感戴無不勸助何以獎所後來已便宜署朱溫為同華二州節度使外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昭宗皇帝在內元得王鐸表奏出示臣寮即令致賀云天心悔禍義士來歸且同華乃要害田此今為王鐸收復巢寇无能為矣此天与我以興復王室之機也宜乘朱溫來歸結以恩信朝廷差自使命官授朱溫做同華節度使賜名喚做全忠那朱溫

既得招討副使潛地還霍存軀身入長安城裏招誘那尚該便為
前一封書道

小弟朱溫書奉 尚二哥之軍師元帥鈞座小人自縣下
下得去哥之相遇那時黃巢與溫兄弟結義我為弟兄黃巢當
貴元相忘自投王仙之後同幸人事今僭稱偽齊當有長安
便生欺負之心因截徐兵我遭虎狼之手請哥與先生保全
饒幸至此溫去逆從順今蒙 大唐皇帝命為忠臣宣
授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與曩時使那賊與溫兄弟為鼠盜日
天淵之隔今欲邀哥之同來歸悅 天朝保正當與未交哥
哥意下如何未會 尊顏切乞 保重小人朱全忠書呈
霍存得書後一直奔入長安尋見尚該投下尚該道喜得朱三弟
消息因留霍存任經兩日低咱與葛先生同里若得葛先生周相之
黃巢抗上肉何足慮哉即日霍存與葛先生談道咱更不回書與
好生傳示朱招討道咱與葛先生同里若得葛先生周相之
霍存告且留霍存中約有自來兵時即咱與葛先生同里若得葛先生周相之

羊間耳但見
得與金十兩
謀招訪員重
軍米歸朱全忠
軍相繼攻城其
兵萬餘人攻
全忠部兵退
負負離旗開
見朱全忠上馬
大唐招討副使
將軍言曰咱是
甚可謂是
人元害虎心

朱全忠聞說勒馬使問但見如兩虎爭食時如
跨馬當鏖王斧所來心膽碎被拘時全忠勒馬
交關紅三十余合不見輪蹄又見兩虎四起殺氣
騰空頃刻間那

從周亦引兵援守魏州李克用喜曰周陽五此卒足以雪滎陽一
敗之耻矣李德裕相慶奏辟周德威充行營司馬光化三年四月朱
全忠請書赴周赴行府啟事命左右排辦此茶飯飲宴朱全忠道
自陳夜叉一敗後猶眼望日盛咱思量有旧日的弟兄刘文政
牛存節我个曉提有膽智須索去尋他每来共圖大事寫得周道
俺細思鎮州密近太原若得王鎔与那獨眼龍不其通和則可以
專意攻討矣全忠道有甚人可去招誘王鎔王鎔喜言從周這事容
易探听得王鎔屬官周武与咱每是个姻眷俺使他招那王鎔若
得鎮州則回東不足憂也遣周武奉使鎮州恰遇成德判官姓張
名澤的也說那王鎔喚他表降失全忠則可以借朱全忠援李克
用縱強不足怕權王鎔決意將鎮州李德裕在魏州莫州定
州不戰自潰王处直詣軍前獻鎔帑一萬兩犒設軍旅朱全忠
為表聞于朝求前就河北諸鎮一幸而莫非受朱全忠的節制
朱全忠一日會首那葛從周王處直王处直那氏家孫張澤周武
等皆在坐

平定會那

主帳那王处直是魏州人其家前是香積寺
中僧金鼎龍與蓋而王处直

這會才半那李平之其易世周几个手拿金盞回朱全忠座前拜
賀道明公威震河北諸鎮悉平長驅而前何東封囊中物且請此
杯酒為明公壽朱全忠接盞飲罷却回獻那几个官人酒正見賓
主道辭觥等交錯忽見從前有一个白兔走過那个白兔生得精
毫錯落玉体輕盈四蹄壯健疾如風叉眼鮮明光耀日那白兔從
從前過若無人出沒走過喚那朱友裕張自那弓放自个箭箭
到處那白兔死倒在地使人取來可憐作怪那白兔又變成一張
白紙上面寫自四句寫个甚的

河北雖平定

少陽重困危
趨向大梁路

崔公同宰事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

宋時通俗小說盛行讀陸務觀夕陽古道一絕可想見其風尚顧世所傳者一為士禮居本之宣和遺事一為藝風老人所刊之殘本通俗小說是否錄自宋槧待考也此五代平話清內閣大庫物微有殘缺曾在元和曹君直處見之借以覆梓久已馳名藝苑今為穀孫世兄所得雖似宋元間麻沙坊刻而筆力樸茂其為宋槧無疑近數十年傳奇小說珍秘過於四部則是書之值可知矣丙子夏日昆陵董康識



陶
其溪
觀
其海
澤園



黃岡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目錄

卷之上

論沙陀本末

李赤心生李克用

李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

詔兩鎮合兵攻沙陀

李國昌父子北入黠戛國

李友金招李克用歸唐

李克用奉詔伐黃巢

李克用一日三捷

李克用縱兵復長安

朱全忠求和於李克用

李克用進軍至汴州

朱全忠請李克用入城

李克用宿于上元驛

朱全忠謀殺李克用

薛志勤救李克用

李克用誅朱全忠於朝

僖宗遣使為二人和解

進李克用為關西郡王

李克用奏請車駕還宮

朱致立署王屋監國

李克用進討朱致

李克用事上於三聖岡

削奪李克用官爵

李克用上表訟冤

復李克用官爵復歸鎮

遣李存勗詣行在起居

李克用為招討使

李克用收三叛

進李克用爵為晉王

昭宗出幸華州

李克用攻劉仁恭

朱全忠使氏叔琮攻晉

李克用與劉仁恭和

朱晃篡唐稱帝

李克用病篤

李克用以兵柄付李存勗

李存勗襲位為晉王

晉王自將救潞州

晉王擒劉仁恭劉守光

晉王攻取魏州

晉王襲取澤州

劉鄩攻魏州

李存審敗劉鄩

安金全攻退梁軍

契丹進圍幽州

李嗣源救幽州

李嗣源敗契丹復幽州

晉王引軍赴幽州

晉王攻拔魏州城

魏州僧獻唐符國寶

諸將勸晉王稱帝

○卷之下

晉王敗梁軍於德勝

命李存勗討源與守德勝

晉王引兵救魏州

李存勗討源與守德勝

晉王即皇帝位定國號唐

李嗣源統兵復魏州

李嗣源為天平節度使

梁遣王彥章攻德勝城

唐主統兵屯潭州

唐主聞計於鄭崇節

李從珂殺退王彥章

唐主遣軍至鄆州

李紹奇生擒王彥章

唐主釋王彥章之縛

李延孝請牛取大梁

唐軍到曹州

梁主朱友貞自殺

李嗣源軍入大梁

李嗣源迎唐主軍

段凝詣李從珂降

追發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加李嗣源為中書令

唐主好伶優戲

唐主自呼李天下

唐遷都洛陽

郭崇勳請立皇后

命宦者采求民女充後宮

建避暑殿

預借夏秋二稅

李嗣源上表訟冤

郭從謙帥兵反

唐主為門高所弑

李嗣源入洛陽

收莊宗骨殖殯葬

百官請李嗣源監國

李嗣源即帝位

祝天早生聖人

安重誨誣從珂反

解安重誨機務

召李從珂為左衛將軍

翟光勣殺安重誨

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李從榮率兵反

皇城使斬李從榮

明宗殂

閔帝從厚立

潞王率兵入長安

閔帝出奔魏州

潞王即位

遣王岌鸞死閔帝

石敬瑭出河東

劉知遠勸石敬瑭叛

石敬瑭請傳位許王

契丹助石敬瑭伐唐

契丹立石敬瑭為帝

廢帝自焚死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目錄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上

目錄

朱耶部族出西夷

始入中原号執宜

開創後唐基業主

至今傳說李鷁兒

話說後唐李克用其先世出於西突厥以朱耶為姓朱耶蓋部族之号也唐太宗朝使李靖襲破突厥分諸部屬置十三州將同羅做龜林都督府將僕骨做金微都督府將拔野古做幽陵都督府那時西突厥部族大的喚做鐵勒延陀阿史那也部族小的喚做同羅僕骨拔野古也又其小的処月処密朱耶也那高宗永徽二年処月朱耶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丹何力所敗在後又一百五十六年至憲宗朝有朱耶名尽忠的在北庭之金滿州住坐他孩兒名執宜的末朝中國自以沙陀為号朱耶為姓矣沙陀者大磧之名也在那金沙山之陽蒲類海之東号沙陀突厥那執宜的孩兒名做赤心因攻討龐勳立功授振武節度使賜姓名喚做

李國昌曾有一詩諫道

夷方大積號沙陀

部族驍雄勇力多

一自天朝賜名氏

赤心報國義難磨

曾記得那憲宗朝是元和三年五月沙陀軍兵勁勇諸胡皆不能
及吐蕃凡有戰攻的事必驅使沙陀軍向前做者先鋒因回鶻攻
打吐蕃取了涼州吐蕃心裏疑沙陀與回鶻有肚皮要將沙陀部
族遷徙去河外居住沙陀內不自安其酋長朱邪心忠其那孩兒
執耳商量叛了吐蕃來降順唐朝乃帥部落三萬人詣靈州節度
使范希朝軍前投降范節便置靈州為沙陀市買牛馬廣令畜牧
以理抚存表奏朝廷憲宗大喜為創立个陰山府使朱邪執耳做
陰山府兵馬使凡遇戰攻必資沙陀軍之力所向皆捷那執耳孩
兒赤心生的孩兒名做克用其父赤心將堊克用時是夜夢遊一
處城闕雄壯宮室高明與人間宮殿一般殿上坐的戴白虎旒穿
省王者衣服臣僚十數人侍立左右殿下立着几个金甲武士赤
心到殿下金甲人喝令赤心鞠躬跪拜殿上人道能將戰罷

只說十四年間金殿坐平之期武不負君四个部君三姓及赤心
赤心辭出夢忽覺米則妻已上壽生下一男孩狀貌魁梧名做莊
赤心因採取夢中十兄用武的字命名名做克用詳看赤心這夢分
明說得後唐國祚个本末了李克用号做獨眼龍與那朱全忠两
个互相吞併朱即猪也在後李存勖併滅了梁自稱帝為唐丑口
唐字也這是說李克用与朱全忠相併了立國做後唐自同光年
癸未至路王丙申恰得十四年克用為唐藩鎮各蜀主書道誓此
一生廢政失節則是克用不負君也李嗣源本夷狄之子无姓氏
莊宗收為養子是謂明宗路王本王氏之子明宗收為養子自莊
宗至路王是四代共三个姓則是四个部君三姓也由懿宗朝咸
通十年八月徐州南守龐勳殺崔勣自稱天冊將軍康承訓帥沙
陀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殺了龐勳康承訓奏功於朝授朱
邪赤心為振武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那國昌孩兒李克用年
紀長成善騎射建立大功僖宗皇帝乾符五年正月李克用為
沙陀副兵馬使右牙將康君立李存璋等一處商議今天下大乱

朝廷號令不行於四方此是英雄立功名取富貴時節今李國昌
官高功大天下聞名他兒子勇冠三軍若輔之以率大事則代北
州郡唾手可取恰遇代北飢荒防禦使段文楚滅克軍糧軍士逃
起將段文楚殺了送符印迎請李克用做酋後克用入府視事表
奏朝廷求請勅命朝廷不肯允從四月除李國昌為大司馬度使
是時國昌欲父子并執大同正式武兩鎮朝廷不允才得制書即焚
毀殺却監軍与李克用合兵數万進攻寧武晉嵐軍十月詔河東
昭義兩鎮合兵攻沙陀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廣明元年正月沙
陀攻忻代等州兵逼近晉陽田地五月蔚翔節度使李琢將兵一
万屯代州會合幽州節度使李可率吐谷渾都督赫連歸遠入說
李克用部將高文集令他歸唐文集所提執博文達与那沙陀舊
長安安全未赴李琢軍前既降七月李克用將兵攻高文集要取
朔州李可率將所部就那地名李兒嶺下寨李尽忠道我先出戰
與高文集將馬騎進寨李可率兵一个方陣李尽忠一个方陣
兩處陣兵一騎陣前打鬥了勦馬便戰可率伴戰尽忠趕殺李尽

忠奔為唐主言曰鄆州軍不滿千人固可襲而取也唐主喜召李
嗣源与之謀議曰梁人志在澤潞不脩東平今與州軍弱固可一
鼓而下之若得鄆州則心腹内潰而東平可得也嗣源因胡柳陂
之敗常以為恥欲立奇功以補前過對唐主曰今用兵年深生民
疲困苟不出奇決勝如何得成大功臣願獨當此役唐主下不必為
憂李嗣源統精兵五千趨鄆州大軍已到城下日色向晚會天時
陰兩道路皆黑將士皆飲解甲稍歇高行周謂嗣源曰此天贊我
決勝之機也彼必无備乘夜渡河鄆人皆不知奔李從珂以身率
先登城將守城卒殺訖開自城門使唐軍入城嗣源下令禁約軍
士无得焚燒宮室劫掠財物恩抚士民捷書至唐主大喜曰總管
真奇策吾事濟矣即署李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惧遣使詰責
諸將段凝王彦章等趣令進戰五月梁主遣招討使王彦章攻唐
德勝南城唐主聞之自統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城臨行陛
辭唐主戒之曰王鐵槍勇略无双宜謹備之不可忽也王彦章統
諸將急攻南城守殺敗走彦章乘勝連拔諸寨盡勢復振唐主還

軍敗食及待為逃道計那時李克用正攻打華州黃巢校中二万
白監田路把陸遺向議去攻華州李克用共王重榮統軍前來迎
敵回詠大敗而走李克用乘勝進軍渭南每夜使部將薛志勳康
君立等入長安城裏將糧草焚燒斬虜而歸巢安警駭以為神
兵五月李克用會合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迁等統軍前進迫
近巢賊軍營在渭南田地裏下營寫書與黃巢索戰李克用便打
扮出陣

頭戴金水鍍金腦打正兒後鏡介冑向銀粧束身砌劍持鮮
豸前叉玳瑁鳳凰微露毫梢翎云摠帶鎗龍在波藏露赤帛
面上金光閃々手中雪刃輝々較心一拍甲裙開勝鬃馬橫

那黃巢如何打扮

三叉淡金冠印牙朱躁躁斜插毛衫晚備波袴沙柳木搭箭
手拍鐵槍騎一匹豁耳快馬自提快鎗戰馬

三

開道對陣有北頭日頭開陣李克用出馬合道角是沙陀
一則的兒子獨眼龍時其又賊臣君魯事之時更一府兩因
只若執迷不反待擒殺却軍則無汝方以謝天下生靈黃巢
口說大怒更不答話交馬使陣黃巢一連退走少歇又沙陀
克用打殺會食口義成義武兩軍相殺連擊黃巢軍大敗俘斬幾及
黃巢僅去數十騎將營空燒了逃走一日之內三次大捷李克用
統軍入長安城故將金主財帛物充兩路克用軍士甲取追趕稍
緩黃巢遂得逃去時李克用年才二十八歲於諸將中年紀雖小
兵勢最猛破黃巢功在諸將之上有一日微眇軍中皆為獨眼
龍朝廷降詔除李克用同平章事將巢偽相崔勣斬于市曹巢令
我太祖創基借突厥之援以吳王子小子道明多殺復刺沙
陀之力以破賊黃巢輝為不道使示苗腥腥生靈魚肉上天
悔禍一日三捷李克用之功居多其宣授克用同平章事故
茲部示想宜知悉

李克用得詔聖恩開謝因遣高設軍士了當那時分朱溫為見黃巢

李克用即日引軍還晉陽。時有李嗣源的乃是胡人各做邈佉烈本无姓在軍中驍勇无比年才十七歲從李克用在上源驛衝突矢石之間畧无所傷克用收為養子命名喚做嗣源。中和四年七月李克用奉表自陳告訴朱全忠上源驛謀殺的事其表曰臣李克用沙陀一酋長耳父子遭遇大唐恩眷節節方順仗天威收復長安使元兇授首宗廟再安无非。皇帝陛下威斷神武臣何力之有焉。臣帥兵歸鎮便道不與朱全忠遇臣入城館置於上元驛候臣酣醉使裨將楊彥洪等縱兵圍劫陰欲殺臣為巢賊報怨。臣部下將佐三百余人并所帶牌印一时被朱全忠亂軍劫去。臣切見朱全忠乃黃巢余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朝廷患夫救焚者銷之於曲突從薪之則若易為力若及燎原而後撲之則焦頭爛額矣。治疽者瘳之於血氣方凝之時若易為功若及潰爛而後治之則腐肉肌矣。臣愚欲望聖斷遣使按問則全忠官爵臣願奉詔即奉遣兵討之為國家銷患於未萌誠万全之幸也。臣狀

言伏候 勅旨 中和四年七月二十日臣朱全忠表上言不得克用所奏不惟不能治朱全忠之罪克用前後表凡八上乃遣楊復恭奉使李克用傳宣謝罪言

詔云覽卿所奏保知卿冤国事未殺結存大休朕為卿和解已遣使諭朱全忠矣。廉頗結友後賈文誼先因事而後私怨也。今遣楊復恭諭旨朕望卿慕廉頗之義事焉就賜金帛合二使攜軍分五十万絡帛五百疋秋涼旨不多及

李克用見那詔書不從起兵之請終辭之不平便有攻伐朱全忠的意八月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光啓元年十月田令孜遣那朱致李昌符合軍攻打河中王重榮詣李克用處求救克用正愁朝廷不問朱全忠上源驛的公事練軍買馬結托諸胡欲攻汴州振重榮曰待吾先滅全忠掃除此等鼠輩如拉敗葉耳重榮再遣人求救曰若待大王自關東還吾為所屬矣不若先除君側小人退擒全忠何難之有李克用乃上表于朝

表文云朱致李昌符凶德參會去朱全忠相為表裏欲共滅

臣臣不自救死无所矣已聚集蕃漢兵十五万取来年大季
入河此討平二鎮不近京城保无警擾候二鎮已平殄殲全
忠少雪上原驛之耻臣昧死奏聞伏候 勅旨

光啓元年十月 日臣李克用 表上

僖宗覽克用所奏遣使諭旨和解克用不奉詔十二月与王重榮
合軍進屯沙苑与朱玫李昌符戰敗走李克用進軍迫近
京城田令孜奏僖宗車駕幸鳳翔駕才离長安而宮室生聚悉為
亂軍焚掠一空光啓二年正月李克用軍還河中与王重榮同
自表奏請僖宗還宮因數田令孜罪狀乞正典刑僖宗皆不省視
田令孜引兵入宮門劫僖宗幸宝雞從者才数百人宰相百官皆
不知也朱玫李昌符統邪歧之兵進逼車駕金鼓之声震動天
地田令孜迫僖宗离宝雞使王建將五百人各執長劍為前驅僖
宗將傳国宝授与王建皆負以從登大敗李昌符縱火燒圍道
王建扶掖僖宗從熨焰中躍過六月朱玫立襄王溫攝監軍同事
主遣使者到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主上已晏駕吾為藩鎮所
困

今已受冊克用大怒焚晉陽府署遣使上表投檄進討詔揚守
亮將兵二万出金州与王建合軍討之克用軍前告急求救
張全義統軍襲攻河陽李全義之弟李存勖用軍前告急求救
李克用遣將軍康君立督馬軍千人赴之攻張全義全義
誚朱全忠軍求援全忠遣丁會統兵救全義丁會与李存勖交戰
存勖敗康君立引兵還詔朱全忠元年六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
罕之李存孝攻伐孟方立取懷洛二州進取邢州孟方立自飲藥
死李罕之還軍於上黨就那三垂岡置酒伶人奏百年歌至于哀
老之際悲歌慷慨切坐上有垂泣者李存勖方五歲在克用侍側乃
抚髀道大丈夫當從少年立功名何為悲悽於晚京邪克用慨然
道此可兒也後二十年必能代我戰于此地也諸將立那方立的
弟孟珣為苗後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王虔裕將甲士数百人赴
援大順元年二月李克用取雲州不勝而還四月張浚因楊復恭
以進得附田令孜而待復恭復跡昭示知張浚与楊復恭有嫌隙
特用張浚為宰相浚每以謝安王導自比李克用甚輕忽之亦得

藩拜相謂詔使道張公好虛談而无实用傾險小人也主上采虛
名而相之他日必能交乱天下藩所得克用這言語深恨之即射
有蘇遠鐸李匡威附會自朱全忠皆以誅李克用為請昭宗今省
至四品以上官負會或皆以為不可發兵討李克用獨有張藩孔
緯兩個堅欲起兵乃下詔削奪李克用的官爵藩奏給事中牛
徽欲行其判官微所得此命嘆曰國家喪亂之余无事而橫挑疆
寇吾見其顛沛矣疾辭不行張藩陞拜日大言道侯臣先除外
憂然後為官家除內患蓋指搆復藩也得藩所得這說就長樂坂
置酒為藩餞別復藩把酒勸藩飲藩不道

勸君且尽一杯酒

西出陽關无故人

藩不肯飲復奏却感藩道相公仗義爭得這地作能麼藩應道
侯平賊歸日方作能也復奏深恨之八月官軍到陰地關朱全忠
便驍將葛從周帶馬軍千人密地徙地名重圍夜抵潞州城下突
入城張藩使招討副使孫揆赴鎮八月圍晉州起行李存孝前
軍將到將馬軍三百人向那長子西谷中盡伏了等日官軍

中使韓勣將重軍圍鎮三李克用重軍在鎮外候做河東
副使揆道明是天子大臣兵威全在此分付一節豈能低首下心
伏事一个鎮使克用大怒命左右將孫揆開孫揆片首鎗不能入
揆罵道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住汝不曉耶乃令以板夾而鋸之
至死罵不絕口九月朱全忠遣軍圍澤州大呼李罕芝請曰張相
公圍却太原葛從周拔了潞州即日問沙陀无亢自截相公怎有
生路會李存孝統軍至澤州圍馬軍五百人繞了汴軍營大呼曰
我即沙陀來求亢的欲得這軍肉以飽我士卒若有肥的可令出
戰汴軍驍將鄧季筠出戰被李存孝就馬上活捉過去汴軍大潰
存孝乘勝攻潞州葛從周奔城自道李克用授康君立做昭義田
後李存孝做汾州刺史存孝以不得昭義憤然始有叛意十月官
軍出陰地關李克用使李存孝將步軍五千就趙城下寨韓建使
壯士三百人夜襲存孝軍營被存孝設伏兵了出戰建兵大敗存
孝乘勝直抵晉州西門張藩出馬交關大敗而走歸城閉門拒守
會存孝統軍攻取絳州張藩韓建帶輕騎進逼李克用張韓歸

還朝附表訟寃

表文云臣李克用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虜勛於憲宗之朝
勛黃巢於先帝之世黜襄王存易定使皇帝陛下今日冠蓋
天之冠佩白王之至臣之力居多焉若以攻伐雲州為臣之
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郛近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誅賞彼
誅此臣豈无筭今張審既已出師則臣固雖束手待斃已集
蕃漢軍五十万欲百抵蒲潼与審格鬪若臣不勝甘當削奪
不然輕騎叫關願首丹墀訴姦回於宸座納制馭於朝廷然
後自拘司敗恭俟鈇鉞大順元年十月日削奪官爵沙陀舊
部李克用表上

昭宗覽克用所奏与朝廷會武莫不驚駭那时張審韓建軍敗孫
揆被擒大臣深以為憂乾寧二年正月李克用再上表

表曰臣切見張審以陛下不代之業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
与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无官爵削奪已及身是罪人
漂流燕趙不敢復歸藩方且就河巾寄寓進退行止伏候
命

昭宗得克用表貶張審孔緯逐出安置後李克用臣國使歸晉陽
舊鎮二月張審奔華州依韓建与孔緯密地求援朱全忠
上表訟其寃朝廷不得已畏全忠兇嚴姑听其行然其用為
中書令貶藩為鎮州司戶初邢洛磁三州與後唐在後唐子存信
俱是李克用的假子克用臨受存信那存信欲立大功以重其
用存信又謗譖於其間存孝恨及嗣密地与王鐸朱全忠交結不
全忠上表称李存孝以邢州洛州磁州三州自鼎之陽與後唐
諸道軍馬進討李克用朝廷詔授李存孝為三州節度使不許
兵攻伐李克用圍邢州鑿斷其城以守之邢州城中食及李存孝
出見李克用泣首謝罪克用將提車出城以解用車裂於牙門
寧二年王行約李繼鵬王行瑜李茂貞等作亂昭宗遣駕幸石門
鎮避亂七月李克用帥蕃漢軍十五万迎車駕還宮李克用駐兵
華州遣其子李存勖奉表詣行在問起居存勖年才十一歲使之
獻捷于京師昭宗奇其狀兒非常賜酒餼鵲酒后翡翠盤等物存勖
皆道此兒可為國家之棟梁他日必為皇帝及忠善自安其辭所

佩玉帶賜有勛就授李克用為招討使進討王行瑜十一月王行瑜自將自甲士五千人在龍溪寨守李克用攻擊頗急王行瑜走入邠州克用進軍將邠州城圍了行瑜登城哭謂李克用曰行瑜無辜所有骨肉與進討的事皆是李茂貞李繼鵬等所為行瑜即无王預頭大王移軍問罪風羽行瑜頭東身歸朝毋煩大兵血刃李克用答道王尚父何為過恭咱受天子詔令討三賊臣尚父亦預一人之數今若束身歸朝非咱每所敢專制行瑜度不能免禍乃挈妻家小突圍而走李克用入邠州封了府庫抚安居民不兩日王行瑜自為部下將殺了傳首送克用軍前十二月詔李克用進討為晉王賜衣甲馬錢乃箭各一副金線靴袍金帶一條手刀銀鑲槍戟馬一疋仍賜御書大旗上面寫白精忠衛國晉王李克用九个字今行師之際建之李克用遣書書記李襲吉奉表入謝表文云

臣李克用頃伏天威進討三賊臣李繼鵬王行瑜二兇已行殺戮自歸李茂貞

兵國初聞這天誅臣待罪外鎮不能

宣國威靈動車駕慶生靈臣死有餘生不敢逃命同敗之命陛下不以臣為无似下詔進討臣誠未嘗不蒙恩賞臣願得依近清光上祭

曠官之外若蒙

睿旨允臣所奏當期取勝不旬日間當

致茂貞之首懸於闕下取

進止乾寧二年十二月臣李克用表

昭宗与貴近官員一處商量相茂貞與後沙陀軍勢寢盛朝廷不

能制伏昭宗乃賜詔褒嘉

詔曰冀卿來奏備見忠忱良用嘉嘆不臣之狀行瑜為其已就誅夷茂貞將建自和悔罪耶貢相繼乞從赦宥且宜休兵息民知久在兵間疲弊馳軍士良苦可即還鎮免行朝覲如茂貞等長惡不收姑圖再幸故茲詔諭卿可悉之

李克用既奉詔不敢再進軍未免排辦茶飯看待詔使酒酣克用謂使者曰咱觀朝廷意向似疑咱有異心但茂貞不除關中无寧是之日咱到此取闕庭不遠怎可不見天子一面有那將佐盡當進言道天子還宮帝未及暖人心恟懼兀自未安大王若提兵一

度渭橋京都又復驚駭大王此行重在勤王不專為朝觀行也既
準詔勅免朝不若歛兵回鎮克用笑曰蓋將軍尚不欲入朝
况天下之人乎復命書記草表以上

臣李克用鈐奉 詔勅令臣帥所部兵依舊退鎮仰承一天
恩地覆之恩自合即日就道然區之愚忠謂洛邇王朝去
天咫尺望欲一望清光面陳除元雪耻之策復奉 詔旨免
行朝覲謹具表銀縛伏乞 睿照 乾寧二年十二月 日
臣李克用表謝

李克用帥所部軍還鎮初李克用在渭北下營李茂貞韓建懼為
攻擊事朝廷其恭朝貢不絕及李克用還軍後貢獻漸疎表章數
有驕慢語三年七月李茂貞進軍侵迫京師昭宗遣車馬出幸華州
八月韓建移檄諸道召天下勳將率諸行在李克用聞變乃長
曰去歲若此則恐有今日之禍乃徵諸道兵馬入援有坐
交關二 公美丹人元元其的意至克用移書責以
克用恐其害己因遣克用悉自統兵與劉仁

其將單可及迎戰是日大霧迷天戰事不決可及乃將
師凱伏了兵馬在木瓜洞觀戰克用見勢可及乃與
馬跌單身牽將馬奔入一林中去將身匿諸兵馬作嘶呼狀克用
遂擒其馬道若喻每世有大原則馬不得其食焉果斬其
索不得乃解縛至天復二年二月末全忠僕以
三十萬進攻周德威李嗣昭進營於汴梁重鎧自下自
營晉陽軍馬止有數千非周德威連戰數合力不敵服之氏叔琮
朱友寧乘勝進軍攻打汴梁取了慈州汾州隆州圍却晉陽攻打
西門李克用召諸將會款待之入雲州李存信待比延韓求援
有李嗣昭周德威及李嗣源皆道兇舊在此自能固守大王不可
為此謀怕人心動搖不便當劉夫人亦進前阻當李克用乃居教
日收拾遺軍李嗣源共李嗣昭不時將帶敢死士偷劫氏叔琮朱
友寧軍營屢得勝捷那時朱全忠在河中忽一夜得個夢道全忠
巧李克用兩個斯持全忠被克用持劍有黑蛇將全忠腦上割與
痛連心腹因此竟來自知這夢不祥以早急寫文字將那氏叔琮

朱方金所將軍馬及行抵回值大水安疫軍殺傷病死過半友
軍將軍回李嗣昭共周德威又將騎兵趕殺再取了慈州隰州汾
州三州自此李克用與朱全忠不交爭者數年天復二年八月朱
全忠弒昭立太子祝為皇帝至昭皇帝天祐三年十月刘仁恭
差使命往河東求和往返數百次克用嫌刘仁恭變詐反覆初不
許和那克用的兒子李存勖說天下之勢歸朱溫的十之八
九自河以北与朱溫為敵若欲河東与德昭耳今不与之併力攻
守豈河東之利哉英雄圖大事的不顧小怨他虽困我今窮蹙集
歸我又救其急此孔子所謂以德報怨是也克用听其言乃許刘
仁恭迎和遣軍三万人赴晉陽天復四年梁王朱全忠改名晃紇
皇帝幸居帝位德昭王天祐五年正月晋王李克用病篤周德威
等以所部軍在地各散部下奉命赴弟李克用曰吾子存勖志氣
遠大必能成大事吾子存勖等言最導之今以吾子累汝輔翼正
子者存勖也各出克用大纛于前曰昭昭又用重圍吾不及一
見之矣存勖後得此纛而奔存勖京師不非常克用

入曰將士欲求認賀夫大纛在後下家無纛每用多哭也存勖出
襲位為節度使李克用即請將來質存勖是以軍中委之李克用
五月李思安圍昭州父不下李嗣昭閉城堅守存勖聞之梁王遣
使諭嗣昭降嗣昭將詔書焚毀斬却來使存勖遣李克用誅死
兵還大梁晋王乃大閱軍士授丁會為都知討使周德威等駐
晉陽趨路州晋王上黨行軍三垂岡因嘆曰此先王置酒父所也
就這裏藏了伏兵次早大霧漫之地下日登德威兵行霧中直到
夾寨下營軍兀自睡引未起晋王命李嗣昭周德威分兵做二
道頃刻壕寨焚燒營寨鼓譟而入梁軍大敗喪失將校四十余人
資用器械糧食山積皆委并而遣周德威乘勝攻澤州梁統軍牛
存即引兵救解晋王帥大軍掃晉陽且休兵行賞天祐七年十二
月梁朱晃進軍逼鎮州就相鄉下蔡趙王銘告急於晋求救晋王
遣將帥五千人至趙州与周德威合軍因拿得梁之探報者問之
曰曰梁之戒前上特道鎮州虽用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晋王令趙
進軍抵相鄉三十里下營遣周德威帥馬軍逼梁軍營不時出軍

挑戰梁軍堅壁不出周德威謂李存勖曰梁人無聞志但欲送兵
搆武不挫其銳則何以決勝乃呼其軍謂之曰梁軍皆汴州屠沽
販鬻之夫衣甲雖鮮明人無聞志之意汝曹生擒一夫則足以自
富也德威乃帥精兵千余人合戰追趕至野河而止晉王卧帳中
德威往見張承業謂曰大三戰勝而輕敵今去賊營不遠只隔一
水彼若造橋以迫我則我軍不利不如且退屯高邑誘賊營營彼
出戰則我將營後燒營則我出挑戰仍遣輕騎抄掠糧運不止旬
月必破賊矣承業入卧內手案帷帳抚晉王曰如今怎是王安最
之時強敵對面適梁兵有降的來道梁軍止造浮橋梁如周德威
所料是日拔營退守高邑至天祐十年十一月唐龍興唐華州皆
歸於晉劉守光請降晉且知其反覆不受復求救於契丹契丹知
其失信不出兵救援晉王大軍將至城下劉勰登城謂周德威侯
晉王至我但開門迎晉王命耳及晉王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
溫篡逆我與公合河朔軍以興復唐室德威為謀不善亦要李他任
且此兩帥皆我舊部事終為盟主德威不如此故有今日之禍

大丈夫做事須決擇个成敗所向公今何為守光難曰守光今日
大王姐上肉也惟大王處分王怜之所引勰為誓云但出城相見
吾不汝害也是夕守光愛將李小喜縋城出降且言城中力竭食
尽晉王趣督諸軍四面攻城擒劉仁恭至王入幽州劉守光挈妻
子逃去晉王授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李嗣源為振武節度使且
誘那劉守光將奔涖州路道去前行迷入道德威人拿了送晉王
軍前晉王賜飯軍馬了統大軍進發將劉仁恭其劉守光兩父子
活首兩個檻車囚自馮小處布衣縋城上 露布云

劉仁恭父子餘黨已盡幽州已領復大唐之社稷凌唐大
唐之生靈降忽我變許多端百姓為之高心義士為之切
齒勢窮力屈束手就降倘逆天誅无以律衆其因檻車官押
赴先帝墓以明処分

將劉仁恭的父子囚於露布之下諸軍爭唱凱歌往晉陽可謂是

馬敲金鼓響

人唱凱歌回

晉王將劉仁恭父子向晉王太廟裏獻俘縛將劉守光就太廟前

斬之臨行刑時分列守光大呼曰教守光莫降者乃李小喜也小
喜進前怒目瞋視刘守光叱之曰汝内面安姦姦汚牙妻行如禽
獸這事豈只是咱教汝麼晋王撫小喜面罵其主可謂元礼乃將
李小喜先行斬訖然後却將刘守光斬了却留將刘仁恭有極往
五代州先引仁恭襲取其心刺血以祭先王之墓祭罷却赴軍前
斬之天祐十一年趙王德王王處直各懷便推晋王為尚書令
王三讓然後受命如欲開府置行臺差設屬官等一如唐太宗為
尚書令故事天祐十二年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務誇已功置一
軍房做銀樓效節都有數千人以復還旧時牙兵之盛及楊師厚
死梁主以資德倫為天雄節度使分却六州做兩鎮梁主怕魏人
不服先遣劉鄩將軍六万渡河張那形勢脅其不願
分從諸軍謀作乱縱火將營寨焚燒抄掠百餘里劉鄩早入牙城
劫將劉德倫置樓上那張那乃效節署將收日即焚營拔刀在手
梁主見劉鄩折的梁主便供奉劉鄩劉鄩入梁主府劉鄩欲殺梁主
梁主見劉鄩折的梁主便供奉劉鄩劉鄩入梁主府劉鄩欲殺梁主

書裂碎都地上手把那戰馬向前衝去劉鄩道天子恩暗
殺劉鄩人穿首鼻成个其原劉鄩人穿首鼻成个其原劉鄩人
獻書於晋王求救晋王尚疑劉鄩人穿首鼻成个其原劉鄩人
願賣帶銀二十万為劉鄩人穿首鼻成个其原劉鄩人
難制願晋王大軍劉鄩人穿首鼻成个其原劉鄩人
彦是銀樓效節都有數千人以復還旧時牙兵之盛及楊師厚
道彦是銀樓效節都有數千人以復還旧時牙兵之盛及楊師厚
非是貪求之地進於我虽是有功終不可不誅述以謝魏之百姓
遂將張那併其黨七人就軍前斬訖余眾莫不服梁主恨晋王召
其眾曉諭道凶惡之罪止坐八人余各安心咱元所問尔等當竭
力為我爪牙共立功名眾皆呼万歲禮拜明日晋王使張那銀樓
效節散軍卒撥甲挑兵在馬後隨從眾軍皆安穩元疑梁王問晋
軍已到退就楊刘城駐劄六月晋王統大軍入魏州城質德倫捧
印前來獻与晋王晋王曰孤畏公遠來只為抚安百姓非欲廣土
地取府節也德倫又拜跪道今梁主危急逃人心皇人德倫勢孤形

弱何以統服軍旅恐怕事出不測恐不有負大王恩德晉王乃受印卽發蒲帥將吏稱賀晉王承制授賀德倫做大同卽度使是時銀楷效卽都騎橫尚未按改晉王使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出令道軍中有訛言煽惑人心及強奪百姓一分的皆拿赴軍前責首市曹由是一城肅然无敢犯的七月晉軍近夜懷鎮自鼓使士各銜枚以進攻龍溪州其刺史王茂章正在劉鄩軍中晉軍獲茂章的妻子家小晉王好生待遇他遣人招誘王茂章歸晉王章怒罵道人死由名豹死由皮大丈夫怎肯負人恩德明春取并將王陵軍沒以家人為意遂命斬其使者示无歸晉心晉軍其家口二十余人殺訖且說那王陵乃漢高祖時沛人聚黨在陽以衆歸漢楚王授却王陵的娘來向坐欲招王陵回心向楚王陵的娘向使者道我聞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為我王陵休為我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王彦章也是這般的肚腸那裏更顧及小也却說晉王往魏縣勞軍自帥馬軍百余人公可而上要觀戰劉鄩軍營恰天時陰晦下雨塵霧冥迷却被劉鄩將五千軍在河曲

田地裏藏伏了四面鼓譟圍了晉王營晉王離馬大呼所向軍披靡无一人敢与接戰有裨將夏魯奇被捉殺又有力死戰從當日午時開至申時突敵數重圍得出絕喪失了馬車一人晉王喜夏魯奇驍勇因賜夏魯奇姓名為李紹奇使与陞轉官爵那時劉鄩伏兵要陷晉王又不能成功尋思道晉之精兵及在魏州晉陽田地裏必无車馬把守要密地去攻龍溪晉陽乃引兵從黃澤一路投西去晉王疑劉鄩數日不出戰濃間騎覘探只見有旗幟出城往來晉王道劉鄩一步百計用使人去覘覘乃是劉鄩將芻草縛成人形手裏執旗縛在驢上相連續續而行晉王知得劉鄩這計東計想他去其軍才及山下亟遣馬軍追奈天時雨水潦泥保三二尺許士卒墜落溪渠合死的十之二三晉王遣李嗣恩不分明夜透入晉陽城治兵備禦劉鄩軍馬遠路糧食已尽又听得晉軍有備又有追兵鄩趕在後周德威見說劉鄩統軍西上曰幽州統軍馬一千人來到地名土門劉鄩教衆車下山在宋城屯駐士馬死的過半待援守臨清扼絕晉軍糧道德威急忙趕至南宮將劉鄩

軍下并州的拿來漸却手營而繼之去使与刘鄩言臨清已被周
侍中早拔了也又早德威攻掠刘鄩營而過扼守臨清刘鄩遂引
軍向羊野下寨據堅固守晋王就幸縣西三十里頭下營一日凡
聞聲合刘鄩既運糧食不繼晋軍不住挑戰梁主降詔責刘鄩偷
安不戰八月刘鄩將步騎万余人進迫鎮定德威遣李存審又將
馬軍二千攻之刘鄩敗走晋軍俘獲千餘人以將天祐十三年刘
鄩帥大軍攻晋魏州堅守城壁不出戰晋王遣李存審守軍營自
往貝州巡勞軍士声言統軍歸晋陽刘鄩听得奏聞梁主請發兵
攻襲魏州梁主勅令滑州刺史楊廷直將万人會魏州次日刘鄩
悉出軍與楊廷直合軍李嗣源出軍素戰晋王自將大軍從貝
州來李存審引營中軍馬踵其後刘鄩一見驚駭便收兵北走晋
王追擊於後到故元城山地裏向西北上排自一个方陣李存審
就東南上也排自一个方陣刘鄩向那中央排自一个圓陣四面
受敵合戰稍久梁軍大敗死軍七万余人殺死刘鄩於陣中
度河退保滑州梁主聞節度使王檀奏梁主請發河陽兵攻襲滑

州王檀至城下晝夜急攻有代北舊將姓安名全全自太原來謁見
王檀業曰晋陽乃国家根本之地若失晋陽則大事去矣僕以年
老尚堪一戰請以庫中見授為明公擊退梁寇承業即開車容其
自取鎧甲金全帥其子弟軍得数百人夜出攻梁軍梁軍大驚退
五十里下營李嗣源亦遣牙將石君立將馬軍五百人乘夜早离
上黨晚到晋陽城下大声疾呼曰昭義侍中大軍到矣遂入城与
安全全等分軍出諸軍擊梁軍天祐十四年契丹内保自初皇
帝国人号之為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晋王經營河北初結
契丹為援常事阿保機為叔父述律氏為叔母會晋王弟李存
矩為威塞軍防禦使在蔚州驕惰不治侍婢干預政事祿將盧文
進与 کوچک彦璋士卒等謀殺李存矩帥其眾奔契丹盧文進引
軍與丹軍攻新州其急刺史安全全弃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
之軍攻之阿保機自帥二十方来救德威大敗奔歸契丹乘勝進
圍幽州城盧文進誘其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晋王召諸將謀之
李嗣源李存審閻宝等勸晋王救幽州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

請尚擒獲利今王有猛將三人尚何怕契丹哉即日命嗣源將兵
前進關堡与存審統鎮定之軍繼之那時幽州被圍已三百余日
城中危困已甚李嗣源帥馬步軍七万人會于易州李存審道彼
衆我寡契丹多馬軍我多步軍若平原曠野相遇契丹將万騎犯
吾陣則步軍潰敗矣李嗣源道契丹无輜重我軍必戰取糧食自
隨若平原曠野相逢契丹抄掠我軍糧則我軍不戰而潰不若取
路從山中潛進取幽州路而去設或中路与契丹軍相遇則從曠
要以及拒之定計後遂將馬軍三千人与從軍為先鋒到幽州六
十里頭下寨進至地名山口契丹以馬軍万人拒之於前將士皆
驚愕失色李嗣源獨將馬軍百余人先犯陣出馬與酋長相見胡
語与契丹打話道是汝无故犯我必塞晉王使我統百万之衆直
進西樓滅汝種類詭罷躍馬奮槊三入契丹陣斬訖酋長
軍相繼殺進契丹兵退却晉軍尽得出李存審下令使軍人各代
樹木為鹿角每一人持一枝到止宿處則結以為寨使軍人各代
寨前過寨內軍發万弩射之人馬死傷積尸滿路嗣源等入幽州

繕修備守之具晉王出征數日軍中政事一切委重於監軍
使張承業晉王或時索外捕博及給賜与伶人承業每靳惜不与
晉王令兒子繼及為張承業弄承業將帶馬賄進與晉王指外積
詔曰和哥无分用度宜与一積承業曰即君選頭皆出自承業
俸祿纏頭与今人說利市一般此分乃大王留以養戰士的承業
不敢私下破用晉王怒頗詬罵承業承業作色而言曰僕老勅使
耳惜此庫分欲佐大王成伯業也大王既不愛惜可自取之何必
問老僕只恐相財及人散无所成就耳王頭李紹榮令討勅來承
業起將手挽王衣曰老僕受先王厚託誓願為國家聚財練卒
誅這汴賊若以愛惜庫物違大王教發僕是死王於地下面无愁
色矣王曰夫人所待這事急召晉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張
承業道兒子甘願特進已行公事矣特進晉之官名也明日晉
王俱到張承業居第謝過還承制授張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
上將軍燕国公承業力辞不受終身只称唐朝官称盧質好飲酒
為人輕率驕傲王頗恨之承業乘間從容与晉王言曰盧質數无

禮請為大王除之晉王曰吾方招納賢士共成功業七哥何為出此言張承業起身賀曰大王苟以此存心何患不得賢才何憂不得天下也十一月晉王所得河水合大喜曰咱用兵數載為一水限斷不得度河今河水自合正与漢元武潯沱水堅相似得非上天贊我與三之機會否話說裏說那漢元武有地傳說王即軍兵在後諸軍自有畏懼的心及至潯沱河有疾吏還報河水漸流无舡怎生得渡官屬憂恐元武遣那王謂魏至河探听盡不驚動張軍託言冰堅可渡元武因笑道候使果是請說及到河次河水果合元武諸軍乃得渡河有幾騎過去了而冰解王霸謝道明公至德教神靈之祐也武王白魚之瑞何以加此元武謂官屬言王霸難變以濟事亦天瑞也晉王聞冰堅乃引此事自比於是統大軍急趨魏州梁軍有甲士三千人屯駐魏州城公城十數里相率相連高晉王攻拔楊劉魏梁主方欲行南郊祀听得楊劉失守軍中訛言傳說晉軍已入大梁梁王望駭罷却郊祀奔歸大梁天祐十五年正月梁軍初破魏州梁王曰李元子雖位以末攻城野戰无

不窮親矢石近日攻打楊 成自負東新為士卒帥先所向无与抵敵陛下宴安自如疆土日蹙臣有以知陛下非亞子之敵也梁主反以敵期為然望而不听其諫梁遣謝彥偉攻取楊劉彥軍但决河水以限阻晉軍晉王謂德威曰梁軍初无戰陣之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耳當涉水攻之晉王身自負柴薪填塞河水諸軍裝甲橫槍而進聞經數合梁軍敗走殺死溺水河水為之足亦八月晉王謀大举伐梁周德威統幽州馬步軍二万李存審李嗣源王处直各將馬軍二万莫契丹吐谷渾等并河東魏博之兵大會于魏州在地各麻家渡下寨晉王欲自將馬軍方人直趙大梁周德威諫曰梁軍尚全輕行挑戰未見其利王且按兵不動德威自以騎兵擾之使不得休息乘其疲弊可一卒而滅之也王曰公何怯哉即以親軍先出戰周德威不得已從之梁將賀瓌排陣橫亘數十里晉王帥眾槍斃其陣衝擊十余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敗走入濮陽周德威追擊為梁軍殺死晉王登高立收拾遺軍城中有山賀瓌欲焚之晉王詔諸將曰今日奪得此山者勝乃帥馬

軍先登李從珂王建及將步軍然之遂奪得土山諸軍皆欲休兵
歸寨明日後戰惟周室李嗣源等曰宜乘衆軍日晚引退進兵攻
之王建及披甲滿櫛而進曰王但登山觀兵爲王破賊嗣昭建及
帥馬軍大呼陷陣諸軍繼至衆軍大敗殺虜二万余人衆敗軍走
至大梁且曰晉軍至矣衆主駐市人登城欲奔洛陽天祐十八年
正月魏州僧得唐傳國寶詣行臺來獻郭生是真集當日敗破長
安時分魏州一僧又降真者得之以爲常王將欲出市賣實有識
寶者曰此唐朝傳國寶也當時藩鎮友諸將佐勸晉王即真稱帝
令有司置玉造法物緣此得傳國寶諸將奉勸稱賀勸進蜀王景
王要寫書勸晉王稱帝王以書出示將佐曰晉王太師亦當勸先
王自帝一方先王謂余言晉王天子幸在門時吾發兵誅朱溫成
天下吾幸扶天子與關中自作九錫辭文何難之有但吾家世忠
孝誓於此生靡敢失節他日當念復唐社稷勿效朱溫所爲先王
此言猶在耳勸進之說不敢聞命張承業所得此事上書諫晉王
書曰晉王世之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擔拾財賦召

補兵馬爲歲久侵唐宗社稷今王出之下以用定朱溫之
兇獸猶存大位殊非晉王代之本意天下誰不
解休乎臣願王先滅朱溫復列聖之深願然後求晉之後嗣
立而君之南取吳西取蜀凡掃宇內合爲一家大王有不耻
之功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无他但愛先王恩
德至深故爲大王立万世之基耳

晉王答曰不是孤有此意素爲群下迫逐何取業因仰天大哭謂
王曰諸將血戰本爲唐朝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是朱溫未滅而
又如天下後世何老奴請自此辭大王去即日歸太原邑之成疾
不食而卒後人有一詩諫史道是

晉王立志本忠純

誓死羞爲失節人

不共戴天賊寇

深期洗日作唐臣

祇緣諸將勤奉勸

翻誤老奴規諫諄

大宝來歸天所命

況於獻聖有傳真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上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一

晉書

稱尊享御設君臨

奉為皇帝年告居心

身死伶人便戲手

抵罪此類縱情淫

話說李存勖襲位為晉王已經一十二年當嗣位之時年踰弱冠
麾下諸將皆是白首行陣之人晉王結以恩信斷以英武故能服
真定并山東虜括漁陽包秦魏博黃馬渡河而朱溫殄滅偏師入
蜀而王衍就擒如此所為不負當塗三天告先王席的素願使所
張承業苦口之諫却傳真之伎說遷入歲月俟梁寇削平復唐
社稷不然滅梁之後進承唐統無有以自別於一時僭竊之徒盜
干大位的可惜自志小氣驕誇功自大用宦官做監軍用伶人做
刺史酷好伶人倡優之戲狎侮衰懦尤君人之度故開高之弒案
器之焚亦是自取其禍也且說晉王從那天祐十八年正月得劍
州獻到唐國受命之寶諸將一力贊勸進是時張承業未死晉王

心猶憚之六月蒲鎮陳請收用唐室舊臣當有朱友謙遣蘇循詣
行臺蘇循來到魏州望見晉王府便下拜人或怪之循道吾拜
也見晉王呼為歲三拜跪垂泣稱臣晉王曰吾与尔比肩事主不
用稱臣蘇循曰大王功隆德盛天相人歸自宜即其登極以慰天
下之望何用謙虛自牧以藩方自處乎王遂謝之次日蘇循又獻
大筆二十枚道彼登日筆王得之大喜即日命蘇循故河東節度
副使張承業見其諂佞深疾惡之八月張文礼作亂遣間使往
冊求援又遣使告梁主請兵文礼妬忌張循將多有不與其
殺的趙將符習統軍之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礼請於晉王曰符習
有異志不可信願大王更用他將代却符習符習乃見晉王泣涕
願留麾下當效駘馳晉王謂符習曰晉王趙王同立盟誓及討逆
張義同骨肉不擬一日交生意料之外禍起肘腋之時為痛為
恨符習不忘舊主之恩能為之復仇否若有意我當重賞符習
曰臣死且不避大王果棄余故臣死無恨

不日張循討兵馬頗眾符習在德勝中矢死後
死亦不悔恨即日符習自盡張如
助符習討張文礼張文礼敗走德勝
璫接戰敬瑄戰敗中流矢而死十月晉王
鎮州未下符習分軍去攻取鎮州有戴思
乘其虛攻襲那德勝北城晉王軍下一
戴思礼有襲德勝城意思急命李嗣源
馬李存審統軍在德勝地駐先引帶幾
未數合存審佯敗走梁軍不知其計不
率馬軍三千人皆披帶鐵甲和伏兵四
馬二万余人十一月晉王分付李存
統軍馬攻打鎮州經十余日不勝張循
求救晉軍追趕拿將韓正討殺了天祐
曰梁人听得我在南兵少若不攻德勝
軍分路兩處李嗣源分軍屯德勝州戴
思遠與將佐謀曰晉軍專守

德勝魏州必无措置咱悉引軍襲取魏州出其不備可以成功才
向魏州路則知李嗣源亦先引兵拒守數遣輕騎出馬挑戰思遠
探知李嗣源有備乃西趨成安大掠而去任攻德勝北城掘開重
堽築起重城斷晉軍出入之衝是夜攻打其急存審一力拒守
王知思遠攻德勝從幽州統率軍馬馳赴魏州不五日間已到魏
州城下思遠聞晉王太軍已來燒營逃去晉閻玉引兵到鎮州城
下築營戒嚴周匝將鎮州圍一圍了決引魏州河水環灌城外絕
鎮州糧道城中食水遺步卒五百余人待突圍求食閻玉听其出
城待設伏兵取之其軍却攻晉長圍俄而數千相繼續來攻遂環
却晉軍長圍縱火燒營晉軍大譟而敗退保趙州晉王授李嗣昭
為北討使督諸將討賊事會張處瑾遣步軍一千余人迎援張連授
元明田地裏去李嗣昭就彼處理伏軍馬截其歸路擊之殺虜殆
及鎮州軍放箭射中李嗣昭腦髓嗣昭被創而死其子中矢
即死是又嗣昭中矢而死也

晉王授存審為刺史

至其防城軍卒皆計月納課之歸梁設疑張朗路地
軍乘夜襲之次日於城將存審所守之魏州九月張處瑾謂
其弟處球曰李存進孤軍無備不如襲而取之張處球率所部軍
七千人收旗息鼓到東垣渡下營逼近李存進軍營李存進倉皇
狼狽引敗死士十余人開于橋上鎮軍退却晉遣馬軍截其歸路
夾攻之鎮軍停斬殆尽有進為梁軍流矢所中而死晉王授李存
審為北討使鎮州食竭張處瑾遣使詣晉王投降晉王未許會李
存審攻城有守將李再豐掘城詣晉軍開門迎降李再豐曰捉了
張處瑾的兄弟併其黨高謙囚置檻車送赴晉王行臺獻俘趙人
請殺處瑾等四食其肉將張之礼赴市曹司了利晉王部下求王
銘遺骸偶於故侍者家得之晉王致祭而葬之授存審為成德節
度使晉王曰故主无後嗣而未葬晉王使為天平節度使十一月唐
葬畢却拜命未晚死訖詣行臺晉王使為天平節度使十一月唐
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親詣承業居第為之行服
如喪子姪之礼晉王听得訃音數日為之不食天祐二十年二月

晉王欲立行臺丞相府以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充選欲用河東
判官盧瑋固辭義武判官且盧瑋河東判官盧瑋即日拜為
行臺左右丞相以盧瑋為禮部尚書三月晉安義伯後李繼韜遣
使詣大梁請降梁王以繼韜為節度使是時安義伯將裴約戍澤
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汝主踰一十餘年分財享士志城仇讎不幸
喪亡極尚未葬即君遽替君親忍耻事雖我垂死不能從也遂據
澤州自守宋遣董璋將兵攻之繼韜募敢死士堯山人郭威往應
募焉四月晉王召就魏州牙城之南陽寨一高臺擇日登壇祭
告皇天后土即皇帝位國号大唐改元為同光元年尊母曹氏為
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妃改魏州做吳唐府移東京以太原府
稱西京改鎮州做真定府移北都足時唐之所得者凡十二節度
五十州閏月立唐宗廟于晉陽追尊晉祖執宜為懿祖昭列皇帝
晉國昌為獻祖文皇帝考晉王為太祖武皇帝以晉高祖為高宗
昭宗自懿宗以下為七室却說晉王入寇晉王入寇晉王入寇
晉王入寇晉王入寇晉王入寇晉王入寇晉王入寇晉王入寇

唐王親賜宴從容訪問宋王王曰晉王對曰梁朝土地不為
兵旅不為然主見晉王不能專任晉王以責其成功近聞將
以十月數道起軍今董璋移太原霍彥威冠銀定王彥章攻鄆州
梁疑當陛下臣切觀梁兵聚則不為少分則不為多願陛下共
蓄力以待其分自帥馬軍五千人自鄆州自抵大梁擒梁之偽主
則不出旬月之間天下定于一矣唐王聞之大悅解錦袍一領玉
帶一條銀合食茶梁驍之授東延孝為招討指揮使十月梁王欲發
數道軍馬大卒入寇唐王深以為憂一日召諸將計議李紹安等
曰鄆州雖幸乞書易衛黎陽之地与梁結和休兵息民更圖後幸
唐王曰若行這事直是養虎遺患非謀之善也假之以歲月則彼
盛我衰吾且无幸地矣諸將退獨召郭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
問臣臣不敢隱諱條其事以奏

疏云陛下焦心勞思不辭甲不卸沐者十五餘年初意在於
除兇雪耻今位号甫正碑數年之力始得鄆州尺寸之土不
能固守而奔之景况將來糧食已尽將士离心魚釜河為境

誰為陛下守之臣近詢衆延孝頗知河南事体度已重敵日夜思之念此至難矣私切自謂成敗之機在於今歲梁以精兵授段煨決河自固河險不復為倫煨將累牒長枕不足畏降者言言大衆无軍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揚刘自將精兵与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進退失據束手就降則諸鎮望風而自潰矣

唐王覽奏喜動天顏批荅曰

覽卿所奏正合朕心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卿有事宜不拘早晚听候旨門進入

是時王彦章將兵來攻鄆州李嗣源遣牙徒珂索戰王彦章出陣打話道却是梁將王彦章今統大軍要取鄆州而後朝食陣前將軍有通身是膽的請出問話李從珂總馬而出荅道你是大唐皇帝的是親國家利害死生以之願借城下与將軍一決勝負將軍莫待走休話說一將馬交加二龍爭宝波心似兩虎爭餐岩畔明

合彦章部下一員將刘全被捉了一員射死彦章軍敗俘斬

近方餘人彦章退守中都李從珂去後失空唐王喜曰鄆州已得捷足張吾軍矣賊之銳鋒少挫我之軍更復銳於是大李伐梁臨行遣刘夫人并皇子名繼及及將士之家屬悉歸以唐王家人訣別謂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棄吾家口於魏室而焚之刘夫人謂唐王曰爭戰之來急如驚箭投機之命聞不容緩今日之事抵合進攻不宜退守陛下決意征討所以老妾為妾若事之濟勝可再先皇為而未遂之志吾死且瞑目矣唐王即日進軍渡河昼夜倍道水陸俱進以李嗣源為先鋒遇梁軍一戰彦章中流矢敗走李紹奇躍馬追趕彦章曰吾出入鞍馬二槍自隨鐵槍之名著矣前後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敗於此是天亡我豈戰之罪哉彦章創痛馬跌為李紹奇活捉并其將張漢傑等二百余人斬首六千級器械輜重不計其數將王彦章張漢傑等押赴唐王軍前獻俘奏捷唐王呼王彦章問曰你平常說我做事亞子開雞小兒初何足言今日為小兒拿來你怎生作法計奪道還我自服咱小兒麼你素号名將何不守兗州怎不思中都无城壁何以自

保如此料事非計之善所以為我擒也彥章對曰彥章力非不足謀非不深奈天命已去人亦无如之何也唐主親釋彥章縛賜藥使傳其親信彥章之勇不忍殺之遣人詔誘欲使為己之用彥章曰咱本鄆州一匹夫蒙大梁恩遇位至上將与皇帝陛下駢戰於魏博揚州之間血戰十五年勢窮力盡幸赴重圍分甘一死陛下可憐見小人武勇欲全而生我咱有何面目可以見天下之人大丈夫斫頭便斫頭怎敢畏死若使咱朝為梁將暮為唐臣小人不見魏鄭公事乎魏證事太子建成一日秦王殺建成立為天子魏證事秦王致王觀太平之治秦王唐高宗太宗至太子配食太宗廟是悠悠若回心事唐君臣義同一家况舍逆從順將軍非失計也將軍熟思之彥章曰汝非魏信列中敗軍之將怎可收用與汝一言早賜处分使咱得与顏泉卿張巡輩遺於地下足矣又復何言爾源度彥章終不為用告唐主曰彥章列坐死非所恐也於是諸將皆方歲奉勸為唐主書唐主大服酒命驅馳還京之功公

力與諸將之力也向者所愛者惟彥章一人今已就擒此天授我以滅梁之機會也然段豎尚在河上計將安出諸將皆曰東方諸鎮精兵皆在段豎麾下所在皆空城耳今天戈所指何向不克倘先廣地東薛于海觀景而動可以万全陳延壽曰此非善謀臣愚區區以為莫若急取大梁大梁既平則諸鎮可傳檄而定矣今源大呼曰延孝之謀忠矣大凡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豎未之知也若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便使知我軍所向使遣兵若取直路則有阻河之險須從白馬南渡則舟楫亦難猝辦此處去大梁最近長驅而前兩日可到若使段豎得知大梁之急便發援兵未至而梁主已在吾軍中矣臣請以馬軍三千為先鋒陛下親帥大軍殿後徐進唐主所得此言抗辭而款曰朕之計決矣即日嗣源此辭先行明日唐主離中都臨行將王彥章押付法場斬了唐主為之流涕不兩日唐之大軍已到曹州梁諸郡守將望風迎降梁主交自開道王彥章已死唐軍又到倉皇駭愕聚族相對

而哭諸將相束手无策梁主遣建國提督幸段凝軍收兵拒唐
皇頭麟曰段凝非將帥也彼國王夢章也就禽則破膽矣安保其
能為陛下盡節乎梁主復召宰相謀議鄭珣欲自懷傳同宗謀降以
緩唐師梁主泣曰事至今日怎敢愛宝但恐您此行未必了得事
也珣良久思之曰咱未敢自謂了得了与不了一付之天可也左
右皆笑其疎愚梁主置傳國玉於卧榻上忽為左右竊去以迎唐
主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不敢奉此詔梁
主曰与卿俱死可也麟不得已弑梁主却引刀自殺李嗣源軍行
五日至大梁王潛開門迎降是日唐主大軍接蹙而至嗣源開唐
主駕至城下開門躍馬出迎見唐主急下馬山呼拜賀唐主亦
將手挽住嗣源衣袂以頭麾其懷中曰咱得天下虧父子也
天下与汝共之段凝統軍入援使杜晏球為先鋒行至封丘山境
聞梁主已亡遇李從珂軍晏球先納款降附段凝遂至以所部軍
五万詣李從珂軍前降唐主封晏球為左衛將軍李從珂封
晏球姓各曰李紹德段凝出入公卿門下自是唐主色澤

舊臣憤之皆欲殺梁主而皮執事人亦欲殺梁主
朱溫朱全忠之族人詔梁朱友貞討梁主
源為中書令楚王殷遣其子希範入見唐主
道將吏藉唐主遺使告吳王以梁之敗唐主
沮吾計今將如之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
无法不出數年時有內交徐溫曰未到數年之時行
心向我又將奈何可求曰但當卑辭下禮使境安民以得
唐使初稱詔諭吳主不拜使者奏聞唐主易詔為書只開
禮吳人獲書稱大吳國主辭禮如舊表之外十一月梁主
貨賂於伶人景進結託掖庭授李紹欽為泰寧節度使
唐主幼善音律伶人景進結託掖庭授李紹欽為泰寧節度使唐主幼
太后唐主優名為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
殺前唐主賴唐主變色而怒曰尔无君臣之礼耶唐主徐
答之曰理天下只有一人連呼李天下李天下尚呼誰耶唐主
厚賜之嘗在中牟縣放獵馬蹂踐民田禾稼中牟令伏馬前諫曰

淑恭曰有令聞弼亮帝德經有靈儀乞早崇位号以副四海
之望臣昧死謹言伏取進止同光二年正月九日臣郭崇韜奏上
唐主質奏即日命翰林院草冊文下太常寺討論立后典故前冊
刘夫人為皇后

冊文曰維同光二年歲次甲申二月乙丑朔越六日庚午
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必擇建國即以承宗廟之御家邦
肆朕受帝踐祚以來考慎冊典以祈禱于神民咨尔刘氏微
柔溫淑綽有令儀越朕初載來嫔藩邸資額在中率礼无違
以至君臨万方祗承內事齊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号表
正宮闈今遣攝太尉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
省事上柱国汾陽郡開国公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郭崇
韜持節冊命尔為皇后於戲尔有相繼相繼然王配于后
朕以永享天祿尔亦有无疆之福特欽此

唐主既命崇韜冊刘氏為皇后刘氏泣謝下謝恩已罷歸宮
有親送郭崇韜却說那刘皇后生有女長其父以醫卜為業

被擄入宮得幸唐主在御則父悲其苦在州上謁后深耻之
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為亂兵所殺今何物因金帛取至此命若
之宮門外后性狹悍淫妬事務蓄財如新其果其女皆以
求利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以獻天子一以獻中宮皇后
无所用惟以寫佛經布施度僧而已三月河南尹張全義奏
各進獻暖殿物珍珠宝貨各以万計四月孔謙資民分使以
貴後屢奏州縣督之唐主往年胡柳之役伶人姓周名固為
獲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時詎未謁見因泣言臣之所以得生者皆
梁敬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二人保全之力也願陛下得二州
刺史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与取天下者皆英豪
忠勇之人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加於戰陣之士先以伶人為刺史
恐忠義之士扼腕緩急无以為用唐主乃止踰年伶人周匡甫以
為請上乃語崇韜曰朕已許用匡甫矣公之言虽正然當為我
行之五月乃命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七月駕幸雷山祭天
神十二月唐主及刘皇后往幸河南尹張全義居第全義我大陳貢

獻之物酒醕皇后奏妾幼失父母請父事今我唐主許之全我皇
惟國變台強之然後受后拜復再獻謝恩明日令翰林李士趙鳳
草書詔張全義鳳乃奏曰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母稱人臣為父
者今敢奉詔唐主加其直乃以銀胡瓶一不絹一百疋賞之司天
監奏李紀焚惑當主火災群臣奏請修德以消弭災異主曰火之
為災但令城門多置水以袞之可也同光三年正月我唐節度使
王都將入朝唐主欲闢球場以待之留守張勳謂城門既閉不
可毀請更就宮西園場用工數日未畢上竟命毀即但請更又奏
曰此壇主上受命之所若之何毀之唐主立命兩翼飛毀之張勳退
私謂宗韜曰忘天背本莫不祥於此矣寧寧世宗初御許言官
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滅乃人今世宗空虛故見
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官署王兄平伶人長史更其民之三千余人
以充後庭初五堂山有妖僧誠志自言能降魔降天龍命風雷雨
主以四月大遣使迎誠志至洛陽上命后弟白雲持符之惟罪
宗韜不拜誠意安坐不起使報兩數旬不應或問之曰誠思狂感

災之即而誠心切得法願為佛子今誠思亦可代聖
兩七十五日自川晉歸公王請元
說長安全盛唐中百官皆
允中別建一官曰宗韜韜
恐陛下魚欲將唐主之言
乃遣中使韜韜曰今唐主
乘馬馳當大石橋元此景
韜謂中使遣還歸奏主上謂
有錢韜韜亦不顧也今外患
也陛下倘不忘河上之時則
清韜韜所費巨万日役万人
且息土木之役以俟豐年唐
光四手唐主以軍食不足救
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
以饒軍食唐主欲從之刘后

歸書臨万国金藉武功亦由天命自無既得天命則人然其如我
何等相於便殺論之右就其風後耳听其言須臾出粗具并二
銀盆如皇子三人出示宰相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余止此耳
請宰相鬻之以贍軍大臣皆皇俱而退却說李嗣源為亂軍所迫
李紹宗在衛州奏言嗣源已叛嗣源遣使上表自訟其冤為紹
宗逼絕不得達石敬瑭說嗣源曰大梁者天下之要會願假三百
騎先往取之唐王發洛陽止于地名汜水听得嗣源兵在黎陽遣
其子繼瑊召之中道為李紹宗所殺嗣源至滑州唐主遣使備禮
去嗣源約曰先入者得之石敬瑭以勸兵入封立據其城遣人趣
嗣源入大梁唐主至萬勝鎮所得嗣源已入大梁是日唐主即命
旋師高筑二万五千入潰散万余人還過顯子谷道遇衛士謂之
曰適接魏王進西川金銀五十万到京當給与您前情上言下
賜亦遲
石敬瑭又索袍帶賜從官有内侍便服者
賜給
上油刀送之曰使吾君失社稷皆因刀也
同書
石敬瑭此今為歸罪於明皇主上不問將侍重臣乃

不能待也赴河而死初一日
殺為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等所殺
引兵赴茂林下近臣宿將皆解甲逃
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拒敵唐主俄為流矢所中為坊人
善友扶至絳霄殿廊下拔箭渴瀕而死左
尸而焚之刘后將金宝收納囊中繫馬轡于中下
焚嘉慶殿出走那時李嗣源至聖子公聞唐主死
居于私第下令禁諸軍焚掠就灰灰中收拾莊宗遺
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諭諸將曰吾奉命討賊不幸部曲
盡散待入朝自訴又被李紹宗榮攔當致主上及相
意也願勿復言百官凡請李嗣源監國歲凡三上
官百官班見下令称教刘后奔晉陽与唐主
刘后往晉陽為尼嗣源使人一就殺之
名曰元行欽下教切責趙肅使孔謙
罷諸道監軍便有司勸進款即位孔李
罷諸道監軍便有司勸進款即位孔李

所伏古昔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於春宮所以朋嫡庶之分蓋
禍亂之原也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肆詆訖至於因澤賜予
之際昏姻尚待之禮婚嫁長幼之分宜示以尋威絕其僭貴
之心則養成德器於少成之時習慣自然將无所往而非正
矣謹具疏聞惟 陛下采擇

唐王寬疏稱款其忠然卒不能用也是年歲大饑唐主為馮道從
容論治因言今年未穀麥登四方无事道因言臣昔在先皇幕府
差由奉使中山行時井陘之險阻臣恐馬跌執轡甚謹使小心所
以无顛仆的患及至道途坦平外此心夷然不以為須放轡縱逸
馬躓顛隕反不能免此无他患生於所忽也凡為天下者何以異
此昔馮異告漢光武曰願國家无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
之恩臣亦願陛下无忘在大梁時則天下生靈受安靖和平之福
唐宗社幸甚唐主稱善再三且說說裏怎生說馮異的事
王初分士馬初之土雖馮異在元夢進王
此及光武中與於極後漢中使實其室亦服分品賜焉

馮道為中使曰若李光遠
首謝道由間齊貴仲對威公
所以齊國賴之以伯馮道事這故事
也一日明宗問馮道曰今歲穀豐登百姓歡
乃四民中之最可伶者城荒則死於流寓年登則傷於穀
得進士孫夷中嘗有一詩傷田家說得最好明宗曰試
如何道誦曰

二月貢新絲 五月采新穀

醫得眼下瘡 剗却心頭肉

明宗深有時乎其言公左右錄其詩常誦之明宗為見出亂元
主於宮中每夜焚香告天哀禱曰臣本胡人不能做中國王致令
甲兵生息生靈愁苦願得上天早生聖人為中國萬民之主是年
趙太祖生於汴梁夾馬營中長與元年安重誨矯詔使河中牙
指揮使楊彥溫用計逐皇子即度使李從珂蓋是明宗在真定路
時李從珂共安重誨飲宴因酒酣後從珂歐重誨及到酒醒後
謝重誨過重誨終是內懷不平至從珂為河中即度使了重誨晏

明宗朝諫諍欲陰害之明宗不聽其說故為矯詔之事以激從
而反殿前都溫受安重誨之令伺從珂出城因馬軍教習安溫
勸其開門從珂使不得入從珂使人詰問安溫對曰咱非敢負
君受指密宣請公入朝從珂遣使告急於明宗明宗問重誨重誨
對曰此姦人妄言宜誅之明宗欲誘安溫親問這事重誨因請從
從珂乃命索自通部兵攻從珂明宗謂自通曰必生致安溫解未
吾欲面詰其事從珂倍道兼行入朝自訟其冤明宗責使歸弟自
通至河中竟斬安溫使從珂受譴无以自明明宗召安重誨責之
曰吾兄為姦黨傾陷未明曲直公遂不欲置之人間何也朕昔為
小校時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咱為天子顧不能
庇吾兄那知要如何處之於卿為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明宗曰
使然若松弟可也母得復言明宗乃立皇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
宋王嘗有一詩諷道

不長明宗全人

重誨諫明宗

明宗由是漸疎重誨為護國節度使明宗既解安重誨機務乃召李從
誨還授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明宗既解安重誨機務乃召李從

珂泣謂之曰如重誨意汝不得復見老爺矣授從珂為大將
軍且說明宗的妃王氏得家子止有從珂之子為見重誨在

梁故將劉郭家為侍兒明宗納之後宮明宗立一皇后曹氏當立
曹氏謂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代我為后淑妃曰后帝之

匹偶重誨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五月安
重誨表請致仕閏月詔以太子太師致仕皇城使在光祿寺應安

重誨明宗還至河中察之因語光祿曰重誨素有異志則殺之光祿
至河中安重誨以日上園其弟曰入見重誨從厚乃拜于庭下重

誨下皆各拜從厚乃拜于庭下重誨妻張氏六月詔天下
海軍下皆各拜從厚乃拜于庭下重誨妻張氏六月詔天下

海軍下皆各拜從厚乃拜于庭下重誨妻張氏六月詔天下

海軍下皆各拜從厚乃拜于庭下重誨妻張氏六月詔天下

九月九日勃辭從五坊舊隼內外无得更進焉遂曰陛下思
此可謂仁又高祖明宗曰朕昔從武皇帝微服時秋稼方熟
有損无益乃如此故不欲復遊獵以妨民田耳長興三年二月
初令國子監刻九經板印賣且說初秦王微榮為人輕信兩目作
鸞視喜為詩好招文客之士賦詩飲酒明宗問從榮曰尔能
余習何事業對曰有暇則讀書為諸儒論經義明宗曰經有
臣父子之道必碩儒端士乃可親之汝將家子文章必不能
之於人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不能曉然此心每喜聞之如
浮薄之詩不足夸也安重誦死王淑妃于漢璽宮傳制命范延光
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與兄弟也素相憎惡從榮為樞密使
求軍人公主与秦王從榮異母兄弟也素相憎惡從榮為樞密
召出於其一敬瑄不願去其弟也延光范延壽等以
并入寇明宗命從榮與兄弟也素相憎惡從榮為樞密使
大校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敬瑭率至晉陽以兵討知重周

為都押衙托以心腹之任故爾

壤長興四年三月立子從珂為潞王從榮

任何澤上表請立從榮為太子明宗

請立太子朕當思之太師從榮曰然臣生可死死不可生

榮見上曰臣幼少且願奉宗廟臣生可死死不可生

壽曰執政欲奪我兵則幽之東宮邪從榮曰臣生可死死不可生

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十一月明宗疾作秦王從榮入問疾明宗

首不能卒從榮才出宮所得宮中哭聲明日初疾不入侍從都押

牙馬処鈞与朱弘昭馮贊道秦王欲討才兵入宮中侍疾且得非

常之變二人答馬処鈞曰主上万福王宜且尽心中忠孝不可妄信浮

言秦王怒遣馬処鈞語朱弘昭馮贊道曰公輩不要家反耶何為

步軍一千人在天津橋伺候遣馬処鈞到馮贊道

今日决然入宮您等死生福禍在道中問耳贊道左右散

昭貢康義誠道咱自布衣至宰相而榮王兵馬得此

昭貢康義誠道咱自布衣至宰相而榮王兵馬得此

上河... 謀排徊... 見明宗曰彼榮反叛軍已敗... 負相恩亦曹善自處置休驚動我... 做控鶴指揮使亦在侍... 衝冒矢石以取天下... 錄以兵柄授之... 漢邊疾忙召馬軍指揮使宋... 走歸府皇... 人宋王從厚為天... 年六十七歲十二月... 徒河... 心從河... 女... 寶不喜...

劫移鎮河東石敬瑭從鎮成德從河內懷... 擢鄰境

擢文云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
碩其軍力弱恐不能濟願借靈籙之機以迄大事

時王思同等執其使以奏性驍壯相里金傾心附從三月朝廷差
張彥威帥張虔到孫漢韶張從賓康福等五節反使會合軍馬討
鳳翔軍抵鳳翔從珂登城泣向諸軍曰吾未冠時從先帝出入行
陣間關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共取天下尔曹親睹其事今新
君信任朱馮老畜諛言戕害自家骨肉我有何罪而要誅戮道罷
因慟哭諸將聞得此言皆為揮涕反戈攻擊張虔到走道罷
思權大呼曰大相公即我主也率諸軍解甲投戈請降王歛城
中財帛支犒軍士罷遂建大將旗鼓統率大軍趨長安帝從厚
所得大軍將至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那時康義誠要悉兵拒
敵潞王軍至昭應捉獲王思同潞王詰責之本欲赦有其罪楊思
權劉延朗待潞王醉矯制殺之潞王先鋒至長城下呼曰禁軍十

乃已奉新帝未即大位尔徒数人待累一城生靈肝膽塗地乎主
庶謂之皆相率赴軍前請降帝從厚聞變召朱弘昭謀所向弘
昭投井死安從進殺馮煥於居茅西二人首級傳詣潞王軍前閔
帝出奔魏州潞王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潞王傳教勅曰未見梓
宮未可與諸人相見潞王入謁太后太妃徑詣西宮伏梓宮慟哭
自陳誼斷之故馮道率百官班見下拜王亦答拜道兩上牋表勸
進潞王曰示此行甚非得已俟皇帝歸國陵葬殯自退守藩方
諸公遽言這事非所願聞明日太后下令廢却後帝為郢王以潞
王知軍國重事又過了二日頭太后下令潞王可即皇帝位乃
變服即位於柩前潞王元是鎮州平山人氏本姓王明宗兵過平
山掠得其母魏州并其子明宗養以為子名從珂及長成曉勇善
戰莊宗嘗呼其字曰阿三登位後改元清泰遣王昶賜酹飲因帝
昶帝不欲烈結殺之遂州刺史宋金詢遣使問起居間以帝遇此
哭者半日乃自縊死有司計數民財賞軍僅得六万廢帝怒
軍使使下獄帝在獄中元所從出往々赴井自溢而死

傳國室同上武棲太軍士出外而莊宗三叔記當時
從益匿于魏場免禍晉主入洛陽時主計殺之而莊宗大怒
遂殺從珂為廢人明年五十一也言高祖石敬瑭所至皆賜
軍士收拾其於骨葬于微陵城中微陵蓋唐昭宗葬處也其
陵其土一壙封僅高數尺行路之人見者為之流涕

詩曰

堪笑鴟兒因後唐

四君三姓自相戕

誰知一十四年後

曆數依然屬石郎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下



敬瑭割十六州賂契丹

石敬瑭改元天福國號曰晉

立承寧公主為皇后

卷之下

契丹遣石重貴留守

唐主天軍陷懷州

敬瑭辟契丹主引兵南下

唐主繼火自焚死

晉主敬瑭入洛陽城

晉主上表朝賀契丹

晉主徙都東京

晉主欲落劉知遠兵權

安重榮誘吐谷渾降晉

安重榮執契丹奉使

桑維翰上表諫晉主

劉知遠諫契丹不可叛

劉知遠出鎮鄴都

安重進率兵反

杜重威殺安重榮

晉主函安重榮首送契丹

晉主敬瑭殂

齊王重貴即帝位

遣使詣契丹告哀

景延廣改稱臣為稱孫

景延廣遣喬榮還契丹

劉知遠增屯募兵備守

重貴立叔母馮氏為后

趙延壽勸契丹伐晉

晉主敬瑭殂

劉知遠為契丹王

契丹軍出塞

契丹軍出塞

晉主將兵出城圍

契丹軍出塞

晉主分道括率民財

桑維翰請京師政

契丹復大率入寇

晉主下詔親征

符彥卿擊退契丹

老狐升御榻坐

桑維翰遣使與契丹約和

契丹求索景延廣桑維翰

契丹答晉使語言忿怒

契丹大舉入寇

杜威張彥澤會合禦契丹

杜威降附契丹

契丹遣張彥澤為先鋒

張彥澤所封丘門入

晉主重貴降契丹

張彥澤責罵桑維翰

張彥澤縱兵大掠

張彥澤殺桑維翰

契丹主牙籌計景延廣罪

景延廣扼吭死

契丹主入明德門

高勳討張彥澤

契丹主命殺張彥澤

高勳討張彥澤心祭死者

契丹主封重貴為負義侯 契丹主殺大恩羊於所
契丹下令改用中國衣冠 諸藩鎮請契丹降附
契丹主監重貴還本國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目錄

王欲拜大將領召小兒此信所以不取也王曰不然一所在襄
州四十里頭城分三路設天守人三才皆為孤其非韓信也
上將未拜此分人一時請韓信王曰韓信乃是一個出將的
韓信一軍多之驚怪信為人中第一將也王曰下燕平趙
立了大將的功勞王便欲拜韓信王曰韓信乃韓約三分天下封
官王曰韓信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之客
不為王所用故不楚將漢王授我大將軍印信推數年之客
列侯之土地而封我為王南面稱孤咱本為不遇助夫人陳彭越
我我者計之不祥莫大焉公幸為我謝項王韓信得蕭何之薦乃
王王便是成也蕭何也王曰石敬瑭與契丹為父割十六州地之族
百餘萬二千匹契丹立之為大皇帝帝為韓信得蕭何之力一
般及至高祖行天下韓王初入楚行縣出城天出八人有告信反
者謂之陳平平教高祖為遊雲夢會諸將於帳信聞天子出巡狩
必犯郊迎謁人而禽之特一武士之力王高祖用其策果禽韓信
欲殺之信乃歎曰果吾之言免死良勿喜高祖及長弓藏故國破

果是天下已定我國當主家賊信信陽救信封為淮陰侯
不得志之陳豨通謀欲以兵襲呂后呂后去肅何
謀新得報呂后詐言已得陳豨謀殺了當絕信入賀使武士縛信
斬之去兵三族便是敗也肅何也去晉出帝因杜威等叛附契丹
至為契丹所執死為虜地之鬼去韓信中肅何之詐身死呂后之
手一般契丹是夷狄之國狼子野心只可以威德懷服不可以易
利生託也且如唐高祖皇帝幸其篡隋時分也曾所徵劉文裕之
說稱臣於突厥可汗借突厥之兵力以開創三百年之基業去
太宗皇帝與武仁怨混一天下因政實時忘被用房杜之計
相任李靖之將才信魏證之忠謀听王珣之善諫建府立衛如用
官御史之師口分世業似周官井田之制而官任不如六卿之
屬定律令格式除肉刑管有知五刑之禁暴故能致正觀太平
治使突厥之渠係預開拜羅夷君長等力相衛所以能制其不
敢無變詐之計故免其生狼心也若其年方十歲而能如此
果欲難出獄在洛州新嘉田也其意其自計其走馬見其

一馬孤飛杜工部

相矢不

野無

敬唐只

誓託

哥的一

被

不

小

兩

一

一

一

一

定更不冒其試沒頭咱却不知得您元會武藝既是如此我与您
厮賽一交看取誰強誰弱敬瑭道小孩兒每怎敢与大人厮
賽与您厮賽其藝藝沒見說便喚他孩兒阿速魯出來將兩
馬一張弓与兩個試那武藝敬瑭將身跳上馬拿弓一張弓
一副箭待取阿速魯打扮出來頭戴一頂金水銀的頭戴身披一
副銀甲上的鎖甲挂弓上馬兩個馬如石時多賽馬人似此處
至龍圖不多時只見阿速魯眼上映敬瑭時自一箭發沒口中
不說心下懊悶待要別尋个事將這馬打死回家去却得他的婢
女一言救解說个甚的

啓開一點櫻桃口

教活千軍於翻身

那姜武沒的傳家元及思道通門在武藝上望有兩個比武武藝
但見那小將騎上有一片紫雲馬和一條黑龍馬露出角
皆散金名元明曉得這馬不尋常的力也委實沒所待比這
寺那孩兒阿速魯也有一匹紫雲馬和一條黑龍馬也
好馬一匹騎坐

了却說敬瑭得這盤纏謝了元會夫人疾上馬自許州一
路去那御史張彥帳下投軍喚做張彥前軍勳郎部敬瑭為之
厚不好說笑在後幫德倫統軍攻下數州府了又取
擒劾郎部一軍下騎士五百人歸附德倫德倫重那為前軍敬瑭
根自莊宗名做李存勳出入行陣間多立了功在李存勳帳下
充馬軍總管因明宗名做嗣源的在鎮州守德倫與嗣源與張
彥韓正時那殺嗣源馬已跌倒敬瑭跳下來將手扶嗣源上他馬
走去他回身將武藝擡擊死韓正時殺虜一千余人李嗣源為此愛
重敬瑭將那永寧公主嫁与敬瑭為妻後知前馬都尉至唐天
成二年累功為六軍諸衛副使一日根明宗出郊打圍赶得一隻
白狐被軍卒拿与敬瑭面前白狐或作人言道你休害我他日厚
报您恩德咱的女孩兒迷津見在朔方有氣力您是大唐皇帝的
他日做我的外孫善保官貴他日異日休得相忘道罷起一陣惡
風揚沙走石頃刻間天地都清白或不知去向敬瑭道這事也
好作怪至唐貞元九年九月重璋在閬州反叛有一僧向重璋道大

陳此光幸 明公留意

石敬瑭得朱弘昭書驍了一過轉生疑懼即日統所部軍遁歸西
川兵追至利州不及而還長與三年秦王從榮喜為詩又每日聚
會薄接殿之士相與戲謔頗自矜功誇大一時在朝大臣如樞
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皆被秦王怪侮石敬瑭妻永寧公主与秦
王是同爺異母的兄弟素相憎惡敬瑭亦不欲在朝做六軍諸衛
副使待弄个在外的差遣回避那秦王恰遇契丹率兵入寇唐王
命群臣間擇河東帥統兵防禦那時延光延壽奏道今帥臣可任
者獨有那石敬瑭康義誠可以應選會諸大臣建議差河東帥臣
勾當延光延壽待奏薦康義誠石敬瑭亦顧外補有趙延壽李士
李松奏曰河東重鎮非石太尉素威德者不可朝廷遣左右敬
瑭充河東帥度使敬瑭至並陽將軍事及奏部將都押衙劉知遠
審議事委重司馬周瓌蔚州刺史張彥超舊与石敬瑭有仇所
得石敬瑭為帥度使曰定生屈即事仇人可為不為前所
知矣用曰得石敬瑭統軍到鎮度使未回和在並陽城外我馬下

以結盟而去唐高祖應順元十二月
在太原徙石敬瑭做威德軍使
河東路王內康凝其在鳳翔李存勖反軍全敗
賊等皆詣路王軍前投降
東救里石敬瑭方統兵入朝恰与梁帝相遇梁帝大喜敬瑭到
獨召石敬瑭同計詎以只復之事敬瑭所得與我威德路王
頭及嘆數声往見衛州刺史王弘貴問之弘貴曰往時天子遣
外常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四件報隨一処米使臣民有所瞻
仰今獨有五十時自隨是可疑也敬瑭將弘貴說的話問弓箭
庫使曰半茶奔洪進兩人言今天子衛府庫法物全在此縱有
忠義之心何以辦事洪進乃言責敬瑭曰明公為明宗皇帝愛婿
无事時其享富貴有事之時其受患不用恤今天子多麼在外公合
戮力討賊共圖興復乃迂延不進反以无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四
事為疑是欲附賊賣天子也拙出佩刀待刺殺敬瑭賴得親軍陳
時力救得免守禁被敬瑭一箭射死洪進亦率刀自刎死敬瑭

下牙內指揮使劉知遠統軍入將王左右從騎各行署執獨
持置閔帝而云云敬瑄遂移洛陽唐主慰勞存問寵賚頗厚初敬
瑄去唐主比有事明宗皆以勇力善聞聞於一時然兩公素不相
下敬瑄之入洛陽非其本心既已入朝未敢自請還鎮那時敬瑄
方病經旬日服藥皆不見效請得陰陽及房術未占方士課得一
个課名做天皇課旁衍道這課主人心下要疑官命道士告昇後
變乃請个道士張守一宋軍中行符咒水為敬瑄拜章告昇中夜
後張守一拜章已罷忽報應道此病无妨似利道動不可守常守
一到得紫微宮親見星君判下四句云那回白道甚麼
借問和尚過河无
河南拱手侍姑夫

引得姑夫到中国

續妃御作我奴

敬瑄見張守一說了這四句心下自曉得這意義了那病忽然
甦醒如風行雲掃日出冰消太后及魏國公李穀為敬瑄請命於
唐主李穀鳳翔節度使佐贊勸唐主曰敬瑄不可使之還鎮排解
唐主曰唐主道趙聖壽在洛陽不日猜忌敬瑄唐主見勢難

常思為全身之計唐主曰李方
士李方士美言曰請呂誦平
後唐主曰李方士美言曰請呂誦平
謀朝野之事唐主曰李方士美言曰請呂誦平
為計望朝廷不生猜忌之意想那時唐主李方士美言曰請呂誦平
敬瑄親來朝廷求添兵連派唐王詔問河東救粟仍令鎮州撥銀
五万匹赴北兵換管莊軍前交納又遣銀裝一州出車一千五百
乘就代運糧餉副諸軍食用是時民困於水旱饑荒教鄉督鄉嚴
急山東百姓往來流離外郡矣敬瑄自率大軍在忻州下管朝廷
懷使者貴詔抚諭宣賜諸軍夏衣軍士歡呼萬歲敬瑄不得已下
降詔軍士歡呼萬歲敬瑄段希範請敬瑄誅為首倡萬歲的立
命文知遠窮究得三十六人即時赴軍前處斬以徇諸軍唐主所
得這事特生忌氣感請泰三年正月初六日唐主聖旨做下春即
置酒內殿宴群臣中珠履三千客座下金釵十二行宴罷群臣

按呂琦等力諫以為不可允所請是時薛文遇獨在樞密院直宿
唐王召文遇与之商議文遇奏曰以臣觀之何東素有公志移鎮
固反不移亦反不若先事圖之由是喜曰朕聞卿言吾意決矣今
年司天臺奏今年當得賢佐出立謀定天下卿其當之即日駕自
除目付李士院降制徙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制下朝臣相視
愕使張敬達做西北都部署趣敬瑭往鄆州石敬瑭與將佐謀曰
卿向來河東主上面許更不除人替代今有移鎮之命是與否
郭向公主說的話也我若能束手死在道途乎今且再表辭
以覘主上意向若其實我鄆州之行則及即事之若有意加兵
我則改圖以應之段布莊楚等力止其計惟劉知遠挺身而前
長跪而言曰教明公赴鄆州者是欲移公於穢穢也明公父在共
間素得士卒心今批河東形勝之地田土不是寡少糧食不足虛
竭士馬不是疲弊石敬瑭稱兵遠近響應得勝帝業可成
何須命於一紙之制也敬瑭曰公之計則固免
計則何并李士院曰明公入朝主上亦公懷鎮以可與共
計則何并李士院曰明公入朝主上亦公懷鎮以可與共

此殆天意假公以興王之業也明公為天下之憂臣上以庶民
奪天位今以反逆疑公豈主上言可以為公之計則固免
禍吾聞契丹主與明宗約做兄弟之國無難事明公所能推
赤心屈節以事契丹則主上顧何求不復問而不此哉敬瑭謝
之曰策甚善乃令維翰寫表奏

臣敬瑭謹言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也立儲以長傳位以嫡此
古今不可易之法也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
之亂者數十年秦始皇不早立儲君殺扶蘇立胡亥卒以自
墟其國唐之天下明宗之天下也明宗皇帝金戈鐵馬之所
經營麥飯豆粥之所以拾提三尺劍從馬上得天下厥功亦
不細矣近者宮中晏駕主上以庶孽之子入承大統天下忠
義之士聞者皆為扼腕區區之望萬分望陛下退處藩邸傳
位許王有以慰明宗皇帝在天之靈有以服天下忠臣義
士之志不然同與問罪之師少一篡位之罰徒使血汚朝庭
生靈塗炭彼時悔之亦噬臍矣臣昧死言伏候勅旨

念明宗兄弟之情敢不聞命除開報諸部落外無馬
外候在秋高馬肥寨子紅時微候國赴援並打重賞守以俟
援兵之來使回不多祝

八月唐主遣張敬為太原四面使臣都將討石敬瑭張敬達軍
到晉陽以為攻城計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知遠以
抗降附用法无私由是人皆為用敬瑭自懷甲冑於城坐臥不
之下知遠請敬瑭曰咱聞敬達无它奇策不足畏也願公多遣
間諜經略外事知遠至易知遠獨力足以當之唐主听得契丹
敬瑭以秋高赴援催趣敬達急攻秦天時風雨長圍為水潦所浸
竟不能就而知遠不時遣輕兵抄掠散其無以制之九月契丹
光將馬軍五万自武陽谷至晉陽就地名虎北口下寨所遣
敬瑭曰契丹可汗傳示元帥大軍已到吾欲今日即與戰
敬瑭曰敬瑭遠使地赴契丹軍營報曰勞頓命已將大軍到
署備此犒軍物件則赴軍前收納為首領自道
馬軍二十万
酒二百
羊三百口
一百頭

使者傳命道孩兒石敬瑭違命欲
用度伏望聖覽因南軍士厚請侯明日決戰中可使者未計時分
契丹軍与唐騎高行司馬等相見
時張敬達揚言遠安等軍中
騎三千人不披甲首直犯北山陣唐兵追擊不
大敗死者近万人張敬達引召余眾退保晉安契丹帥兵進
口敬瑭得唐降軍千余人及行屠殺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曰
皇帝政事遠求士馬疲俗卒与唐戰而大捷何耶契丹主曰吾
之未刺唐兵必出馬門諸路伏兵於險要之地則不可得而進矣
使人馳驛偵視皆无伏兵所以長驅而來知人事必濟中我軍方
未氣勢方銳若不乘機進擊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敬瑭嘆
伏引兵圍晉安寨契丹就晉安之南置寨長百餘里厚五十里軍
中多義兵素及吠犬外人跣步不能進敬達士卒獨有五万人
馬尚有一万余正兩營契丹大軍營壘為之破膽使入朝告急

唐主大懼遂行遂起軍屯駐河陽遣天雄節度使范延光龍
節度使趙德鈞羅州節度使潘承恩等帥所部兵救晉安下詔
詔曰朕藉祖宗之靈蒙承天心賊臣石敬瑭遇特威之親
義致契丹大軍入寇摧殘我邊鄙害我生靈朕將帥諸路
兵馬親臨各示臣民各一乃心力弘濟小子于多選則予
汝多士有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是時羅王重美諫曰陛下且疾未平未可遽步臥臨知矢石臣
重美稚弱代陛下北行唐主心下正怕北征所得羅王重美
張延朗劉延皓等從吏唐主親征唐主不得已獨洛陽盧文舉曰
河南國家之根本胡兵倏然而來忽然而往不能久留晉安長置
甚固況有二路援兵兼應計元離破之其間河陽天下津要之
且乞車駕留此鎮撫南北姑遠近臣等戰戰兢兢未解然後進師
亦未為晚唐主曰臣等誰可北行有卿等但言之張延朗曰
和凝等曰趙延壽曰少時趙延壽曰臣等誰可北行有卿等但言之
會之必能集事人便趙延壽曰臣等誰可北行有卿等但言之

則久以晉安為憂出黃榜募有奇謀者上條具請行在所
事聞待采用陞擢官賞明日有知唐主所處者能告之者
事聞奏百官班定班而進唐主曰朕不為道

臣龍敏奏聞 皇帝陛下臣等聞陛下出師以來德光領圍入寇內固
空虛為今之計莫若精其直且臣等不贊舉微契州王天雄
盧龍兩鎮分兵護送自幽州取道自趙州轉朝廷明之露機
宣布中外其州主必及兩軍元元戰父出市於晉安俟其回
軍還意將士帥精銳之兵激發之此亦晉安之上策也
事勢危急至此不可捐選以拯溺也惟 陛下留神吏部侍
郎臣龍敏表

唐主覽龍敏所奏心中豁然大喜批政大云爭持議論恐其无成
沮滯百端不從所請唐主曰夕暮還它元計謀惟爾欲悲敵而
群臣有勸唐主北行者唐主曰卿等說石敬瑭之事听得使咱母心
膽陷連唐主一日謂大臣曰契丹之國不解敬瑭之難未除咱
卿等宜喚集僧道就寺觀作些好事以回天意召僧奏曰為今之

計法簡便莫如退却為此不切之務豈不貽笑遠近乎
唐文紀初平鳳言曰此種孫之法也然豈不見觀音經有云
若回乃山刀尋段斷北斗經有一家有北斗經兵誰求不起
心欲好事以回天心未為失計云云既回然後替民為軍然力以
拒契丹則百姓各自以保護生聚之心人自為戰契丹金強不足
畏也唐主曰文紀之言忠矣乃酌酒以賞之即出文後喚集于
觀德道日夕鳴鐘擊鼓焚香誦經祝禱兵禍唐主親自臨拜
又出榜募民兵榜文道

大皇帝親征契丹收勅敬瑄叛賊大軍已次懷州廷臣奏
請乞募民兵籍民馬以為義軍應前防禦勾當奏為欽奉
聖旨大括天下將吏及百姓每戶馬的及收買民馬
戶出壯丁一人自備糧食器仗要徵義軍就數山等處
的大戶及要目自備糧餉限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

延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壯丁五千八百八十一人

延光軍下調發十一月唐主使
狐去陣勢到後就部曲怎知

亂圍取中原却就為軍夜土門收復

時范延光受詔將帶重馬由屯遼州德鈞

光矩得德鈞已有又心奏太子初孫道規將軍已入

行數百里去德鈞合兵德鈞急要併丁范延光的一軍退而不

進被延光恚地奏過唐主不允所請却統其云西陽去趙延壽合

兵投北去在那團柏合口下營已經月余按兵不動契丹主在柳

林下營其難老弱的軍皆在虎北口然到日晚各結束行裝

待作遁走之計趙德鈞欲借契丹勢援圍取中國篡奪唐主帝位

德鈞又蓄反心未敢發露更奏唐主主要為那孩兒趙延壽求成

德節度使唐主見他表奏將謂是趙德鈞已破契丹奏捷喜見願

色及見他奏請却只是為兒子求銀錢乃大怒曰趙德鈞統諸路

兵馬防禦契丹去已多時做得甚麼功勞便為兒子求討即度使

的名分若他每父子能却契丹便要建侯我位咱亦甘心若只玩

近數君嘉恐大勢不能自立如彼者防慮不密大主元臣俱受其
得印使又怎生自活德鈞因此懷嫉密遣兒子延福帶持黃金三
百兩段五百疋前去賂契丹德興統是偏軍札敦契丹王接了金
帛問道元帥有甚言語趙延福道孩兒說這話大人說傳示契
丹皇帝道大軍遠來跋涉風沙不易今奉王出奔澤州稱道親征
其實回避大國兵馬也大人見據重兵去大國立馬對面問去皇
帝肯立大人做有皇帝為中原之主大人便將部下軍兵南平洛
陽與契丹約做兄弟之國把那河東與澤州都歸自管若如此則兩
下休兵免使生靈荼毒顧不聽然契丹王所得這說道您且安心
待咱思討則个契丹王自悔誤入彀中遂遣使來請李士葉此
馬尚強又有范延光將兵屯澤州自以此請契丹出兵邀其移
而奪之莫若多得些些人馬一則
多得金帛子女之類
使李士葉來使
李士葉此
李士葉此

趙延福之兵皆是平賊賊
得皇帝不可信趙延福
山之天功乎若使晉陽石郎
歲時修貢如子事父又豈
盟誓其家所就受知事特
傾國手救敵之急四海之
的誤間遇交前約便大義
於張前涕泣奉表請契丹
咱每已許石郎救星言已
您為咱傳不達不即也其
後把一兩騎馬他做主如
丹王一日石敬瑭曰吾三
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
塘跪謝曰孩兒每不能了
雲扶侍大皇帝後若金帛
明宗的恩義自立為帝人
謂我何遂謝

潞王未返懷州駕

无柰天心屬晉陽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卷上



新編五代晉史評話卷下

詩曰

細閱青編論是非

石郎幸事不知幾

一朝反壁五遺孽

契丹妖狐假虎威

晉主即位處置已定欲從契丹主引兵南下晉主謂契丹主曰河
東形勝之地須留一子守自契丹主曰你出諸子來我自擇一人
晉主的兒輩儒早張有一子名做重貴晉主養以為己子形兒狀
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為書曰此大目者可也乃命重貴做北京
留守晉主去契丹主諸軍進也圍柏田地使契丹將高謨翰做先
鋒唐軍迎戰趙德鈞和趙正壽先逃走了唐軍不戰自潰殺死萬
余人劉延朗走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殺了張敬達
降附契丹朝臣趙鼎不知所向唐主召李崧議事薛文遇不知事
由亦到行朝唐主大怒李崧私謁文遇足令他出去唐主曰我見
此等頭口使咱內顧幾欲抽刀刺殺之亦不足以泄我這憤怒也

然无敢犯令追擊之從玳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記延光聚
延光將作亂聚難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乃資用
饒之始延光反形已露大梁去魏不過十驛田地彼若有變
軍尋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汴州
福二年七月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將三人
奉進二人隸符彥饒奉進將三人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詣彥饒
軍謝過彥饒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天害主之礼奉進謝曰軍
士犯法何分彼我二已謝公二怒不已心不要去范延光同反
拂衣而起彥饒命甲士擒奉進殺之那時奉國左相指揮使馬
帥部兵欲從彥饒叛亂有那右廂指揮使盧懷賓帥部兵出
聲謂乃曰符公擅殺白公必去魏城通謀此去有官才二百里
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白求放我軍今日當共擒符彥饒送
子立大功軍士命者皆聽命焉乃不日已執符彥饒送大
梁斬之揚光帝下詔曰符彥饒反朕命者皆聽命焉乃不日
天子怎見你

主是教喻做反賊也相
將主以堂官重立知遠
有雪卒盜人銀分一僕被擒知遠
將去推轉了未左右曰知遠曰吾誅其情犯
今必誅不計其直至一勞亦不怨之也竟出斬之眾皆服
二月契丹主還國改元會同因号大遼公卿百官皆倣中國之制
仍參用中國人授趙延壽倣樞密使天福三年二月大赦天下張
允上疏駁論

右散騎常侍臣張允切謂帝王遇天災多肆赦有謂之修德
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徇冤二氣并腥乃所
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願陛下謹之慎之无輕放赦則下无
恃之心適足為省刑之一端也
唐主賈大下詔復之七月作受命之宝以受天明命惟德允
昌為文八月晉主上尊号於契丹主及述律太后差左僕射馮道
刘昫兩人微服入契丹使奉表称臣表文曰

多則饋運无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備之
士疲於奔走鎮定之地不復清民今天下相安然民困弊靜
而寸之無恨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与国家恩義非輕信誓
其若無无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便兒之憂患慮重方一不克
大事去矣設者以歲輸餉帛謂之北貢有所卑遜謂之屈辱
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竭其害甚焉武臣功臣過求如
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教士戰戰以息民俟因天內
民有余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必成矣況都富強国家諸
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 陛下累加恩幸以杜多謀時
謹言伏取 勅旨 天禧五年六月日奉 皇帝聖旨
是時劉知遠為 晉主 開宋以正在東京亦勸晉主不
晉主猶豫不決今見 晉主如醉夢中然醒也晉主召
知遠曰安重榮敢害朝廷思有以制之北京
知遠遂行八月

晉主至鄴都

詔曰吾因契丹得天下尔因吾致 貴吾尚不敢忘契丹之
德尔乃忘之邪今吾以天下臣之 欲以一鎮拒之不亦難
乎宜審思之毋取後悔

重榮得詔愈怒遣使召南中諸將使從進有反謀密地遣
使之通謂 知遠十月刻 知遠親將郭威貴詔招誘吐谷
渾酋長白承福從使之 安重榮未歸朝廷威謂知遠曰
是嗜安鐵胡止以飽誘賜之今欲其來朝必重賂乃可致耳知遠
出府庫金一百兩鐵二百斤使威賁以賂之

詔曰大晉皇帝詔諭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等朝廷已割尔曹
歸尔尔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
為天下所弃朝又敗尔尔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
无後悔无及矣

白承福得詔大惧帥眾未歸知遠二二 処之於大原嵐石之間表
聞於朝使白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承福精騎以隸知遠麾下

契丹之亦叛安重榮歸晉重榮之謀稍沮初晉主高潁州時
分和契丹曰車駕已行安重榮必反請密留空名宣勅十數通付
留守鄭王重貴萬一有變則書填諸將名目遣擊之十一月安重
榮進兵反鄭王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恩等伐之安重榮亦
得安重榮進反叛召集境內亂民數萬南向鄴都託言入朝晉主聞
之以社重威為招討使在定城西南與重榮戰重榮敗走還城自
守晉主遣及東餓死者二万余人天福七年正月鎮州牙將范
郭水門道管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晉主為
安重榮自送契丹卑辭遜謝契丹因晉主招吐谷渾遣使求議
晉主憂憤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知子重睿出拜道又令
者抱重睿納道懷中欲使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道為侍衛馬少
都虞候召道為說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
口齊王重貴於前即皇帝位初晉主有疾亟召劉知遠入朝欲
托以攝政事晉主命不遂後召由道知遠遂舉兵
二月高行周圍安重榮於定城高行周與王清與指揮使劉訓帥眾攻

契丹則安重榮進奉表稱臣契丹主告哀景延廣曰契丹主
遣使命契丹主告哀景延廣曰契丹主
太過李松力爭之曰陛下如此他日必為所敗契丹主
无及矣延廣固爭馮道持兩可之說晉主卒從之契丹主
稱臣而稱孫契丹主大怒遣使命書契丹主不從契丹主
語激之契丹主遣使趙延壽請於契丹契丹主為帝優禮
契丹主與契丹主八月晉王所得延壽自契丹遣使與契
丹往來問遺无虛月初河陽牙將高行周從契丹之契丹主使
喬榮做回圖使往來販易晉就大梁置邸居之九月景延廣說晉
主曰契丹之使在晉販易者皆殺之將回圖使喬榮囚之於獄拘
收其寶貨一時在朝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赦喬榮慰諭而
歸契丹榮臨行入拜景延廣曰大言曰爾歸告汝主先帝為北
朝所立故奉表稱臣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屈身於北朝者正以
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可也乃无稱臣之理翁怒則未
戰孫有十萬橫豈可以相待翁若輕率萬一為孫所敗取笑天

三万攻掠契丹境内契丹佯弃元城而去却就古陂立城田址多
設馬軍藏伏以俟晉軍未追合兵掩殺晉軍因霖雨不止更不追
擊契丹人馬飢疲延壽謂晉主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
不敢前不如就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橋則大事成矣三月朔
日契丹主自將十余万衆屯於瀘州城北馬行周跳馬出戰自午
至哺彼此各有勝敗契丹主自將精兵當中軍而未晉主亦自將
精兵出陣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責讓楊光遠曰您道晉兵
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自以精騎左右翼陣晉兵按甲不動乃弩
齊發飛箭如雨契丹稍退却昏黃時分全軍引去晉籍鄉兵每
七户共出兵器資一夫号曰武定軍四月晉主命高行周留鎮瀘
州遂歸大梁朝廷因契丹入寇国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
道括率民財使者請曰民不從命則將若何晉主曰朕封劍授汝
不用命者先斬而後奏以此吏吏皆鎖械刀杖入民家督取急如
星火求死无地百姓皆言不暇生八月桑維翰前秉朝政以
知遠急行營都統楊光遠為都統使自帥十三即度使以脩契丹十

二月李守貞圍青州城守臣張勳守大梁也時援兵不至楊光
遠遙望契丹田地稽首拜曰皇帝遣使召我而援兵不至楊光
光遠降與保全家族光遠曰此從契丹出也守貞之將曰楊光
誰保无族滅之誅守承勳怒歸怨於判官丘濬勳光遠之將將立
濬斬了送其首級於守貞守貞軍前縱火大譟劫其父光遠出私
第上表待罪開城受守貞軍四州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守貞所
命難於黜諫命守貞以便其從事守貞乃遣人拉殺楊光遠諫利
病死投其子承勳為汝州防禦使十二月契丹復大率入寇趙延
壽為向导引兵先至邢州晉主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
馬全節護国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礼
屯鄴都契丹主以太兵继至建牙於元氏開運二年正月晉主詔
趙在礼還兵屯瀘州馬全節還屯鄴都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
廣守胡梁渡契丹寇邢州洛州磁州殺掠殆尽入鄴都境張從恩
馬全節安審琦悉以部兵陳於相州安陽水南岸望見其首領
州刺史慕容彦超將数千騎前覘契丹動息至鄴都与契丹数万

和遇皇甫遇慕容彦超等山戰且却行至桐林店契丹大軍皆至
一將私自謀曰咱輩今去死无所矣乃止駐布一个負陣自千金
不力戰百余合殺傷甚衆皇甫遇馬戰死步戰數合其僕杜知
下馬以所乘之馬与遇騎坐戰稍定回顧知敏已為契丹擒
曰知敏義士救人於急不可弃也与慕容彦超馬突之勢
取知敏以歸俄而契丹再出新兵來一將曰吾傷勢不可
當效死以報國耳日已向暮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等在安陽營
怪皇甫遇等覘兵不歸審琦自將所部馬軍一千余人救援從恩
曰虜衆猥至尽吾軍恐不足以當之公輕身而往徒餒肉虎口可
審琦曰成敗天也万一不濟當共死王事設使虜不南來坐失望
甫太師咱每何面可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引去遇与彦超
等乃得還有契丹軍來降者謂馬全節曰契丹兵馬不多宜乘其
散歸部落大率往襲幽州可以大獲晉王徵兵諸道下詔親引
口為大梁契丹遣羸弱之卒數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沈斌
之契丹帥精騎奪其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

在城上延壽為其子陳前招誘沈斌斌曰契丹大國傾國而來
使君會事之時早來歸降乃一不降城陷
登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大羊之醢以死父母之邦不
自愧耻反有驕色何也沈斌馬折矢尽終為國家效死耳肯效侍
中所為耶明日城陷斌自刎死三月杜威等帥諸軍會于定州進
攻契丹復泰州獲契丹兵二千入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
還至虜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万余騎來之當至杜
威要權退至陽城契丹兵大至晉軍与之決戰契丹稍退却踰白
溝而去晉軍見契丹已退旋欲結陣契丹軍馬如山四邊圍合諸
軍力戰拒之人馬飢乏行至地名白團衛村各埋鹿角為行寨契
丹引軍圍之數重又出奇兵出寨後斷絕晉軍糧道晉軍營中
并輒崩人馬俱渴忽大風從東北起至曙風轉其勢甚急契丹主坐奚車
中命鐵錮軍士下馬拔晉軍鹿角突入寨奮短兵与晉軍合戰又順
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諸招討使何不出戰
杜威曰僕國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

多少惟力聞者取勝此風乃天之所以助我也若侯風止我軍見契丹之盛必套其氣吾屬為所虜耳即厲聲大呼曰諸軍齊力擊賊謂杜威曰今公善守禦守貞帥中軍死戰馬軍排陣使張彥澤亦欲俟風回與戰右順副使藥元福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侯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乘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提陣使符彥卿曰就使束手就禽莫若捐軀殉國乃去彥澤元福皇甫遇率帥精騎出西門迎戰諸將接踵而至契丹稍退却風勢轉盛日晝昏晦如夜彥卿等擁万余人橫擊契丹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山崩守貞下令喚步軍尽拔去鹿角出陣馬步軍並進趕散二十余里契丹部下鐵鷄軍既已下馬不能復上馬委弃馬疋器械散地契丹主東自奚車急走十余里追兵急奔得素疏一疋騎之以走諸將請乘勝急追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耳更窮追之耶李守貞曰今已得渴暴得水足弱以自賊不如且退於是收軍退保延州契丹主大敗而去

晉主將祖朝忽有夢見一老狐拱坐于上意下不樂與眾前將鹿角矢矢大如鴨分射中老狐約黃衣被一十兩數箭發老狐逐一將箭鏢了回射一箭射晉主衣袂被打捫司牽得鹿大至狐且涂之退走旁若無人是日晉主為之罷朝次日有奏稱執効之奏狐升御座不祥之兆契丹以不得志而去歸國并卒其謀必不可測莫若卑辭下禮遣使通和庶兩國休兵生靈免塗炭之禍惟陛下留意晉主曰朕終夜不寐亦思及此所奏如喚醒迷塗然決意與大臣議遣使者得兩下休和安遂息民皆知之力也 桑維翰令李士院草表表文曰晉國皇帝孫石重貴謹遣使馮子金齎表一通上奏契丹大國祖皇帝陛下晉之得國實荷 大朝福祿得至今日往者姦臣趙德鈞父子構結姦謀睽間大國使 祖皇帝親帥大軍問罪小國連年兵燹生靈肝膽塗地 祖皇帝知之必垂哀憫今遣使表表 大朝請修 先皇帝舊年和好使兩國休兵息民誓修姪孫事 祖之禮不敢廢慢皇天后

土實聞此言少論此盟 先皇帝在天之靈必不怒也伏惟
勅旨晉國皇帝表

契丹主得表躍坐怒罵馮子金謂晉朝有盟却得迷律太后謂契
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契丹主曰不可太后曰您何故欲為
漢主契丹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您今便得漢地亦不
為君主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禁下曰漢兒怎得一餉安
眠自古但聞漢和番不聞番和漢漢是果能用卑辭下礼我亦何惜
与和契丹主宴待馮子金詔曰您傳示大晉皇帝道咱可恰見石
郎小心不欲絕他宗祀通和之請怎不可從但得景延廣桑維翰
公来面訂盟約仍害其定兩道謀我則可和矣使者歸致命告
契丹主語有忿怒料其无和意遂不遣景桑二公北行初高
祖與胡僧名彌羅的来与晉高祖敬瑄約曰勃海我婚
与契丹所屬請与朝廷共擊之高祖与契丹和好甚
不报及晉主即位機囉復来言高麗國主之意
契丹東遂以分其兵勢會建死其子名

傳上表告哀十一月晉主以武為高麗王張通事舍人郭仁遇奉
使約高麗共擊契丹仁遇便回其言高麗之兵弱機囉之言
誕說謊的言語也不可信從開建三年四月王令溫代替馮暉守
靈州不存其元胡走胡怨叛党項羌酋長拓跋彦超与石存也厮
殺三族共率兵攻靈州由是党項之部族亦偪散矣定州管下西
北有狼山其土人就山上築堡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名孫深
意的在堡上住坐以妖術惑眾遠近信奉之甚謹中山人孫方簡
与其弟孫行友自称是深意的姪孫表事其謹深意既死方簡嗣
行其術称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徒日多會晋与契丹绝好北边
寇盜充斥方簡兄弟因帥鄉里豪健挾寺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
眾邀擊獲其輜重器械士人多挈家小往依之遂相聚為盜乃歸
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少
不副所求乃率寨降附契丹為之向導入寇那时河北大饑民之
餓死者以万数天雄軍將刘延翰由為於送方簡挾延翰献於契
丹延翰逃歸言孫方簡欲棄中国凶饑引契丹入寇請晋朝早為

之備六月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李守貞為都部署將兵禦之是時守方難方用事度從李守貞與恨之適有山出川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李松信之命杜威致書與延壽許賂以厚利延壽復書乞發大軍應接許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人詣延壽與為期約契丹主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索壽監軍王亦書請索城內附詔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亦願為內應契丹主已歸牙帳索地遠阻水不能救也王亦與杜威要索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松以為信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劉延祚王將北征以杜威為都招討使以守貞為副趙瑩私告馮玉曰杜公因威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快豈可復以兵推假之若必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晉主不從十月下勅榜云榜曰大晉軍發大軍往平賊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燕薊湯平塞此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即度使賞錢萬緡絹不足銀万兩

十月六月續兩是未也軍行又

州夾漈沁河下營契丹恐晉軍追之乃行兵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相州咫尺煙火相報多必一服木置水中積薪布土於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守火備耶及募壯士斫虜營而入内外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喜曰李刺史一言是也獨杜威謂此策不可用杜威謂李穀曰差矣您去督辦懷滑州軍糧好生辦事殺領命而去被契丹大軍當晉之前密地盡其將蕭翰引百余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蕭翰捉獲晉民之樵采的及百姓每皆被他用墨點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使歸運糧民丁在路遇之皆奔車驚潰十二月李穀自書密表奏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請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衝突開封府尹桑維翰見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而陳守備之策那時晉主方在死中調鷹鷂不得見又請執政言之執政互爭可否維翰退謂親眷曰

晉氏不血食矣。晉王欲帥大軍北征李茂勣。諫曰：「陛下親征，誰
守社稷耶？」金之子不死於盜賊，而愛者重也。願陛下深居內
禁，不可親臨天石之間。晉王乃詔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
廣戍河陽。是時有指揮使王清、杜威言曰：「請以步軍二千人為
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倘得入恒州，則无憂矣。威乃許。王
請王宋彥筠俱進。清與契丹合戰於其北，統契丹佯敗。清與彥筠
趕殺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軍力戰，屢請救於杜威。威竟不遣一
騎助之。清謂其眾曰：「將握兵坐觀，每勝敗，唯困急已甚，更无
一人救援，想有反心。」每但當以死報國耳。至暮力戰，不怠。契丹
又出新軍繼之。清力戰死。殆。由此諸軍畏懼，不敢出戰。
契丹遠之地，將諸軍環遼。晉軍營寨，軍中食盡。杜威與李守貞、宋
彥筠等商議，待欲降附契丹，議論已定。威後使心腹的人詣
契丹牙帳，請事成後，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朝廷許威望素隆，
豈得晉國他每不足為中原主？汝果降附，當以汝為帝。」杜威得
言語，心中大喜。遂遣書獻降表，伏了甲士，却召諸將議事。諸將

聞命，將謂有軍期的。文字商議，皆采折候威乃出降表，示諸將。
各署名。諸將駭愕，听命令。軍士出陳於外，軍士踊躍。威將令
出戰。威親出諭諸軍曰：「今食盡，塗窮，當汝曹共尋生路。因命解
甲倒戈，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杜威其李守貞仍於眾中揚言：主
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已，聞者莫不怨。且切勸契丹主遣趙延
壽、穿赭黃袍至晉降軍，營慰抚士卒。又將赭黃袍令杜威穿，而蓋
契丹先給威為帝。故以此戲弄杜威也。杜威為向導，引契丹主到
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
度使。麻荅為安國節度使。張砺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
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參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
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天下，又將失之。」契丹主曰：「南北參用，所以
為長久計也。」契丹主引兵南下。杜威將所部軍以從。遣張彥澤將
馬軍二千人為先鋒，進取大梁。授通事傳信兒為都監。契丹主又
欲遣皇甫遇先入大梁，遇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晉將，相與敗
既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行至地名平棘，謂從行者曰：「吾不食教。」

日矢何面目復根虜主南下遂自扼其吭而死張彥澤受契丹主
的分付倍道疾馳乘夜度白馬津晉主所得彥澤軍至急忙召李
崧為上李彥韜等入禁中議事欲詔劉知遠發大兵入援次早張
彥澤拔封丘門新門闕而入城中望見晉主在宮中自放火焚劍
迎宮人赴火偶為親軍將薛紹拖住少頃張彥澤傳契丹主去述
律太后書慰抗晉主晉主乃滅火去后妃相向哭泣疾忙召范質
早降表

表云孫男臣石重貴禍至神威運尺天亡今去太后及妻馮
氏率族面縛待罪遣男臣石延煦延宝奉傳國宝出迎
那時張太后亦上表称新婦李氏妾傳佳兒今晉主待罪軍前自
称望父哀怜少寬斧鉞之誅張彥澤引晉主等至契丹主帳前宣
契丹命云欽奉大遼皇帝聖旨令石重貴脫却舊袍穿新素衫拜
受詔命左右皆掩面垂泣忽有使者宣召張彥澤議事彥澤微笑
不應宣契丹主命召桑維翰景延廣維翰行至天街遇李崧駐
馬相語忽有軍吏於馬前持維翰曰請公赴侍衛司維翰知不

公金裝就死何邪事
今日事已至此公有

中後領大鎮授以官誰何為

張彥澤此言何意

張彥澤此言何意

張彥澤此言何意

張彥澤此言何意

張彥澤此言何意

張彥澤此言何意

張彥澤此言何意

張彥澤此言何意

張彥澤此言何意

張彥澤此言何意

張彥澤此言何意

張彥澤此言何意

色彥澤使人取之以侍寢殺桑維翰將帶縛維翰頸上誑契丹曰維翰拍死自縊而死高行周符彥卿皆請契丹降契丹主責曰您記得陽城斬殺時事否彥卿曰臣當時惟知有晉主不知有大國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赦之契丹主賜晉主手詔云大遼皇帝道与石重貴孫勿要煩煩教您有噉飯之所進入傳國的主非真响何得相誑可將真的献来

晉主重貴奏云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国宝不知所在此室先帝所為非相誑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觀迎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遺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用降礼見又詔晉文武群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及並用漢礼遣兵催督河陽捕景延廣契丹主到封丘景延廣馳驛至契丹主詰責之曰致兩國失歡皆您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与延廣對辨延廣初不服榮出片紙書所記語示之乃服罪請死契丹以十事詰責延廣每服一事則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契丹主比鐵之將送之歸國中夜自引至坑而死天福十二年正月初一日百官送晉主重貴於城北百

易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則請其命起復扶慰之晉主重貴与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曰吾入城百姓皆驚走契丹王遣通事諭旨云响亦人也文書休出會常使您每蘇恩响无心南來漢軍引响至此耳至則德門拜而後入日暮復出也於赤岡高動訴張彥澤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喝令兵鎗首彥澤百姓爭投解訟彥澤罪遂遣人押張彥澤与傳住兒赴北市斬了仍命高動監殺彥澤所殺士大夫的子孫皆衰絰執杖号哭詬罵幸杖打之高動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啖其肉而食契丹差軍防護景延廣歸契丹行至陳橋止宿延廣扼吭而死契丹主將晉主石重貴及其家人并徙封禪寺住坐以兵圍守甚嚴下詔封重貴為負義侯徙居黃龍府那时雨雪凍竅太后使人謂封禪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万今日獨无一人扣念耶僧云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密求於守者乃稍得食契丹主是日引兵入宮諸門皆用契丹守衛殺犬懸羊於門謂之厭勝術契丹主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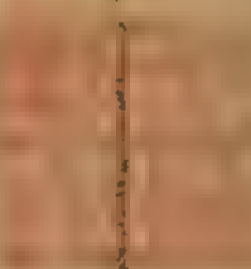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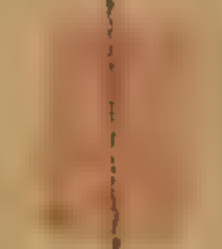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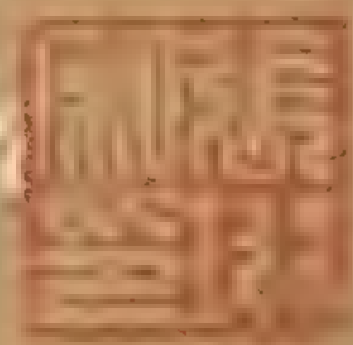
繇省役天下太平矣今去胡服改用中國衣冠宣其松為權密便
馬通為太傅諸藩鎮皆詣契丹降附焉

詩曰

衣到弊財生蟣蝨
向非叛將為歐收
桀犬吠堯甘負主
君看彥澤趙延壽

肉從腐後長虫蛆
安得強胡敢覬覦
失身事虜孫戎奴
國破家亡族亦誅

五代通鑑卷之六



新編五代漢史平話目錄

卷之上

劉知遠本沙陀部屬

劉知遠七歲喪父

母蘇氏告狀改嫁

蘇氏帶劉知遠歷慕容三郎

劉知遠文才

慕容三郎付劉知遠納糧

劉知遠賭輸錢

劉知遠要投軍

劉知遠借宿李長苦座上

李敬儒得異夢

李敬儒收劉知遠養馬

見劉知遠有異相

李敬儒招劉知遠為女婿

知遠被兩舅侮懣

劉知遠去太原投軍

知遠與石敬瑭結為兄弟

石敬瑭為河東節度

劉知遠根石敬瑭往河東

劉知遠勸石敬瑭拔河東

敬瑭稱帝授知遠為平章

劉知遠為北京留守

軍卒報劉承義娘子消息

劉知遠自到孟石村擇妻

知遠莊做打草人

劉知遠見李敬業

知遠趕回行司

知遠坐李長者廳上

知遠責罵兩舅

洪信兄弟得叔父救免

知遠令郭威招誘吐谷渾

知遠按兵不動

遣郭威圖白承福

劉知遠出兵迎奪晉主

知遠見三娘子

知遠統軍到孟石村

喚三娘子拜受夫人宣命

要斬兩舅李洪信洪義

知遠帶取夫人回府

晉主重貴詔知遠伐契丹

郭威勸知遠按守河東

郭威勸知遠乘時進兵

卷之下

劉知遠即皇帝位國號漢

漢主至洛陽

漢主入大梁

漢主親幸澶羅營

命授杜重威為太師

武行德降劉知遠

殺許王從益母子

麻若水等北遁

杜重威降漢

遣臣與後益俱入朝

宣撫道為太師

召郭威入受顧命

郭威秘不發夜

皇子承祐即位

趙思鄴掘城叛

鳳翔王景崇叛

郭威禁長圍圍河中

牙衍破伏虎陣守貞大敗

唐主使李金全救河中

趙暉詔蜀軍誘王景崇

趙暉告急於郭都督

李守貞遣王繼勳襲漢柵

王繼勳帥眾降漢

趙思鄴奉表降漢

郭威歸大梁

漢主命郭威收三鎮

李守貞求援於唐主

趙暉將兵攻鳳翔

蜀遣安思謙救王景崇

郭都督將兵救趙暉

劉知遠退王繼勳

李守貞赴火自焚

郭威使王峻殺趙思鄴

奉請推恩大臣諸藩鎮

王景崇赴火焚死

郭威入朝自訴

澶州軍反

李業謀殺郭威

漢主為亂軍所殺

推戴郭威為帝

新編五代漢史平話目錄

新編五代漢史平話卷上

石郎造晉起兵端

經喜從珂方燭骨

戰爭併契恩何有

蟬蚌相持漁者利

趙齊自心公認

奈何知遠又建

猜忌前時心已寒

好將道眼為傍觀

話說裏石敬瑭為後唐國戚只因為路王伯欽敬發和郭信接契丹卒立為唐自立為晉唐之路王從珂由是口角其常思敬瑭信用刻知遠君倡臣和義同一家至齊王重貴事任已矣實好大發功失歡北虜卒使禍生於所恃刻知遠刻知遠即及忠不負晉高祖的恩義奈齊王猜嫌之心一萌故知遠相攻之意始決擁精銳之兵據形勝之地圍危意而不報何憂齊王自圍齊王齊王與契丹互相吞噬如蟬蚌相持知遠發何隙一卒而取之如漁者坐收蟬蚌之利一般惜乎夫道好還得國之後坐席未溫而

郭威驛晚其間已望漢鼎而為周矣且說知遠姓劉氏其先世沙
陀部歸鄉村人氏後居大原汾州華義縣父名光贊母蘇氏生知
遠初名成保為人嚴重不好言笑而色紫黑目多白睛年方七歲
父光贊早已喪亡家貧首寡先以自贍一日鄰氏為小叔劉光遠
商量咱家貧子幼難以忍飢守志未免尋取媒人替他擇議此事
他人所有成保幼小叔若可收而幸為養他成丁看他的活計
活如何望觀他哥之面皮特為收錄劉光遠其嫂曰咱家
有家產生計難余便收養這成保小的也觀省再之的
緊但是咱亦家貧自有幾個孩兒待哺日求升斗養他成人
朝无飯喫父子兩分兩怎說得這話既是嫂改這人只得教
媒人與婚主訂議娶取成保自隨乃為便常蘇氏曰咱家
人敢為做媒須是叔之為我主明始得劉光遠
成親時何不具狀告官後召媒改嫁我教蘇氏
從光遠的言語具狀往華義縣告官
告狀改嫁人劉阿蘇年壯无病
狀云

為妻已無

正月十二日因

小叔劉光遠同媒人今阿蘇具狀
未敢擅便謹具告乞
長興二年九月初五日劉阿蘇狀

孝義縣知縣見阿蘇詞狀喚集鄰保并劉光遠當堂審問取各人
供指詞因与阿蘇所告相同遂判執照付阿蘇
判後召得劉洪為媒說那卧蘇其妻三郎始事明約已定无過
是有定了下个追陪財禮還取良妻吉日暮客三郎以那阿蘇歸
家与那上下親情眷屬做个建會堂請請賓客歌賦此故樂喧天
建會罷眾送新郎入帳 正是

錦帳于床也新
銷金帳慢同心
交願卷為浮又沉
暮客三郎既得建會堂後其阿蘇挈帶得劉九其的孩兒成保自

隨歸他義父慕容家看養改名做劉知遠年漸長成慕容二郎是
个有田產的人未免請先生在書院教書其舅父知遠讀書經書
爭奈知遠頑劣不遵教誨終日出外閑遊不習武藝使捨使棒喫
酒賭錢无所不作无所不為義父慕容二郎心下不樂一日是二
月八日慶佛生辰时分劉知遠出去遊玩不覺信針筆匠文身左手
刺个仙女右手刺一條槍室青龍慕容二郎一个笑天夜又歸家
去激惱義父慕容二郎將劉知遠趕出門去在後阿蘇思憶孩兒
終日恹恹淚不曾乾真是

慕容家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

慕容二郎見它渾家終日價恹恹元宗未免使人去尋得知遠回
歸那時知遠年登十五了我父一日將分三十貫文令知遠將去
汾州城裏納糧其蘇氏向慕容二郎道休教劉知遠去納糧奈他
有三般病怎生把分付他去得慕容二郎問他有甚底病蘇氏曰
第一病是愛賭錢第二病是愛喫酒第三病是愛賣花這三般病
怎生自得不處將二十貫文與他去便此斷送了他頭顱

經一事者長一智他前時不覺被慕容二郎一頭香得一便
時分了我且把這分去令他納糧試看他如何若是不來
咱待把三五百貫分去他開个解庫換些清閑飯食不來
氏見其夫恁地說了不敢阻當只得教劉知遠交領了分
文去納稅劉知遠交領了分後辭了爺娘高升了家門
來到橋上少歇片時只听得城內擲骰子響聲仔細聽
觀時有五个後生在橋上賭分劉知遠心裏要丟骰合賭分未敢
開口只得挺身向前看觀其間有一个後生向知遠道有分便將
果共賭无分時休得來看知遠听得此語心下欣欣然將那納糧的
三十貫分且把來賭我心下指望把這分做本贏得三五十貫分
將來使用纔方出注擲下便是个輸來眨眼間三十貫分一齊輸
了无分可以出注知遠向五个後生道你每一人將一貫分借我
出注那人道有分可將來賭无分便且罷休知遠心下焦躁向他
道我不賭分且賭个厮打打得我贏便將分去若輸了我却不還

少道罷馬五个郎君共聞之經數合只見五个郎君騰雲而去知
遠意下思忖這是五通菩薩濟會他留下這三十貫必不曾將去
攆東這分奔前去繞經半日又撞見有六个秀才在那灤口二郎
廟下賭博刘知遠又挨身去聽其博不多時聞被那六个秀才
一齊贏了刘知遠輸了三十貫分身時赤條條地正似烏鴉中彈
遊魚失波思量納稅无分滯歎不得无計奈何暮然間听得路上
往來人說道太原路有使命賞犒後唐明宗皇帝聖旨到未開讀
要招募強壯人充軍以備防禦契丹入寇知遠見說人急計生收
拾些果足待往太原府去投軍行到西河縣管下地面正村遙
見日晚桐陰已轉日影將斜望遠浦幾片帆歸時而接數聲角響
知遠未免要尋个店安歇店家為官司同行下緝捉數緡不許停
无行止單身之人誰人肯容受刘知遠宿泊正當皇无指行至前
面見一座庄舍十分齊整知遠將身奔入那莊門只見莊裏朱戶
盈門樓閣早上淡煙籠院宇晚來薄霧籠池塘知遠思忖這個人
家是一个富家的人家待禮拜他莊門上一宿後曉曉上灤口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一打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李敬儒夢見五通菩薩

小人去納粮在卧龍橋上被五个後生要合銀一齊輸了被知
遠打了一頓奪得這分回來又行至河口二郎廟裏又撞着六個
在那獻臺上賭博知遠又將這分去入頭其賭不數換又被那六
个秀才贏了既无分納粮又不敢回家打聽得太原府見奉
招軍遇曉店裏不肯容受車身无行的人宿泊未免投奔使在推
借門上上一宿待曉便去長者見說您一个人形兒堂堂怎不別
尋个生活去投軍做甚麼您不見俗語有云做人莫做軍做鐵莫
做針做了軍時別无活路頭也何不且在此間与我家裏打簍使
喚你還下如何知遠謝仔細觀時知遠文身綉体只得教他去
後槽飼馬知遠將身入馬坊去逐一交點馬馬是割草浸合及時
飼養得一日只是解馬馬叫李長者子其膝杖漸步到馬坊看觀
但見知遠在馬坊上有一條黃蛇從知遠褲內自出自入傍
有一人身自來觀看自一柄黃旗拿將知遠去却李長者歸向他
的馬家道知遠在馬坊上打簍有這般物事在這裏是差是
錯不知是是非非因這事付合向公堂裏訴大發迹分也

招他做女婿同後
院院子王大夫知遠
到骨副能計個人
曰咱是得个太君
快活若還不肯
吉日招知遠登門
門開多喜色
李長者會自内外
知遠入贅即日成
鴛鴦同寢其諸今
盟厚誓難比今
但見百年喜美

當日知遠与三娘子成親之後怎知他三娘子两个奇人各做
李洪信李洪義的終日肚悶背後道咱家得這地无見識將个

妹嫁与一个事馬的駝口教訓弟兄好不羞了面皮只官將妹
他妹夫刘知遠轉眼間過了半年李長者夫妻一兩月間相繼
亡便是那李長者的長孩兒李洪信管着家計和那弟李其義
两个一向僱德刘知遠要娶將他出去三娘子為其佳地生受一
日向和遠道相問位哥心下不喜他在這裏明將必去馬房
出去經商周年半載却歸來觀咱一言也好知遠所行更見其
語便就房下併疊得百十幾外將身出去余知遠是个老成持重
人有公便愛使有酒便愛喫怎生留得外住一日使來不
奔去太原府至德衛下拔軍号做橫衛都白拔軍使到山遠在
武藝過人走馬似逐電追風放箭如流星趕月那知遠
夫腹後謀似張良不兩月間多立了奇功李長者得知遠做
偏將主那銀槍効部軍下不敬聽两个所說李洪信兄弟知
說那三娘子知遠要娶將他出去三娘子為其佳地生受一
義两个要娶將他出去三娘子為其佳地生受一
行父妻李洪信夫妻大計弘其曰前代天子播種有御

還刘知遠知遠接了李洪信兄弟知遠要娶將他出去三娘子為其佳地生受一
義两个要娶將他出去三娘子為其佳地生受一
行父妻李洪信夫妻大計弘其曰前代天子播種有御
後唐長興二年正月朝廷不欲石敬瑭久在河東使劉知遠振南敬
東有樞密院直學士李穀奏言臣前奏過今朝廷欲遣河東帥
非石太尉不可即日宣授石敬瑭河東帥使劉知遠振南敬
瑭一外去到晉陽田地里將軍下事務一切盡量劉知遠當至
閏帝應順元年正月朝廷不欲石敬瑭久在河東使劉知遠振南敬
河東節度使却宣授石敬瑭成德節度使劉知遠振南敬
自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了閏帝倉皇无措下詔召石敬瑭將兵入
朝拒敵潞王三月潞王兵馬到陝關鄉閏帝憂歿不知所向只帶
得馬軍五十人一同奔出懷州至東數里頭遇有石敬瑭統兵入
衛閏帝心中大喜召勸慰問與後之策敬瑭曰臣所得康義誠已
行反叛事勢危急容臣馬二三人將請之却得聞奏敬瑭出外見
懷州刺史王正德其大計弘其曰前代天子播種有御

相待衛府產法物今主上此來僅有五十騎自隨吳是破王即
位後廢了主上駢迫此來亦未可知敬唐回軍中將王弘貴的不
說三沙守榮奔洪進兩個忽洪進與敬唐曰令公為明宗
受寄重責相與其之愛重亦宜用也今天子播遷委計令公董
吳後公乃以此致之不是問賊妻曹云子否洪進曰刀待割
石敬瑭當有後陳輝力救得免守榮格開被陳輝殺死以
進亦自刎死知遠做牙內指揮使直引兵入閔帝行宮將
從行的騎士一齊殺死祇留閔帝一人得不加害石敬瑭更不
見唐主引兵往還洛陽唐主唐王宣授石敬瑭做天
度使敬瑭欲不拜命朝上唐主做西北都部署追召敬瑭
鄆州敬瑭畏懼知遠其謀去就知知遠道哥久在兵
得主卒心今我取勝也而士馬又十分精強若亦兵反叛
所奈何明命於一紙制書日執身於虎口中敬瑭
心下悲慟道這年許的時便我心下悲慟道這年許的時便我
心下悲慟道這年許的時便我心下悲慟道這年許的時便我
心下悲慟道這年許的時便我心下悲慟道這年許的時便我

國赴援八月唐主使張勳討張勳討張勳討張勳討張勳討張勳
馬步軍都指揮使十一月大加兵討張勳討張勳討張勳討張勳
年号做天福元年宣授知知遠做節度使其軍都指揮使
晉王加授知知遠做同平章事其軍都指揮使知知遠知知遠
道咱有佐命的大功重賞起自外戚无甚功勞賜之同制以下
數日杜門不肯拜受晉王怒謂趙瑩曰知遠坐拒制命日落軍糧
今他歸家閑坐趙瑩奏道陛下其在晉陽時兵不滿五千人受虜
兵十万余所攻危在旦夕倘非知知遠心如金石誓死拒守大業
何由可成今以小小過失棄絕功臣天下之人將謂陛下賞輕罰
重无以制伏臣民晉王怒少解還和親親到知知遠居牙宣諭聖旨
促令受命知知遠惶恐就就天福六年晉王南安重榮跋扈宣授知知
遠為北京留守那時知遠的孩兒承義年至十二歲因出外之馬
被軍卒戲笑日宣誓騎馬趕趕快快知知遠的娘在那孟石村
日夕在河頭擔水多少苦辛麼承義未所得財万事都休才所得
後一日也忍過不下婦家泣告父親道孩兒每出外閑之被軍人

笑言道：咱在此快活，怎知娘兒見在孟石村河頭，替水辛苦。不見
告自來，待親身去尋咱娘。探問消息，知遠聞言，只見眼淚汪汪，
泣向承義道：您不須去，您若去，則兩個男兒必用計謀，能害娘。
老爺明日結束行囊，帶領百十人一同去，去探您娘。消息兩日，
便回。那元帥經行，但見驛吏振野騎氣，驚人旌旗，飄九陌紅雲。
甲浸滿，皆秋水，萬了北京，離不得飢殍渴飲，夜宿曉行，不數日到
得孟石村，一十里頭，將一行人從並潛伏一處。知遠自打扮做個
討草人，夫擔着一捆草，盤回那孟石村。李長壽在上去，那兩個男
勇李洪信、李洪義，全不秋米，首知遠，只有那叔。李敬業，新認得
知遠，帶他去厅上坐定，喝令屋裏煮茶。如來古人有詩：訪茶道是
王茶，棋檯香雲白。
出叢自好，若溪畔。
斷送睡魔，萬几席。
不計移，傳上郡。
在太原大，發迹。

萬千罪，罪日久，他已。功名成，遂
夫榮，更貴也。下，相口。知遠，怎不教。李洪信、李洪義，衣服
使知遠穿，了。到，他。上，就。下，情。則。叫。一。聲。知。遠。三。娘。子
夫妻，斷見不齊。李洪信、李洪義，知遠，道：中。知遠，去。為。以。示。出。行。有。何。應
副。饒。馬。用。受。改。日。却。來。相。探。道：罷。罷。起。首。盤。盤。去。第。二。日。只。見。一
陣。軍。馬。在。左。門。外。嘶。哩。少。刻。此。京。中。守。頭。頭。道：人。從。兩。道。道。
看。一。箇。子。來。自。至。李。長。老。方。前。下。馬。行。上。方。上。坐。了。一。箇。子。面。面。守
坐。厅。上。如。何。

天。限。朱。衣。當。砌。畔。幾。多。衛。士。立。階。前。尾。看。微。子。道：通。荆。楚。日
杖。家。持。法。物。左。邊。排。列。无。非。客。將。孔。目。通。不。得。何。人。盡。及
是。欲。級。前。行。推。款。吏。法。司。檢。條。定。法。款。子。記。開。面。枷。詎。不。及
許。多。威。嚴。聖。旨。自。一。堂。押。道。
那。厅。上。坐。的。却。是。李。長。老。教。知。遠。受。了。北京。守。衣。錦。還。鄉。
也。使。左。右。請。將。三。娘。子。出。來。令。其。拜。受。夫。人。宣。

命拜罷就知遠在逃列坐喝令李洪信出城兄
弟跪於階下罵之曰你將我兄弟自來趕將出去投軍又要將水
淹殺了咱的孩兒咱這三娘一是我同胞的兄弟不把半眼顧他
迫令他受死方千一磨難日父為他做監口去河頭挑水他
是不顧恩義的賊喝令左右將第一寺重枷來將李洪信李洪信
枷首待斃子親眷都見了押赴門首斬首來軍前飲酒洩了自
肚積氣當得妻叔李敬業道前跪告知遠疾忙起身走下階來將
叔一扶起請上床歸主位坐定敬業道人是寒微時謀不與人欺
負且如蘇秦夫遇時嫂皆笑之不為下機及佩六國相印時位高
金多親戚皆來報隨蘇秦求富貴夫此周之使而具欲而去又
如牛馬豕家食新薪口常將舊期掛牆上有一書寫其妻高見
買臣忘地日父或去買臣道吾年五十當富貴豈四十七矣待
富貴後報恩因休妻去妻罵曰如公終欲富貴中耳何能
堅要改嫁豈臣不能為姑所具夫太不二其言矣臣知太守
李洪信後夫同治縣道官見之使賊殺之李洪信

兩個自有眼孔識得好人李洪信是道信洪義我兩個凡夫肉
眼怎識好人望南守衛知遠既知了敬業道小人所得叔教誨敢
是貴親一場陰德事知遠既知了敬業道小人所得叔教誨敢
不遵從喝令階下排軍將洪信洪義兩個跌了枷引上階來為他
把一個盡與他退鷲別又記得舊日李洪信未發財曾出外牧
馬喫首報恩寺田禾稼被寺僧拿去害了一十下知遠回孟石
村後此僧不勝恐懼心遂乃遣人喚這僧來命之坐以好語慰安
之道是大丈夫以德報怨小人以怨報怨您可安心咱前日的手
如風休冰解休要疑恨衆心服知遠之器量過人知遠在孟石村
住得半月十日帶取李夫人一同回北京南守衛去也十月知遠
遣親將郭威貢詔旨誘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他舍棄安重榮
來歸朝廷您好生小心勾當事濟有實感曰屬下利是暗安鐵胡
當來我將袍袴賜之得他歸服今若稍重賂以誘之可立致其來
耳知遠令郭威將帶黃金玉帶等自隨往吐谷渾白承福歛諭拍
云朝廷已割您這田地歸屬契丹您令自安部路今若何故而不

助安重榮反叛耶祗恐重榮喪亡恁部屬无所歸附悔无及矣承
福遣使帥衆同郭威來歸降刘知遠知遠表白承福做大同節度
使六月晋王石敬瑭疾亟召刘知遠入朝欲使輔政東立嗣君
是時晋王重貴自立為帝竟寢其命不遣知遠在後得知由是心
懷怨望天福八年九月景延廣批契丹回圖使喬瑩因放瑩歸国
乃大言曰尔歸語其主孫有十万橫磨劍勢怒則來戰万一蹉跌
取笑天下知遠那时做河東節度使所得這言語遂知延廣以大
言召寇但不敢盡言之而增募軍士置十余軍以備契丹衝突
耳開運元年二月契丹渡河晋主自將親征詔刘知遠擊契丹知
遠兵出樂平不進八月宣授刘知遠為行營都統知遠受命晋主
再遣使命督長知遠會兵山東知遠按兵不動晋主疑之謂所
親曰知遠與守太原殊无援朕之為恐有異圖虽受都統之命实
无限制之權凡朝廷大事皆不得預聞知遠亦自知為主上見疎
阻謹慎自守以度日知遠見知遠有憂言謂知遠曰小人見公
憂形于色但以淺陋之見觀之則東之山河險固風俗好義

地多良馬无素則勸民於耕桑則民富矣民富則兵足矣此
王之資也願令公堅守不必移鎮延退在我又何憂乎知遠曰
有此意久矣願品祖之恩不可負耳開運三年八月晋主數召白
承福入朝宴賜甚厚其部落入太原亦多承福知遠无所輕
貸必以法誅之部落往來知朝廷微服又怕知遠敢以私謀詣
故地刘知遠与郭威商議今天下多事置白承福等為謀反覆將有歹心乞朝廷遷移其部落使居內地晋王乃
乃異日腹心之疾不如因事圖之密遣人進表奏朝廷謂白承
福等為謀反覆將有歹心乞朝廷遷移其部落使居內地晋王乃
遣使命賁詔將吐谷渾部落分隸諸州知遠乘其不備遣郭威招
誘白承福入居太原城中以謀叛坐之併其部屬四百余口尽殺
之不出一人吐谷渾之黨遂弱初晋主忌知遠位望已隆乃遣
為北平王使為北面行營都統知遠愈增募軍士兼得吐谷渾
畜愈富強馬步軍各有五万余人晋主与契丹結怨知遠心知
晋室危亡忌景延廣用事更无一言論諫契丹率大兵深入知遠
心知晋主顛沛嫌晋主忌刻不遣一兵救援至晋主重貴被契丹

況以此歸乃分兵戍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於契丹表云
河東即受使北面行營都統進封北平王臣劉知遠謹頓首
上表于 大遼皇帝陛下臣僞位晉朝位兼卿相主有昏德
而不能達窮遠之諫國有兵難而不敢遣勤王之師實以
皇帝陛下自天生德无地不臣今以亡國之俘臣願存前晉
之宗社冒死謹言庶冀待罪伏候聖旨

契丹主覽知遠所進表了道是劉知遠親望不至既不属南朝又
不事北朝意將何所屬耶乃手詔褒美

詔云卿卿所奏備見忠懷今賜劉知遠未出揚德先朝元老
賜示朕尊賢之意此後進表宜加兕字於劉知遠姓名之上
勉守太原朕將畀尔之嘉命

王峻捧詔回歸具道契丹主的意思孔目官竊感向知遠道虜之
恨公深矣但王峻言契丹貪殘太失人心豈得天下豈能久有故
士中國須索中國人為主且待明而動可也知遠曰公之謀吾
豈能合可謂英雄所見相同也

知遠曰必可得志矣遂入見契丹主曰卿乃晉朝舊臣今契丹新創
豈不有他愛怎可與卿交契丹主曰卿乃晉朝舊臣今契丹新創
所欲必將北歸況春寒已過契丹主曰卿乃晉朝舊臣今契丹新創
收方全之功也河東將伏聞卿乃晉朝舊臣今契丹新創
之士以取中國知遠曰臣嘗言北平王臣劉知遠謹頓首
義何邪知遠曰臣嘗言北平王臣劉知遠謹頓首
晉陽命抗漢使史弘肇告報諸將皆曰劉知遠乃晉朝舊臣今契丹新創
无主今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且報載北平王臣劉知遠謹頓首
師未戰爭乃敢知遠感此之曰當努力且報載北平王臣劉知遠謹頓首
振當且建功業然獲侯天所命一幸何知知遠曰此命天意非止又謀
之孔目官竊感向知遠道虜之恨公深矣但王峻言契丹貪殘太失人心豈得天下豈能久有故
王不棄此時應天順人則人心一夫志不反受其害請大王馳恩
之知遠曰寡人迫脅乃即皇帝位且言未忍改晉國之名又聞知遠
年号不佳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謂道有為契丹主奉表稱臣於契丹
截日意能善王知遠自將精兵果迎出塞至雲陽所待已為契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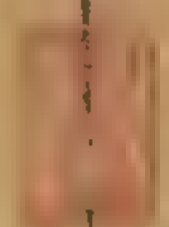
乃自其天運而還

詩曰

晉君待後天羊季
魏將失羊更不追

追者後天羊季也
魏將失羊不追聞

新編五代漢史平話卷上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目錄

卷之上

郭威家出業農

常氏為巨蛇纏繞有妖

郭威生下有肉珠

常氏喪夫後投常武安

郭威死顧驢兒

潞州刺郭威在兒處斷

郭威殺死賣劍人

郭威逃歸邢州

相士謂郭威他日大貴

此亦長者記郭威為女婿

郭威辭柴氏往潞州際親

郭威往澤州應募

郭威射死藥豹拔董璋

被董璋爭了功賞

郭威殺死賣酒人

李繼韜放走郭威

郭威在汴京遇劉知遠

劉知遠微招討使

郭威詐降契丹傳王

郭威夜劫傳王寨

郭威為參謀官

郭威誅族白承福

漢主宣郭威為樞密使

漢主疾篤



郭威入受顧命

郭威出征三鎮

郭威歸大梁

契州入寇邊郡

郭榮做貴州刺史

差孟業賈詔殺郭威

漢主為亂兵所殺

劉贊發徐州

郭威請奉漢宗廟

郭威稱帝改國號曰周

劉晏遣劉承鈞使契丹

王峻帥兵御北漢

唐主遣燕敬權救北漢

周主放燕敬權歸唐

慕容彦超投奔死

郭威殺杜重威

郭威收復三叛鎮

隱帝降詔大赦

詔郭待中北鎮河北

李業殺史弘肇

郭威帥兵入朝

遣馮道迎立劉贊

澶州軍逼郭威為帝

太后廢劉贊為湘陰公

劉晏即位晉陽稱北漢

契丹驍王率兵助北漢伐周

慕容元福殺退劉晏

慕容元福生禽燕敬權

慕容彦超叛周

周主率兵出京謁孔廟

皇太子郭榮入朝

封皇太子為晉王

周主召晉王入宮侍疾

晉王即皇帝位

○卷之下

世宗下詔親征

世宗斬獲愛能河徽

北漢主大敗走歸晉陽

北漢劉晏死子承鈞立

張藏英請浚胡盧河

詔毀天下寺院

詔毀銅佛像鑄錢

劉主遣使請和

趙太祖擒皇甫暉

世宗召陳搏入對

收王峻為南州司馬

周主祀南郊

周主死

北漢率兵伐喪

宋太祖殺退北漢軍

趙太祖為數前都虞候

世宗簡練軍實

世宗下詔求言

王朴獻策論濬宇

造僧帳計六萬人

世宗率兵伐蜀

世宗率兵伐唐

唐主遣使請和

唐帥劉仁贍堅守

劉仁贍病為軍將擒降

唐主遣使請和

唐主奉表獻江北四州

世宗殂

皇子宗訓即位

命趙太祖統兵北伐

苗訓知天文

日下有一日黑光相逼

軍次陳橋驛

軍士推戴趙太祖

趙太祖受恭帝禪

趙太祖改國號為宋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目錄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上卷



漢祚相傳僅四春

區區寡位謾勞神

浮榮易若草頭露

大位歸之花項人

五代幾年爭霸業

千村萬落盡灰塵

誰知天意歸真主

夾馬營中王氣新

話說郭威事漢高祖劉知遠此軍府之事無問大小悉以咨問於威高祖升遐將太子承祐分付首郭威輔佐承祐蓋做隱帝的所信外戚李業謊言一朝無故輕殺大臣郭威率兵反叛挾享國四年之漢鼎而遷之周威是為周太祖也且說周太祖姓郭名威乃山東路邢州唐山縣地名堯山人氏其父郭和以農耕為業其母常氏乃河東路潞州黎城縣常武安的妹之自嫁事郭和後丈夫日勤耕稼婦女夜事績織其生活應當官司縣役一日郭和出田頭耕種禾苗常氏將飯食送往田間在中路忽被大風將常

氏吹過隔岸龍隔村為一巨蛇將常氏纏住不多時雷電頓息天
日開明常氏喫這一驚疾忙奔歸堯山便查有娠懷孕一十二个
月生下一个男孩誕時滿屋祥光燦爛香氣氤氲和抱那兒孩
一觀見左邊頭上生一个肉珠大如錢樣珠上有禾穗紋十分明
朗劉和向常氏道這個肉珠作怪珠內有禾莫是田禾之室夫妻
私相告語怕生這男孩後每歲田禾倍熟因命名喚做郭成室豈
料得這孩兒後家中生計蕭條田禾耗損不兩年間郭和身死那
常氏帶取這個孩兒年幼無依未免併賣了家財將劉和營葬了
畢母子两个奔去河東路潞州尋着黎陽縣投奔有常武安家裏
收留同共作活年至七八歲他舅、常武安便令郭成室去看牧
牛畜有那太虫要來傷殘一隻被成室將大索牽解去奪取牛回
來成室歸家說與舅、得知常武安道他年紀雖小却有膽智我
且你改了名喚做郭威你小年有這膽氣他日可无負威之名也
至十一歲武安令郭威去看守廄穀怕有飛禽來喫穀穀時
威去無柰那雀兒成群結隊飛來偷喫穀粟總得東邊出去

又向西逐來喫无計奈何郭威做成竹彈弓一張拾取小石塊子
做彈子待那飛禽來偷穀時分便彎起這弓放取彈子打這禽雀
却不曾彈得雀兒不當不對把那鄰家顧瑞的孩兒顧助兒太陽
穴上打了一彈、到處只見顧助兒倒在地氣絕被那地分捉
將郭威去解赴黎陽縣裏打有官司不得委官親到地頭集鄰
驗視顧助兒屍首除太陽穴一痕致命外餘無痕傷取了郭威招
伏解赴潞州府衙去訴候結斷那潞州刺史坐廳聽郭威管押立
於厅下刺史一觀却是孩兒每打殺了孩兒把筆就解狀上判送
法司擬呈那法司檢擬郭威彈雀誤中顧助兒額上係是誤傷殺
人情理可恕况兼年未成丁難以加刑擬將郭威量情決贖杖二
十配五百里貸死呈奉刺史台判准擬照斷免配外州將額上刺
个雀兒教記取所犯事頭也司吏讀示案卷杖直等、將郭威依
條斷決、訖喚針筆匠就面頰左邊刺个雀兒刺訖當厅踈放郭
威被刺活了歛兒思量白淨面皮、被刺得青了只得索性做个
蓬漢拿取使槍使棒彎弓走馬無不諳諳聞外春秋太公兵法年

是个豪富的人他貪圖相上道郭威他日做天子別作一眼觀他
那崇仁翁有两个孩兒長的名做柴守礼次的名做柴守智每口
与郭威厮趕閑耍郭威是个浪蕩的心性有錢便要便有酒便要
喫時常出外好使性氣与人厮打柴氏向郭威道咱父親累代積
善不喜你恃勇使性打人怕有失手時自投刺憲怎不享受郭威
一日向柴一娘道您且安心在這裏咱娘在潞州舅常武安
家裏自前年買劍殺了那厮走從這裏來一向不知他音耗是怎
生近來該遇赦恩從前罪過官裏都赦了咱便欲過潞州探我娘
娘一番有盤纏可得三五十貫文与我歸來却得厚謝崇仁見他
有這孝心便向爺崇仁翁說知津發郭威離了家門投潞州去
是時後唐天祐二十年正月的事也行經月餘已到潞州常武安
見了舅問有娘信息且知母氏已自喪亡是他常舅帶郭威
去墳頭拜墓了慟哭一場查得常武安嫌郭威在前生事連累
不甚眷顧着他恰遇三月時分有潞州節度使李繼韜來潞州
李繼韜出榜召募敢死勇士備禦

榜曰

潞州節度使司
取潞州今備防至某日如有英傑
勇力之士願當一面願保一城自出奇計共立異議者許赴
軍前應募待出的官賞奏換其合圖不食言故茲榜示諸人
通知
天祐二十年三月 日榜

李繼韜出了這榜無人應募郭威讀罷心中大喜自思忖道咱有
此武藝得與書若不去充軍要作何用即日去州前投了榜應
募郭威一見人喜便署他做裨將統率五百人五月繼韜要統兵
攻取澤州遣郭威自先鋒董璋到澤州城下与裴約會戰二將
交鬥裴約伴敗董璋東勝追殺被裴約伏兵四起將董璋活捉了
那時郭威躍馬手輪双刀突入裴約陣上格開殺傷二十餘人將
董璋擒歸那裴約一直趕來被郭威勒回馬射了一箭裴約中箭
墜馬而死董璋遂取了那澤州却把取城的功勞報与繼韜做
自己功請賞郭威道這功又該屬他部下思量与他厮
不出嘔了一肚憤怒氣沒奈何他是粗漢只得多喫了幾碗酒

酒遠愁悶連添了二三斗酒該酒錢一貫有余身下沒分文解
個佩刀問店家權當酒多候有錢却來取贖店家不肯當與被郭
威扣所執佩刀將酒保及店主兩人殺死了地分捉將郭威解赴
節度使司去李繼韜大怒道你是軍將怎得妄殺平民郭威將救
董璋殺裴約取澤州的事向繼韜詳細說了只為喫董璋爭了功
賞肚悶將佩刀當此酒喫醉後將他殺了繼韜見說且喝令長枷
送獄收問終是惜他勇力不忍壞了他密地喚人放威走郭威
直奔入汴梁單獨一身沒个歸省一日在御街上閑行有陰陽官
賈博古設肆賣卦郭威去个卦肆裏買一个卦專占此身去就費
博古排下了卦子問丈人要作何用要謀甚事郭威道咱到此間
待要去充軍又待要奔歸那州鄉里這卦吉凶怎生願先生明占
賈博古且將卦影來檢了寫着四句詩 那四句詩道个卦的
日个雀兒天上飛
九十九个卦
內有一个路破
大梁城
一見賈博古寫了
中道是咱名喚郭威見他卦

上分
山咱姓名極是靈驗博古道此卦大吉乃乾卦飛龍之
潛回鄉只好在汴梁住坐將來有富貴之分也看詳此
龍亦君象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不為君他日乃是
德之人只可謂是大貴人自此發跡林林總總老夫自從在這
裏設肆賣卦前後不曾占得一課如此緊要功名來過千萬保重
他日無忘老夫之言也道罷郭威心中欣喜丟街上買些酒喫恰
遇平章劉知遠朝回那郭威醉倒路傍被哩道軍卒將藤棒子打
起來攙至知遠馬前知遠見郭威是个健漢喚取根自馬來引
歸私第詢問郭威是箇何人代怎生醉倒路傍郭威從那裏募李
繼韜軍下攻取澤州被董璋占了功賞殺人逃走来到此間逐一
細說与知遠听了向郭威道您有這般智力當此亂离之世不從
事弓力間立自功名取那富貴怎不枉了一生虛擲光陰真是可
惜喚左右將一卮酒賜与壯士飲啖郭威告覆相公一卮酒怎能
醉我若蒙頒賜告覓一斗見賜知遠見郭威是慷慨丈夫喚將二
斗酒仍將熟豚蹄一隻与他按酒郭威就厅下接了酒并豚蹄向

厅前跪謝將到廊下把大、梳傾酒滿、泛了三五梳抽腰間所佩的刀將豚蹄割取大啗啖了劉知遠喚入宅堂裏去問郭威恩只在咱帳前做親將統帥七百人您為頭目即時出了剗付將一部軍馬交郭威管領開運元年晉主自將兵親征駕次澶州微劉知遠做招討使上杜威張彥儼两个各統所部兵馬備禦郭威是時劉知遠帥軍從太原路去契丹遣偉王將兵寇太原路偉王帥精兵五万在忻州秀容縣北下寨旌旗蔽野馬畜如山劉知遠令約會白承福合兵防禦郭威遣告樞密招討相公小人請將精兵三千明日決定破賊請相公憑城看小人用計劫取賊寨知遠謂郭威曰虜兵方來其氣甚銳未可與戰恐不可輕敵郭威曰彼跋涉風沙兼程疾馳而來士馬疲困若不乘此攻擊其營壘已成我軍見其士馬之盛必奪其氣不敢與敵則勝負未可知也何似乘其疲困而擊之可以得志知遠曰然道得是也日未明郭威下令令軍士備辦糧食人持火炬二枚向忻州秀容縣南藏伏了以夜後火卒則各舉炬鼓譟而進恁地分付了郭威勝了不

軍人將也、上、秀容縣北契丹寨上詐、斬了頭、太原、留人、郭威、投奔、个使、般已、原有、有術、搜捕、砍殺、悍、

其時郭威在晉陽參謀推官凡有軍馬文字必使郭威其
八月晉主遣劉知遠做行營都統令將所部兵馬約會山東
共禦之郭威知遠堅守太原無赴援之意晉主疑之每有問
大事皆不答郭威與劉知遠自見位高勢偪頗以為憂一日問
郭威曰晉主遣兵甚急咱每是怎生去就郭威謂知遠曰河東
則晉主有士馬之精強無事則民勤於耕稼以廣軍儲有事
則晉主以武事此有霸王之資也閉關自守又何憂乎
晉開運三年八月白承福部落在太原多務折居民不安生埋
劉知遠憂之一日與郭威謀曰方今天下多事若使吐谷渾白承
福等又居太原此乃腹心之疾不如早除之威曰密表于朝乞遷
之內地分其種落置諸州則可無患晉主得表遣使送其部落分
歸諸州知遠使郭威等誘承福等入城以謀叛承福等合其族
四百人殺之无遺開運四年七月劉知遠即皇帝位國號曰漢
招郭威做樞密使郭威既死魏仁浦奉使契丹還郭威訪問
其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逐一疏陳郭威重信任之是時郭威

主疾大漸召史弘肇郭威等入內漢主病危郭威等曰言被荆棘其
卿等取天下從事戰馬二十餘年仁浦等訣別歸于東祐幼弱
承祐即隱帝後事託在卿等護之迨罷漢主殂于內郭威與
史弘肇謀秘不發喪下詔稱杜重威誘議朝政頗懷反心將重威
并其黨押赴市曹斬之市人爭割重威之肉以啖之河東節度使
劉崇當漢高祖知遠鎮河東時分與郭威爭權有隙至是見威方
總兵柄劉崇憂懼恐郭威報怨與判官鄭珙謀曰主上幼冲政在
權臣咱與郭侍中不叶他日必有變將如之何珙曰晉陽之兵天
下元比况又山川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大老不向
此時善自為計他日受制於人悔之何及崇曰你說得是也即日
罷丁上供征賦收募豪傑籍民丁為兵朝廷詔令多不稟承而反
叛之意將萌矣會河中韓守永與景鳳翔韓勣三鎮反叛漢隱
帝詔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樞密使如故將兵趨河中督三道
軍馬以捕三鎮諸軍皆受郭威節度郭威受命至河中分兵為三

進攻打河守白文珂劉詞兩個就同州進兵常思自潼關進兵郭威自陝州進攻蓋郭威抗養士卒与之同甘其苦小有功的軍賞之敵有傷的親視之軍士無間賢不肖凡有開陳皆溫辭色接之數年不怒不過不責由此得將士心所守必固所攻必克乾祐二年正月郭威所募兵來救鳳翔趙暉戰敗求援於郭威自將精騎五千人赴援未到大散關蜀兵聞風退遁郭威再還河中李守貞果覲郭威之出使王繼勳引精騎千餘人夜襲潼關守人謀劉詞使裨將李穀禦之繼勳戰敗殺獲七百餘人繼勳中矢而逃四月李守貞再出兵攻漢長圍郭威請都監吳虔裕曰所得河中非久食盡來則禦之去則勿追不旬日三鎮之叛悉授首矣魏延朗統兵來劫長圍吳虔裕驛馬告急繼勳合魏延朗已被吳虔裕活捉過來王繼勳帥其眾二千餘人歸郭威軍前投降李守貞見趙延朗王景崇等皆降一降郭威將兵攻拔了河中府外城了李守貞自縊于赴少室山郭威自河中歸為相國師檢校等辭送大梁

陽見西京留守王守貞等皆降郭威自河中歸命白文珂代守忠做西京留守九月郭威至京梁前軍人皆散後陣馬散金輦回到禁城了漢隱帝登生殿集文武官切分立於金階之下群臣進表稱賀三鎮已平郭威至殿下朝拜隱帝勞之曰卿跋涉山川之險衝冒風沙之中建壽決勝使元兇授首三卿悉平非卿之力不及此龍顏大悅便支給金銀絹帛各五千疋兩犒賞諸軍官郭威加侍中樞密大使威奏漢主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饋兵食皆宰相大臣居中若之力臣安敢獨當此賜隱帝編召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至殿下命內府出金帶一條賜郭威王繼勳等一條賜宰相以下九人加授史弘肇中書令齊真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史弘肇又奏曰臣以郭威削平三鎮推功於臣等濫蒙恩賞在外藩鎮未沾恩賜怎不獻章欲望聖慈允臣所奏以前平三鎮大赦天下普賜恩爵使中外之人共沐維新之澤不亦美歟漢主允奏令學士院草詔大赦赦文曰

朕以幼冲入繼大統宵旰以思未幾善治何物強藩誘致鄰
寇蕩搖我邊疆俘殺我人民顧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賴尔二
三股肱實左右朕元極出督諸郡豪傑響應未及期年群兇
授首三鎮底寧除征行軍馬別行犒賞外如諸鎮節度使各
轉三官部下屬官將士各轉兩官所有三鎮百姓之遭干戈
圍守今年合徵田租並行蠲免外余三年免徵一半自九月
初五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殺主大逆
不道不在赦限外其余已結正未結正已竟發未竟發罪无
大小咸赦除之於戲否往來共觀維新之化上作下應永
臻丕乂之風尔多方保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朝廷宣讀赦文了遣奉使星夜趕到各處開讀傳依詔旨施行十
外之民太陰十月邊郡奏報契丹引兵入寇河北朝廷差兵防
禦朝廷公議差委侍中郭威督諸路軍馬出河北拒守乾祐三
年四月漢主謂中丞公隆曰契丹寇河外昨差郭侍中出督諸將防
禦契丹郭威鎮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

專委郭威使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
郭威如故郭逢吉力爭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
曰領樞密則可以攝伏諸將使官行事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
動有牽制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
降制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
見郭威文書立比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
兒名榮的郭威養以爲子至是朝廷署授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
初三日郭威陞赴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
酒至三行郭威謂諸將曰威叨承天眷初守鄴都使諸將一以爲郭威守鄴都使諸將一
備禦契丹治安邊境爲第一義体知河北諸郡頻年兵革凋弊已
甚一意抚摩出與民不聊生今視事之初与諸將約謹斥埃守封
疆廣軍儲繕兵甲諸公責也母得縱軍卒抄掠平民无得放頭口
蹂踐禾稼契丹猝至則內堅壁而外清野量敵後進庶收万全之
功今後成功有賞違令者誅与諸公共守八字斷不渝也諸將所
得郭威言語私相謂曰郭爺教令不可違犯自是契丹畏服不

敵犯邊隱帝自即位以來三鎮既平中外无事除喪所樂靡所不
為十一月有太后的第二子業因求做宣徽使不得却与嬖倖閹
晉卿鼎文進後臣贊郭允明三四个日夕在漢王根前譖毀大臣
楊邠史弘肇郭威等一日同謀激漢王忿怒將大臣楊邠王章史
弘肇王殷等四人尽行誅殺遣使奉官誥業實詔令行營都指揮
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两个郭崇威將王業囚在獄
中將詔示郭威曰吾与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孤孤之
任竭力以衛國家今事勢至此怎敢偷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
首以報天子朕不相累崇威等皆垂泣曰天子勿冲此必左右群
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安朝廷威乃留養子郭榮
鎮守鄴都令郭崇威故先鋒自帥大軍陸續以進漢王恐外有兵
急詔慕容彦超侯益等入衛彦超方會使慕容實詔來到時
即日帥兵就道至汴梁漢王謂彦超曰所得郭威自鄴都文兵以
叛禁中之事煩卿衛護功成之日當以郭威官爵相與彦超
而退侯益亦入朝奏曰臣有一得之愚請鄴都戍兵家屬悉不

京師不若閉城自守出其軍人事業皆以之入思家可不
戰而勝也彦超所得這詔又曰所遣兵皆已殺之矣計耳怎能挫
公遠來銳鋒郭威事行不濟川澤干戈乃過滑州又成節度使宋延
張彦超等諸軍軍馬皆已殺之矣計耳怎能挫公遠來銳鋒郭威
開城迎降或入滑州郭威事行不濟川澤干戈乃過滑州又成節
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保全尔曹功名怎不奉
行前詔吾死且无所恨諸將泣涕言曰公不負國家國家却負公
所以吾黨爭欲効死如報私仇願公前進彼侯益何能為哉監軍
王峻拘於軍中曰咱得郭威處分侯克京城日所請重賞
掠諸軍皆踊躍思奮却說漢王所得郭威軍至河上頗自悔懼
謂實貞固曰昨來事太匆匆如今奈何或至封江人情惶懼慕容
容彦超於漢王根前大言曰臣視其軍猶蟻耳退問郭威其數
及將校姓名始覺其不知所為皆體長嘆曰此亦勅敵未易破也
會郭威頭上患疽且腫軍封江連舉二日而愈頸邊所刺雀兒果
与珠玉未未用及慕容夫人自京感覽境况亦曾記得明命

士說你雀兒啄名款時分必為天子今雀兒所逐了富貴人
千方自愛毋辜咱父親的期望也漢主深听得郭威至至
漢主与慕容彦超師大軍屯七里店与郭威軍對營下寨
重進帥禁軍与侯益會合屯赤岡時彦超軍容甚盛至
而漢來日慕容彦超引輕騎直衝郭威陣上奮擊郭威
騎兵拒之彦超敗走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往
降於北軍侯益等密地走見威投拜威各遣之漢慕容
十餘騎奔歸死州漢主獨与三相及從官十餘人宿於
七里寨回視諸軍皆在郭威麾下矣旦日漢主還宮行
至玄化門有劉錡在門上射箭殺中漢主
回營北至趙村追兵已及疾忙下馬走入百姓家忽為
亂軍所殺郭威帥兵自迎春門入居私第初郭威在魏
時漢主命劉錡往魏為軍將威家屬尽行屠殺劉錡性
忍慘酷公與錡先得名號曰魏夫人與郭榮侍威在鎮
入京城大掠逼夕獲劉錡子洪建囚之於獄次早命諸將
分城四門乃入郭威入哭隱帝迁其梓宮於西宮

後謂曰隱帝不君傾覆社稷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
成不許謂峻曰倉卒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使之遇害
罪亦大矣奈何貶君之位以快私憤乎此吾之所不忍也
郭威帥百官往太后宮起居奏太后曰先帝屢驚請早
立儲君以主社稷太后詰曰河東節度使劉崇忠武節
度使劉信皆高祖弟也武年節度劉贊崇之子高祖養
以子開封府尹劉勳高祖的兒子也其令百官議擇所
立

郭威入見太后請立開封尹劉勳為嗣太后曰勳父忠
肅疾不能起何以臨朝令左右以卧榻昇劉勳以示諸
將諸將言之乃別設所立郭威与峻欲立劉贊為嗣百官
表請太后下詔遣太師馮道詣徐州迎劉贊初威在河
中計三歲時分得朝廷詔書見其數分重國之事皆
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草詔對威曰此人宰相
器也直李士常草制詔威獨吟范質草詔今具儀仗於
倉卒之中討論擇定皆合事宜威稱賞不已翌日郭威
帥百官請太后臨朝垂簾听政郭威奏曰臣等老幼被
劉錡屠殺已尽

告太后殿下將劉銖早正典刑太后曰付卿自行如斷便族其家不足以雪公之恥也郭威奏曰劉銖辱絕我家我又署賊其族怨仇反覆无有窮極乞將劉銖押赴市曹斬新是日市令有其家先行族滅聞者皆謂郭威用心忠厚劉銖尸葬于市軍士憤怒有碎礫其肉以饒大者不兩日間有河北路遺棄告急字報道契丹入寇屠戮內江陷殺饒陽太后遣使慰問郭威所部兵馬連擊除范質做樞密副使且說郭威得太后命命郭威押衙事廷美教練使楊溫鎮守徐州其遣弄趙保林路儀仗皆如王若似制左右山頭方放郭威至滑州留數日遣使慰問郭威所部兵馬連時分相履不肯下拜私相告語曰郭威破京城之日喜與郭威連日劉銖今復立劉氏為天子設難問罪我輩則全郭威無辜無遺矣計將安出恐不早自為謀母待臨期及思得此一也郭威軍行至澶州將欲起高將一拜伏馬前起高曰臣自起來有得說進馬首欲何為耶郭威曰今大將已入國元主自起高將中征戰便立得功勞有誰不為郭威在河中的郭威郭威

顯和侍中幾乎性命不保天子不立之若立劉氏則我士屠陷京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郭威曰臣為之有母曰有叛而已侍中能自保富貴乎將士急忙將馬前黃旗聚眾反郭威身上其擁威立馬山頭高舉即日向南行趨歸汴梁郭威下后殿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抚諭汴梁士民具道力爭迫脅的意仰官民安心生理一如舊制母得妾生驚疑軍至七里店竇貞固告報百官道新天子已到七里店百官以下尽出郊迎拜謁貞固等到七里店上書勸郭威即皇帝位那時劉彥已到宋州王峻王殷两个探听得澶州軍變遣召郭崇威將馬軍士百人前往宋州拒住劉彥休教他入朝崇威到得宋州城下覲見他得人馬來疑必有變開了城門登樓詰問崇威曰公提兵此來有何話說崇威對曰澶州軍變郭威中選小人來此宿衛大王非有他事也劉彥召崇威登城郭威手垂泣曰不幸國家多事先王所信誤罪致宗社傾危今已至此為之奈何崇威曰郭威不負高祖皇帝委寄郭威先王請六王安心是時護聖指揮

今計并判官重為幾不替來侍衛密地向劉資曰明公
瞻奉措敢有反心道路行者皆言郭侍中已稱尊御極而
入不知回輟將及禍矣今之計宜召張令超論以禍福
兵劫取崇威的馬軍掠離陽金帛募士卒投此走歸
京邑朝廷人事從德大暇調兵追我待彼來追則我
殿下宜早圖之資曰郭侍中一心徇國雖背負我詎肯
恩哉猶豫未決去就是晚崇威密說張令超歸朝平明
張令超帥眾歸崇威營議舉皇天慎郭威又遣人超馮
道先歸馮道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太師三十年
舊相故耳今事危急太師何以教寡人道嘿然不對客
資曰汝將何行郭崇威將劉資等移外館資曰將何行
得妄生疑忌馮道曰行郭崇威將劉資等移外館資曰
心人董崇威等自舉數人密地殺了不問自問朝廷
傳太后詔命郭威監軍國事郭威監軍國事郭威監
入許此其人也

其稱帝威初而不受威曰今郭威監軍國事郭威監
元年正月漢太后下詔按監國郭威將實就南郊祭
三級接天地人每級十二梯按十二月增側建大旗
二十四面百官詣郭監國君第扶擁郭威登壇身上
上加紫服西戴冕旒旒皆十二旒告于皇天后土拜
帝位百官三舞蹈山呼皇帝萬歲萬歲萬歲歲定國號
曰周制曰周制曰周制曰周制曰周制曰周制曰周制
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為廣順元年
大赦天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悉得收斗餘稱耗
物悉罷之犯劫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
名決之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
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官宮人
薦享守戶並如故宣赦已畢遍行天下周太祖即
郭威追念史弘肇與後乃召弘肇親吏弘肇入內訪
問弘肇親族宗矩奏言有史弘福的是弘肇弟弘福
尚存弘肇的家財舊是宗矩掌其簿籍知其數因使

使蕭禹厥將契丹五萬人為北漢軍同率伐周北漢三州
夏自將兵二萬與契丹共攻晉州三面置有營寨晝夜攻城
檢使王方敢與相揮使中丞超何徽等分兵堅壁拒守十一月
太祖遣王峻將兵救援晉州詔諸軍皆受王峻節度所便宜從事
得自遣將吏不必奏聞于朝十一月王峻帥軍至陝州逗留
日不進周主所得北漢攻伐晉州甚急乃遣使至陝與王峻
日將兵馬取道澤州路與王峻會合救援晉州乃下詔約以三日
為大梁王峻見使命這意甚速遣使為周太祖言曰晉州城
固契丹一國卒攻不下如崇兵銳才氣不可力爭須老世同
其表耳陛下即位方新藩鎮未能服功不宜輕易一動
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乘虛而入汴則大事去矣周太祖
使者傳示王峻這話默然省悟將手自提其耳言曰頃者
即日下詔罷觀征王峻引兵赴晉州所得晉州之南有个蒙
地極是險峻可畏王峻素知晉州之先心下常怕此州因此
守則難於進攻及到蒙地固見前鋒已過私自責

漢主劉知遠會已之其
了營寨一夕過去王峻兵入晉州請王峻乘契丹之遁
漢兵自汴水而下分自了四分東赴汴口長驅直起不上
北漢兵自汴水而下分自了四分東赴汴口長驅直起不上
將和軍不可汴入元福寺還回契丹兵至晉陽士馬十幾五六北
漢主因這一番挫沮无意進取是十二州之士瘠民貧內兵軍
臣調遣外奉契丹歲幣服役煩重民不聊生諸將解體百姓离心
往來逃歸周境至順二年正月周主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築
大梁城壘五日而工役俱畢是時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起發
民丁為鄉兵入城為戰守之備又多遣群盜分頭出郡境恣行剽
掠周人相率就賊果叛五擒之易之耳救都虞候藥元福統
部將曹景延等討慕容彥超既行周太祖謂

城有... 士靈以疾亡去与范... 曰主上新得天下...
... 行屠戮殊失中外來蘇之望明公胡不出一語諫之全活
... 便是活佛出世也范質与仪俱入行宮見周太祖曰首
... 慕客彦昭一人耳今既投死兗州百姓皆陛下赤子一時迫
於脅從豈所得已聞陛下欲屠其城臣以為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可也音高祖聞魯城恐其不降欲率兵屠城聞范歌之声以為生
人鄒魯之地不忍加害陛下不能為信高之所為耶周太祖感悟
遂赦之且說那范高祖五年十二月与項羽廝殺圍項羽在垓下
田地項羽聞四面皆楚歌乃自嘆曰吾与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
而西今无一人此外戰之罪乃天亡我也自刎而死楚地悉定獨
魯城不下豈不引其圍之欲屠魯城至城下猶聞弦誦之声
其守凡義之固為主死此乃項羽頭以示之魯城乃降
這事諫周主亦道其美其善此詩書義之化不可
之語則是他范質... 曰周太祖幸兗州謁孔子
... 多心... 一日周太祖幸兗州謁孔子

下拜左右止之... 天子乃陪... 受天子之拜周太祖曰
... 孔子百... 帝王之師有國家者敢不敬乎遂拜又幸孔子
墓設拜仍下... 曲阜縣令及主簿九月周太祖下令教汝遂守臣
的... 子孫署曲阜縣令及主簿九月周太祖下令教汝遂守臣
禁止汝民不得入契丹界剽掠殺契丹角冠冀州周之守臣与之
拒敵契丹宵遁十月契丹界分瀋州莫州幽州三州大水三州之
流民入周塞者計四十餘口周太祖下詔令所在官司賑給存恤
之中國之民先被俘虜而得歸者亦不下十餘万平章軍國事李
穀以病臂辭位周太祖遣中使訪李穀私第命指曰卿所掌至重
朕豈得其人代卿任事卿但強起就朕若使事功得就恐以朝礼
為拘穀不得已起視事臂痛尚未能執筆周太祖詔謂三司事務
繁劇許令刻名及押字印用之自五季以來俗尚勇鬪訟无法
太祖乃立訴訟之法教民間凡有訴訟必先經由縣州及觀察使
司如其決不直乃听詣省或訴訟人自不能書牒倩人書的
併書所倩姓名住址防有虛妄証訴之弊若无人可倩听執白

投告有司更爲依口書寫所訴必須切已的事休得被私妄訴違
者以反坐斷之旧制若民間私賣買牛皮凡有牛皮的悉令輸官
償直唐明宗時分支益債之晉天福年間并益亦不支給至後立
法禁斷有犯牛皮一寸的死罪民間日用无得將牛皮用度李穀
向周太祖曰民間所輸牛皮欲從三分中減免二分計田十頃從
止取皮一張余听賣買惟不許賣与外国此令一行公私俱以爲
便十月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殘野雞族多產羊馬彥欽放
搜之以求賂遺野雞族不禁彥欽誅求卒兵反乱事聞于朝乃授
折從阮做靜難軍節度使討之明年野雞族歸降十二月
州民决滄了十餘刀家太祖遣使往二州修塞靜難鎮而
章入朝獻買宴絹一千匹銀五百兩周太祖却之不受
後朝覲无以見慈惠也小銀絹表孝順小心也
初尉繚之曰諸侯朝天子宜有宴禮之礼此在国家然野
支破宜待買此殊失恩臣不察之休也
不許賣与外国此令一行公私俱以爲便
州民决滄了十餘刀家太祖遣使往二州修塞靜難鎮而

以就明州

立設法賣茶以備貢獻朝廷從之請止說前屯田皆在邊
上田地使屯戍軍耕佃唐末中原屯田皆廢其後
召募資產高大人戶輸苗課和稅戶部別置一司總領不屬州
縣或丁多无役或官莊好盜州縣不得請於梁太祖朱溫擊淮南
時分擄掠得牛万余頭悉給農民使自歲輸納牛租在後牛已死
而租額不除民門甚以爲苦周太祖生長田間素知其弊李穀建
議請朝廷將戶部管田務租牛課一項革罷了撥管田的民戶屬
州縣管領田產牛具並賜与免佃的爲永業各修葺屋瓦栽植
桑柘獲地利數倍是年戶部增戶口三万余戶葉韋獻言管田
多有肥饒田土不若鬻賣与民戶可得錢數十萬緡資助国家用
度太祖曰利在於民猶在国也朕取此錢何用得無奪民間生理
乎予以利規我是權重然故智也那權萬紀在太宗時分奏官竟
部中可鑒山冶銀歲取數百万太宗責万紀道天子所少者嘉謀
善政有益於百姓者公不能進賢推善乃以利規我欲比方我
漢之靈帝廢帝耶苻使遠第周太祖却葉載采之請太宗之意也

有葉仁魯者周太祖在位時親吏也微有萊州刺史坐受枉法贓事
法當死太祖遣中使將酒食賜與仁魯謂曰汝自抵國法吾可
無如之何汝之死吾當存抚汝母及尔妻孥休以為憂仁魯感泣
就刑皇子郭榮做鎮寧節度使屢請入朝王峻忌榮英烈每沮止
之恰值王峻行視決河未回郭榮再以為請周主許之又入朝見
有李守貞部下騎將馬全義後榮入朝召見太祖勅全義謂左右
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李守貞部下屢在吾軍汝輩宜效全
義所為也補馬全義為殿前指揮使王峻所得皇子郭榮入朝疾
忙奔歸大梁表請出鎮宣授王峻做平遠節度使峻聞事任
躁一日奏薦穎衍陳觀兩小為相周太祖曰誰謂軍輔不可嘗得
侯更思之須有德望者可當相位公所薦二人德望何如峻罵之
陛下必死項文身為君又何德望之有語雖不遜峻恨周太祖使
人幽峻於別所召馮道等入見道諫之曰王峻驕服太甚欲盡
大臣相用新進諸將皆其腹心一子峻百端間阻無君如此此
豈可久乃賤王峻微賈州司馬馮道意而死三月宣授郭榮為

將其封晉王初太祖在位時親吏也微有萊州刺史坐受枉法贓事
法當死太祖遣中使將酒食賜與仁魯謂曰汝自抵國法吾可
無如之何汝之死吾當存抚汝母及尔妻孥休以為憂仁魯感泣
就刑皇子郭榮做鎮寧節度使屢請入朝王峻忌榮英烈每沮止
之恰值王峻行視決河未回郭榮再以為請周主許之又入朝見
有李守貞部下騎將馬全義後榮入朝召見太祖勅全義謂左右
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李守貞部下屢在吾軍汝輩宜效全
義所為也補馬全義為殿前指揮使王峻所得皇子郭榮入朝疾
忙奔歸大梁表請出鎮宣授王峻做平遠節度使峻聞事任
躁一日奏薦穎衍陳觀兩小為相周太祖曰誰謂軍輔不可嘗得
侯更思之須有德望者可當相位公所薦二人德望何如峻罵之
陛下必死項文身為君又何德望之有語雖不遜峻恨周太祖使
人幽峻於別所召馮道等入見道諫之曰王峻驕服太甚欲盡
大臣相用新進諸將皆其腹心一子峻百端間阻無君如此此
豈可久乃賤王峻微賈州司馬馮道意而死三月宣授郭榮為
將其封晉王初太祖在位時親吏也微有萊州刺史坐受枉法贓事
法當死太祖遣中使將酒食賜與仁魯謂曰汝自抵國法吾可
無如之何汝之死吾當存抚汝母及尔妻孥休以為憂仁魯感泣
就刑皇子郭榮做鎮寧節度使屢請入朝王峻忌榮英烈每沮止
之恰值王峻行視決河未回郭榮再以為請周主許之又入朝見
有李守貞部下騎將馬全義後榮入朝召見太祖勅全義謂左右
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李守貞部下屢在吾軍汝輩宜效全
義所為也補馬全義為殿前指揮使王峻所得皇子郭榮入朝疾
忙奔歸大梁表請出鎮宣授王峻做平遠節度使峻聞事任
躁一日奏薦穎衍陳觀兩小為相周太祖曰誰謂軍輔不可嘗得
侯更思之須有德望者可當相位公所薦二人德望何如峻罵之
陛下必死項文身為君又何德望之有語雖不遜峻恨周太祖使
人幽峻於別所召馮道等入見道諫之曰王峻驕服太甚欲盡
大臣相用新進諸將皆其腹心一子峻百端間阻無君如此此
豈可久乃賤王峻微賈州司馬馮道意而死三月宣授郭榮為

命晉王榮祭禮是夕宿於南郊疾大作幾至不救中夜乃愈適德
元年正月初一日周主祀園丘使晉王榮代拜行礼周太祖僅能
瞻仰致祭而已郊祀畢百官朝賀周太祖宣晉王榮判內外兵馬
事時周太祖患疾群臣少得進見中外怨祖所得晉王典掌兵柄
人心稍安軍士有怨郊賞薄者周太祖召諸將至紫微宮責之曰
朕自即位以來惡不非食專以賂軍為念尔輩怎不知之分乃然
凶徒怨謗惟知怨望朝廷不知已有何功而敢如此肆無忌憚恐
於尔輩不便將皆皇恐謝罪窮究其不逞者戮一二人餘皆乃
息在先周太祖在鄴都日每則整小吏曹翰有才幹可委任及即
位使曹翰事晉王榮、鎮瀘州時分使曹翰領牙將榮入關討
翰從容謂榮曰大王国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在侍養
梁之職奈何猶決事於外耶榮感悟即日入侍禁中周太祖
將謀司細務停止勿奏若有大事則晉王榮進止宣旨行之
晉王榮謂之曰昔吾西征見唐朝十八陵而無一人發掘
此無他事祇是多藏金寶故也我死尔當以秘衣殮我俾以葬

數歲形骸已朽得用石棺葬之工人役皆依例支給廩
錢物毋得私取小民罪無貸近因三千戶兵無役使三千戶
守規勿營繕下官軍人及作石羊石虎石馬石人等物此等
文宜一切革罷惟立一石碑上刻云周天子平生好使約遣多用
紙衣瓦棺嗣天子不復遣使將此碑置陵前告之令改土於此矣
為天下君不是易事也可枉意省言訖而殂晉王榮就殂而
帝位軍國大事雖出宗臨決世宗即晉王榮然猶命於太子柴
氏而後行且訖北伐主划長所得周太祖已殂就內殺圣酒相慶
遣使臣多將金帛賂契丹主借兵伐周契丹主遣政事令高
將帶萬餘騎往晉陽與北伐會合北伐主自將兵三萬人宣白從
做都部署張元徽做先鋒與契丹戰於路州攻打有路州即
李筠與契丹宗諱改名為遺部下將楊令均的統軍迎敵在
上黨縣東下營兩處陣負一箭砲石打不到外一自將軍出陣
是張元徽與周將楊令均兩個廝戰經二千餘合元徽佯敗北走
殺令均不守元徽已發伏兵一力追趕破伏軍四處掩擊令均

編五代周史平話上卷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下卷

卷三

五代都來十二君

世宗英特更仁明

出師命將誰能敵

立法均田非徇名

木刻農夫崇本意

朝服法像便蒼生

皇天倘假數年壽

坐使中原見太平

且說梁唐晉漢周的五代共得五十六年大都有十二代人君其間賢君之可稱者幾何先席嘗說道五代之君周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其餘不足稱者其說周世宗纔登大位之後便遭那北漢主劉崇率兵伐喪何如進道的說則退然自性保守一方待他誘致強虜長驅而來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世宗天性英武聰明銳意求治憤然以親征為第一事是洞然見得大計之所係不區二為兒女曹苟効目前計尔世宗自懷州倍道疾驅不旬月間已到澤州就州之東北隅下了一營壘那北漢主劉崇的軍馬在回平南

田地裏下寨明日周將樊愛能擊漢軍北漢軍退屯陽城世宗前
北漢主遁去下詔趙諸軍休分明夜兼程趕上北漢主劉崇在巴
公原排陣張元徽探陣在巴公原投東一壁楊衮帥樊丹在馬排
陣於巴公原投西一壁衆軍行伍極是嚴整世宗志氣精銳軍行
太速那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前後軍尚未到來衆心頗懷憂懼世
宗命白重賞將左軍排陣於營之西角樊愛能何徽將右軍於營
之東角向副史彥超將馬軍居中張永德將禁軍扈衛世宗車駕
世宗身披甲冑跨馬入陣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寡少意下自悔不
合借援樊丹大言於軍中曰諸將且看我今日不特只是以寡勝
周軍亦可使樊丹見我用兵便自心服也楊衮策馬而望周軍示
軍馬退謂北漢主道周亦助敵衆生難進北漢主奮怒曰吾
勿言恐沮我軍氣勢試觀我大勝軍取周主還來爲此孩兒
伏也那時東北方大賊少頃轉從南風吹來周軍果見北漢
司天監李義向北漢主曰此可戰矣李義策馬而前曰風勢如此
言其言極密李義王得中曰馬而望曰風勢如此李義

勢有言可戰者又曰此可戰矣李義策馬而前曰風勢如此李義
得妄言吾當斬汝以徇軍法北漢主曰此可戰矣李義策馬而前
將樊愛能何徽合戰樊丹見周軍果見北漢主奮怒曰吾勿言恐
先走右軍潰散口留步軍千餘人及至日定前北漢主車前投降

世宗見右軍潰散只留步軍千餘人及至日定前北漢主車前投降
匡胤爲世宗宿衛將所部司馬曰主上如此危急正是吾輩拚
死力戰之時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你引兵衆高四出爲
左翼哨爲右翼左右夾攻賊營國家安危在此一幸永德曰公之
謀是也道羅各帥二千人進戰道太保身先士卒馳犯賊鋒賊軍
力戰死不以一當百世漢軍大敗內殿直馬錫隣馬引弓連射死
數十人土氣益振馬全義引數百馬軍直陷漢陣北漢主趨張元
徽出戰元徽前驅陣馬倒爲趙太祖射殺楊衮見周兵強盛勇聞
且恨北漢主說他心服之言語全軍退遁且說樊愛能何徽兩引
騎南走剽掠輜重且曰言其言極密李義王得中曰馬而望曰風
世宗遣近臣爲使諭之不听反將使者殺了前路與劉詞相遇

說使劉詞不得前進詞不從引兵赴接那時北漢王尚有萬餘人
阻關而陣連暮劉詞軍至與趙太祖等合擊北漢追至高平劉崇
下營於僵口遶野委棄輜重器械牛畜等物不可勝計是夕世宗
野宿軍營捕得步軍之降漢的及斬之樊愛能何徽等所得周師
大捷與士卒稍休復還明日在高平休兵秣馬宴犒諸軍選北漢
之來降者得數千人刺做効順指揮遣淮上屯戍餘有二千餘人
賜資裝遣之還北漢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兼行北追高平一敗
驚破心膽所至得食未及辛筋傳訖周軍來至邠并飭倉皇而走
衰老力憊殆不能支吾僅得走入晉陽投死且不贍矣世宗欲誅
樊愛能何徽等猶豫未決及外帳中時張永德侍側世宗因以此
事謀之永德對曰樊愛能等素元大功忝冒即賊臣敵先有死
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豈有能罷之士百
衆安得而用之世宗鄭然於地曰吾以誅賊則今軍士不
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至邠前責之曰
不能征戰正欲將朕為奇皆言三劉崇日命之斬之于軍前又

使劉詞首為罪由是驕將所罕知有所畏朝廷号令方新因
復如舊時行姑息之政也張永德為首倡曰趙匡胤智勇過人當
待以不次之賞高平之戰便非趙公用命當先苟皆如樊何之徒
則陛下之大事去矣世宗嘆賞其勇超擢殿前都虞候余將校
之遷除者凡數十人有自行間擢為主軍廟者仍釋放趙昇因
且說北漢主一敗竄歸晉陽收召散卒繕治甲兵修完城塹以備
周師之來遣王得中護送契丹政事令楊衮歸國因求救於契丹
主契丹許之世宗遣將彥瓌等北征但欲到晉陽城下懼兵未
取大計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
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其州縣亦多有降者世宗始有兼并之意諸
將皆謂糧乏請班師世宗不听軍士亦往有剽掠者北漢民大
失望稍多逃歸山谷自為保聚之計世宗所得居民怨地逃徙急
勢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有人粟者使得
拜官又發近縣民夫運糧以給軍食遣李穀訪太原計度糧料北
漢靈州麟州石州沁州忻州五州來降附于周五月世宗自潞州

趙晉陽至晉陽城下旗幟環晉陽城連亘四十餘里楊衮與王得中奔回契丹契丹主忘其元功囚了魯家使數千騎屯忻州代州界上出宗遣符彥卿等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遊騎時至城下彥卿與諸將列陣以待之來則與戰史彥超將馬軍二十人為先鋒彥超契丹兵二千入恃勇深入為契丹所殺彥卿引兵還晉陽符彥卿帥州兵來朝謁世宗仍置永安軍以彥卿為節度使時符彥卿攻晉陽城會天時久雨士卒疲病不得中自契丹回中路為邏卒扼獲因送世宗軍前世宗釋其囚繫賜以帶馬問得中曰唐軍幾時當到得中但曰臣少命送楊衮他無所求取人謂王得中曰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能自全乎得中長嘆曰吾食劉武祿有老母在園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攻險以拒契丹如此則家國俱亡吾獨生何益寧當身以全宗國所得多矣乃自縊而死世宗將符彥卿即唐符彥卿元祐曰世宗退契丹乃為其民死而服後便前軍先行以防後來追賊也世宗果出兵追擊於後獲元祐等送之漢軍軍行多遇賊者

數十萬至鄭州謁嵩陵而還世宗以破北漢却契丹自此以後政無大小皆以身任之世宗嘗問高錫上書諫之書曰

臣聞四海之廣方機之衆雖聖主不能以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慮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偏迫疑忌者不信群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听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為太守谷能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直拱明堂視其功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顯德元年五月日官授朝散郎河南府節度使司推官高勣百拜上獻

書上世宗不報北漢主歸晉陽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劉承鈞詔決七月周世宗加吳越王弘愷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宣魏仁浦為樞密使先是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行簡閱故臨事之際類皆驍蹇是不肯用命若非是潰則是投降無一足恃世宗

修今冬農隙之時只工板築總東作農忙則罷其役俟次年以漸
成之且今自今百姓葬埋仰出所標七里之外營地安葬其標內
俟分登街衢倉場營廨之外所百姓從便蓋造房屋住坐凡標內
舊有墳墓云迎仰先期遷葬群臣皆謂城寨固善小民不免怨
世宗曰然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居人之利盤庚五遷小民
胥動浮言盤庚不願浮言作誥勸勉使民無沈溺之患亦此類也
即日下詔廣六梁城寨便宜事理世宗謂宰相曰朕自踐祚以
來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有吳蜀幽并等處皆因
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
篇朕將覽焉是時有廷臣王朴獻策一篇策曰

臣王朴謹頓首百拜上奏 皇帝陛下臣謂中國之失吳蜀
幽并皆一失道今必先觀其所以失之之原而後知所以取
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非君暗臣邪其禍民困於重內賊武
夫外橫因小以致大積微以成著今欲取之其害甚於其所為
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思隱誠心以結其志當功者

去奢節用使民無怨以阜其財
既察政事既治則用既充矣夫用之於外則財用之於內則
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畏矣夫用之於外則財用
其山川者顧為向導民心既順天意必從矣夫取之之道必
先其易者唐高祖接境幾二千里其勢如樓山樓山之當以先
備之必也如備東則樓西備西則樓東彼必奔而救之奔
奔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進實擊虛勝邪勝弱不須
大卒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怯懦聞小有微寇必走而救之如此江
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而取之如此江
北諸州將迷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
亦易取也得江南則顧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西
地必平風火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
死之寇不可以因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則崇自高平既
敗之後氣沮力竭必未能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
既平然後伺間 卒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田兵銳利器下良

法而尤向時驅蹙之習諸將効命而有臨陣死戰之忠先自
夏秋邊郡畜積芻糧期年之裕然後出師顧何攻而不克何
向而不取哉臣冒昧上聞惟 陛下留意顯德二年四月日
光部郎中臣王朴表上

王朴詣闕獻上這備邊策一道了世宗欣然納之世宗謂朴曰覽
卿所陳甚愜朕意非卿其深慮遠何以及此朕恨見卿之晚也即
日宣授王朴散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五月世宗下詔敕天下寺
院無敢額者悉磨之毀為民居禁約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
祖父父母伯叔父之命仍禁僧俗舍身斷手足煉指掛灯帶鉗
殘害肌体沙化之類詭惑流俗若有犯的不刺面撥付極邊充軍
仍令諸州以歲給備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時廢了寺院
三萬餘所止有敕額一千六百九十四寺見管僧尼六萬餘人
世宗聞其數嘆曰此六万人除僧每歲納錢幾萬夫俱給之衣食
同於國家哉又詔天下有銅鑄的佛像者悉發付坑冶司銷鑄
錢鑄錢用度廷臣有請曰銷鑄像錢非福田利益也世宗曰

以叔成爲事以有身爲公初利衆生終害身命有所不恤況
區區之銅像哉竟下詔收毀銅像六月世宗親錄囚於內苑有汝
州民戶馬遇的公親其那弟爲吏杖殺死歷經覆按通以伸訴
世宗臨問盡得其具時人皆以爲得自此以後諸州將長吏無不
留意獄訟也 詔世宗與廷臣議伐蜀謀可將的三將薦言徽使
臣訓道向訓實詔令鳳翔節度使王景共議伐蜀向訓與王景同
攻秦州王景取蜀黃牛寨李八寨

黃牛寨

馬嶺寨

木門寨

仙壁寨

白澗寨

紫金寨

鐵峽寨

東河寨

八寨兵歸附于周趙季札先將輜重及奴妾等遣徑抵單騎馳歸
成都府去蜀主以爲季札軍敗走回蜀人莫不震恐蜀主嗾左右
并趙季札等 便商量遣有使命往北漢劉鈞外及唐王處約二
國一齊出兵以禦周師二國皆許赴援七月宰相謂王景等伐蜀
無功糧運不繼固請罷兵世宗命趙太祖往視之歸言秦鳳有可
取之勢世宗除王景爲招討使向訓爲都監九月蜀主遣李廷芝

何得徵而个統軍來也周師李廷珪亟遣李進叔守馬嶺寨又遣
臣軍屯守白澗又分兵趨鳳州城北隅屯守絕周師糧道閏月王
系遺裨將張建雄統軍二千人守黃花又分遣一千軍趨唐倉控
扼蜀兵歸路且說張建雄到那黃花地面上恰遇名蜀將王亞
个接了便戰王亞力不敵敗走唐倉恰撞着周軍戰了兩合當人
敗走王亞李進叔白澗軍馬一齊來救王亞被張建雄乘勝追殺
俘虜二千餘人蜀兵大敗李廷珪退保青泥嶺那時張建雄便
遣裨將秦州奔歸成都有判官趙玘將秦州前王景年所投降
那時更至一項援兵從斜谷一路來遇王景部將韓烈殺退一齊
潰散秦州二州見蜀兵大敗亦各率城降附于周蜀人震恐世宗
得蜀捷大喜百官入賀世宗奉酒命王溥曰蜀師之捷卿禱之
力也出京欲署趙玘為節度使范質曰國事紙授鄧州刺史一日世
宗與諸將相會食於方殿殿因說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亦
愧无功於民而坐享三天福說不能盡其意公其力但當親冒矢石
為之除害與和可自安也

世宗之役仲夏五月周師入關世宗親臨北平營以統北平營使
若司德恩告汝上命汝以周師入關汝當行不為秦行不為周
亦若會盟之時去秦則周亦不為秦行不為周亦不為秦行不為周
俘於商社為百戰之勝周師入關汝當行不為秦行不為周亦不為
為之俱飛其後張建雄到那白帝城周師入關汝當行不為秦行
州台驛通統兵固鎮田也築城絕蜀援兵遂取鳳州秦州節
度使王環及裨將趙崇德將士計五千餘人守之不肯出死出
示詔已獲蜀將士其願留者漢其休戰其去者以資裝奉軍
成階四州除常稅外其餘利源悉行軍以資民力十一月世宗
以秦州兵伐唐王好義喜人言已敗天下之心舊時李守貞與
取唐州後唐氣愈驕有傳言天下之心舊時李守貞與
公考超两个石致之時唐王好義已敗天下之心舊時李守貞與
公考超两个石致之時唐王好義已敗天下之心舊時李守貞與
淮南前軍王景年為趙玘為節度使范質曰國事紙授鄧州刺史
子景年為趙玘為節度使范質曰國事紙授鄧州刺史

丁未年春李穀民夫因舊堤... 至泗上欲通漕運故也唐王... 以得居之王師已至君臣皆有恨色惟仁贍詞氣無異平時... 分諸將守禦唐王差劉石貞微部署將軍馬一萬起壽州與唐... 唐底帥軍馬三萬在定遠田地下營召鎮南節度使宋齊賢還金... 平國國難李穀等到淮南造浮橋急上陽田地一自渡唐王... 壽州城下屯駐劉石貞部將軍宋廷等輕軍挑戰破王彥起設伏... 飛擊斬首二千餘級吳越王錢弘淑遣使入貢世宗下詔慰諭且... 命出兵助周擊唐通德三年正月世宗授獨節度使王環做驍衛... 大將賞其不降也世宗下詔親征淮南宣侍衛都知韓使李重進... 帥兵先赴正陽世宗車駕過汴梁李穀攻壽州不下唐將遣數百... 賊將臨待攻汴梁已到正陽江中李穀與諸將商量我軍不能水... 戰若兵斷我汴梁則腹背受敵無可生之患矣不如退守汴梁... 待車駕到來却謀進攻世宗所得李穀此計急使人止李穀休退... 及使者至則已焚燬城我軍自退正陽世宗急遣李重進統兵... 李重進上言穀曰賊之氣已挫下進駐之氣已挫日漲萬一粮道阻

絕不先生受顧陛下且駐蹕陳州之門於重進大勢軍馬來... 到臣与之共渡龍視賊臨可汴梁可完立且具奏聞乃毋躁進不... 然獨兵拔馬春去之來使賊... 宗不報唐將劉石貞素不與穀相善其略也... 權要以固祿位所得李穀也... 仁贍又池州刺史張全約曰其行請李貞曰公軍未至而敵已... 尤是畏公之威也何者示戰德之速乃一失利則大事去... 貞不聽既仁贍曰劉公此行必敗回疑我軍且棄城為備... 世宗重進渡淮逆戰為貞軍于安豐連營數十里李重進登高... 望其軍喜曰甚易破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馬軍三千自上游出... 其一意攻之破之必矣重進乃被重鎧先諸軍躍馬突賊陣少間... 數合自力不敵退走為李穀部將王成帥兵繼攻彥自後軍不... 行彥乃自單騎奮皇敗走過重進發一矢殪其將張方進彥自馬... 臥為亂軍所殺李重進斬首級俘斬方餘級唐軍大敗張... 全約散於潰軍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做左將都相樞使李重進

魏鳳之保清流關出宗授李重進修都招討使李穀判事九月
命趙大祖統軍出擊趙太祖帥兵在塗山田地裏下營平明
羸弱百餘騎進迫賊營未及交戰賊已逃遁賊將何延錫等果
眾來追伏兵一鼓出於林間賊眾大敗追至渦口田地斬唐都監
王達師兵攻唐鄆州二月下城浮橋成世宗自往視之命趙大祖
將兵信道攻襲清流關那時皇甫勳驚走入滁州城賊將自守
計趙大祖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皇甫勳曰人各為其主可顧
少我成列而戰休迫人太甚趙太祖笑曰姑寬汝須臾之死可又
何害於事時整衆而出太祖身被重創馬突墜一過于縱得救在
已病皇甫勳曰姚鳳二將遂復滁州時兩方即即不宣祖太祖之
弟也時在與軍副都指揮使引兵至傳呼開門趙大祖曰父子
相見不親坊門乃是王事不敢用執一錢工事決難奉命明日乃
入世宗遣使慰撫上書褒獎滁州帝親詣慰問時帝太祖遣親

中書省奏事官曰公
小生抄籍以後
儀為忠前時永興軍節度使
趙普為之
訪其故吏
太祖曰吾固欲其議我耳唐主遣泗州
牙將書至徐州請和書詞稱唐皇帝奉書請息兵修好願以兄
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世宗不答世宗偵探得揚州無備令韓
令坤將其妻揚州且戒令坤毋得殘民凡李氏之家寢在楊州的
遺人與其元守的其守護之令坤受命倍道疾趨奄至揚州帶數
騎入城城中全不知竟唐副留守馮延魯倉皇无計髮鬚為僧
被僧衣服逃竄被軍士執送令坤軍前令坤慰諭揚州百姓令各
安居如平時軍士一無所掠士民大悅以次進取泰州日說唐主

為見其出屢敗大懼覆亡乃遣翰林李士鑑諷文理院李士德
明詣周奉表稱臣獻御服茶藥及金銀器皿繒錦牛酒等至周
宗室前鍾謨李德明素有口下世宗知其必來遊說盛陳甲兵而
後出見之謂曰尔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与朕止
隔一衣帶水耳未嘗遣一介修好能泛海通契并借援強胡
衛中夏所謂禮義又安在哉今遣尔來欲說我罷兵耶抑非六國
愚主恣被愆口舌所能搖撼可為語尔主亟來見朕拜謝則
无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壁借府庫以勞軍恣時尔之君臣
能无悔乎鍾謨李德明二人服栗不能對一辭皇恩而退吳越管
田使陳瑊為丞相吳程言曰周師南征本國當援常州无備一
言可下也程以蒲之謀告吳越王弘敏弘敏遣吳程督兵赴常州
三月吳程攻常州先攻破外城執周國祿使趙仁澤送錢塘仁澤
見吳越王不拜且責其越王負約弘敏怒其口至曰元德昭然
一言之定以成棄信之故得二城而還其言不虛也弘敏以
其言不虛也弘敏以

吳越管大張其
壽州未至而
寨以供
城上賊將
瓊解而
血數斗
奉表于周
其辭之則
曰君
世宗
周宗
立示
立示

唐主因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唐世宗賜唐主詔曰

不逼人于險言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

唐主得詔後上表謝李德明並稱世宗威德及周固甲兵之強勸

唐割江北之地唐主意猶未決宋齊立不欲唐主割地謂李德

明輕佻言多失實會樞密使陳賁副使李徽古等素惡孫晟及德

明使王崇質請德明賣國宋利唐主大怒斬孫晟及李德明以弟

齊王李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陳賁為監軍使將兵拒周中書告

唐主不聽四月唐將軍陸孟俊將兵趨泰州周軍遁去進攻揚州

韓令坤亦將遁世宗遣張永德將兵救援揚州令坤復還世宗又

遣趙太祖將兵屯六合太祖下令曰揚州軍有過六合一

其定今坤固守揚州不敢動世宗攻取壽州又不下

水深數尺渡不得與所臣面待欲班師近臣謂不如且

以持重待之世宗以兵備之得以待之世宗無損矣

之馬是月韓令坤為書索與陸孟俊斷殺孟

會事之時奉表與世宗世宗不聽韓令坤曰臣聞韓

度使也莫說此不中道來令坤曰中國百萬之師也不量乃敢尔

求斷今日授首韓前鑿尔心肝薦取一盃酒為百姓伸冤也道罷

兩將便開令坤躍馬突入孟俊營走趙太祖自六合歸其擊其後

擒陸孟俊於馬上餘軍散走僅尸遍野獲衣甲器械無數舊來陸

孟俊發馬希翼時分滅却舒州刺史楊昭憚之家以昭憚的女孩

兒生得美兒无双献与馬希崇做小妻令坤攻破揚州馬希崇將

楊氏献与令坤做偏房及獲陸孟俊將長柳了待解赴世宗行

在并献俘楊氏在籠下見之忽抚膺慟哭謂令坤曰這厮昔時殺

我家二百口今見之恨不斬之乃段告元帥休解赴行在怎不就

軍前殺之為賤妾報前日之仇也令坤命左右押在軍前責之曰

你今日怎不取我頭献唐主情節度使耶咽今日要恁心肝薦一

杯酒恁且休怪孟俊答曰死則死矣願速行刑令坤笑曰且汝万

致為生靈塗炭何用遠為與左右綢放木橋上四之趙太祖又听
王景達將兵欲渡江疾狂奔歸六合唐軍已距六合二十里
頭談猶不進諸將謂太祖曰好乘其方夾擊之趙太祖曰我幾不
死二千若往攻之彼見我軍寡少得以易我不如待其來則應之
兵法所謂兵應者勝破之必矣居數日周軍持重不與戰景達
兵趁六合趙太祖奮擊大破唐軍殺獲七千餘級溺死千江者不
計其數景達單騎逃遁是時將士有不致力以太祖賜為誓曰以
劍所其皮笠明日侏離其等有劍跡的數十人押赴軍前斬之
是部科無敢不夫死力為戰者渴口作浮橋成世宗怒其口行
視欲入揚州范質等請其疲食少諫之而止五月世宗還京平白
李重進圍壽州七月唐將宋元等取舒州和州滁州并其屬
先為唐人以茶鹽鹽民而餓其粟帛使情傷又與唐兵
唐兵甚苦之及周軍至爭先牛酒迎奉將帥專事停
皆失其意入山谷獲唐兵其精銳為甲時人嘆曰甲軍
之精銳所成於得州將杜公

出宗請以廣陵之運併力攻壽州詔許之訓對府庫以授主者
帝將分部發行城中秋毫不可用民感其德咸悅居民負糧
致以送之滁州守將亦奔城司其機者請以請豫豫以邀之
宋齊立曰如此則延益深不如縱之使敵之機者請以請豫豫以邀之
命諸將自守毋得擅自出軍那時壽州之圍益急齊王景達駐
軍濠州遙為聲援軍中政令皆陳亮主之擁軍主力無意出戰將
吏畏之無敢言的八月周王朴與司天監王烈勸世宗曰天官成頒
行八下九月除王朴做樞密使十月世宗謂侍臣曰近聞廷徵斂
殺帛冬不迭收斂紡績之畢非時督辦教百姓生受詔三司自
今更稅以六月起催秋稅以十月起催民間甚以為便山南節度
使安金瑊鎮襄州十餘年乃入朝世宗授其瑊守太師遣還鎮審
瑊成悅世宗謂宰相曰朝廷近來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欲効
忠節者其道无由王者但能無失其信則忠諸侯不歸心哉世宗
念趙太祖揚州六合勝捷官授定國節度使其數前都指揮使太
祖表趙普為節度推官十一月李重進之與張永德有嫌隙不相下

愁聞劍戟扶危主

悶見笙歌聒醉人

携取舊書歸舊隱

野在啼鳥一部春

那時陳搏陞還山世宗問搏飛升黃白之術搏奏曰陛下貴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世宗曰朕欲用卿共治何如搏對曰亮舜在上巢由各得自遂其志乃詔許還山令州縣以時遣人存問顯德四年正月唐壽州城中被圍已足兩年糧食空竭齊王景達遣許文稹邊鎬朱元等將兵數萬救壽州軍馬在紫金山下寨列十餘柵與城中烽火相應又發兵築甬道運糧綿亘數十里之遠將抵壽州城下率重進銳及駐營了當便出奇兵邀擊唐兵接戰大敗而走殺死八千餘人奪取二寨遣人扼守唐劉仁贍在壽州請以邊鎬守城自帥眾與李重進決戰景達不許仁贍憤成疾劉仁贍的幼子名崇諫時夜從舟度淮為小校所執仁贍左右將去腰斬有監軍使周廷樞為之營救仁贍不許廷樞使人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并不愛崇諫崇諫軍法不可私名節大夫若徇私害崇諫之罪則劉氏公不食之問妾與劉公何

將士乎急命殺之將士皆泣唐援兵尚多壽州不易下奏請班師世宗得奏猶疑久之未決久其與親征則將吳王溥就其第問之毅曰壽春在淮上久其與親征則將士爭奮此行必可下矣在先唐水軍戰則其無以敵之世宗自壽州歸乃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使唐之降卒教北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遠勝唐軍三月世宗車駕發大梁命王瓌將水軍自閭河汭入淮唐軍大驚世宗渡淮直抵壽州城下躬擐甲胃屯軍在紫金山南梁命趙太祖襲擊唐寨斷其甬道唐兵首尾不相應援朱元恃功驕恣唐主將楊守忠代之元憤怒率寨萬餘人降周世宗命趙太祖將水軍數千人沿淮而下命諸將會合襲擊唐寨金山大破唐軍殺獲萬餘人生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等餘眾果沿流東渡世宗自將馬軍數百與諸將來岸追擊又水軍從山而下唐兵戰死的溺死的及降的有了四万餘人獲石船糧食器仗以十萬計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曰齊王景達降我奔歸金陵世宗耀兵至壽州城下唐帥劉仁贍病甚監軍

便周延構等作仁贍降表昇仁贍出城以降子周仁贍卧不能死
世宗慰勞錫資復令入城養疾從壽州州治在下蔡敖州境死罪
以下囚百姓有受唐主文書保聚山林的悉令復業政令有未便
於民者听本州條奏又下制存恤刘仁贍 制曰

刘仁贍尽忠所事抗節无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
得尔爲多其以刘仁贍爲天下節度使兼中書令

刘仁贍是日卒追賜爵爲彭城郡王唐主聞仁贍之死亦贈太師
世宗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世宗詔開壽州舍厚
出米以賑饑民四月世宗車駕還大梁八月周平章事李穀罷以
王朴爲樞密使李穀卧病二年九次上表辭位罷守本官今每月
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十月世宗設賢良經李吏理等科取士北
漢麟州奉城降附世宗授本州刺史楊重訓爲防軍使十一月世
宗自將伐唐攻破濠州開城拔其水寨唐將孫德昭等數百艘在漢水
十餘級又遣將攻拔羊馬城之中唐將孫德昭等數百艘在漢水
唐主遣使言世宗命將乘夜襲取之唐主行而唐主自至

將子孫之害唐主之害唐主之害唐主之害唐主之害唐主之害

三月 日周主書問

唐主拜文世宗書乃奉表來謝 表曰

唐国主書問 百拜表上 皇帝陛下比遣臣陳龜奉

表文獻欽奉 詔書休兵息民允許通和特容小国臣附仰

見 陛下天誥地育之恩謹獻江北四州每歲輸納貢賦一

百萬緡以助上国供億用度昧死謹言伏候勅旨謹德五年

三月 日唐国主臣李昇表上

世宗得表百官稱賀江北悉平共得唐之土地十州六十縣世

宗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須傳位賜錢弘徽高保融等犒軍

錢帛數十万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錢帛其百万赴世宗軍前

犒軍世宗收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

給守戶其江南群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世宗命發

民夫浚汴渠自汴口導河運于淮江淮舟楫皆得以通於汴矣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元令去帝號稱国主凡天子仪制皆有降殺

除去帝号奉周正朔在先唐平章事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
主嘗笑烈祖謂安陸所喪統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
此田舍翁識量耳恁如今上暴師數万於外而擊毬宴樂无異乎
時真英主也若臣相諛偷安度日翰林李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
等妄誕不足信唐主謂延巳忠純朕未見其為妄誕也夢錫曰大
姦似忠陛下不悟國其危矣及已降附周朝廷已輩每謂周為人
朝夢錫笑謂之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謂中原為囊中物何意今
日事周大朝而自處以小朝廷耶延巳等慙愧不敢答世宗始命
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護使于唐賜御衣玉帶欽天曆及幅
軍錢十萬緡絹帛五万疋唐主常奏江南無園田願得海陵鹽監
世宗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詔每歲賜給鹽三十万斛唐
民之食得獲唐之士卒悉命歸之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
婦置之殿庭欲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年
十月詔散騎常侍文穎等二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
州所屬村率以百戶為一團置團長三人又詔凡諸色課力及

先攻泗州之南因焚城門破水寨世宗御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十二月唐泗州守將范再遇率城降周世宗自至城下禁約軍中
毋焚者毋得入城民皆感悅爭獻芻粟以給軍唐戰船數百艘保
守清口田地世宗追至楚州西北擊破之趙太祖擒唐應援使陳
承昭以歸唐將郭廷謂知唐不能自立命參軍李延鄒草表延鄒
以忠義責廷謂廷謂以兵脅之延鄒擲筆下地曰大丈夫終不負
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殺之卒城降周世宗時攻楚州郭廷謂自
外來朝謁世宗慰勞廷謂曰江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
浮橋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使郭廷謂將濠州兵攻天長遣拍
撫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行至高郵唐軍悉焚官府民居驅
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軍方至世宗听得泰州無備遣兵襲取之
顯德五年正月周師克唐海州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為北神
堰阻限不得度欲就楚州西北隅擊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臣前去
相視使還且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世宗乃自往視授以規畫可
日而成用工廿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周師

長唐靜海軍即通州吳越之路始通直先世宗遣使至吳越謂使
者曰卿去鉅泛海還當陸歸今通州既入版圖吳越之使可遵海
而歸汴矣周師攻唐楚州踰四十日不降唐防衛使張彥卿固守
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張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
矢與刃俱盡彥卿尚率繩床以拒周兵不勝而死所部一千餘人
轉鬪死於鋒刃終无一人降者高保勣將水軍會周師伐唐二月
世宗軍至揚州三月世宗幸迎銓鎮虜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
之唐主怕世宗渡江又取降号稱藩乃遣陳賁奉表請傳位千太
子弘冀使弘冀臣事中國那時淮南田地祇有四川未下是廬州
舒州蘄州黃州也陳賁見周臣甲兵之盛告世宗乞遣人度江取
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界懇求息兵辭旨甚哀世宗曰朕本與師
取江北今尔主更率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書曰
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朕之與師非欲貪求土地殘虐人民實
以天下一家志可自分胡越今國主已輸誠款歸附本朝而
北一家各守封疆以抚治人民國主享安靜和平之福

歸州縣其懷職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之屬毋
取於民顯德六年淮南大饑世宗命州縣以米貸之或曰民貧不
能償如何世宗曰民吾子也恐有子困懸而為父者不救解之
哉又在真其必償也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
與地慟哭數日不能自已世宗謂北都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
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韓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
在乾寧軍列柵開海口三十六所遂通瀛州莫州車駕至滄州即
日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非尋常行道所由之徑民間皆不
知契丹莫州刺史王洪率城來降詔授韓通做陸路都部署趙
太祖做水路都部署世宗自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舻相連數十里
至獨流口沿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紇廷輝率城歸降以水
路衝險乃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五百人從官皆恐
懼胡虜連群出車駕左右不敢進逼趙太祖先至瓦橋關契丹守
將姚內通莫州刺史劉楚信皆率城降附五月初一日侍衛都指
揮使重進軍引兵繼至契丹莫州刺史高彥暉率城降

是歲口王定安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山呼萬歲稱賀曰
此不世之功矣
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北平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矣
未宜深入世宗曰乘勝長驅如破竹之勢怎可中
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攻圍安會日暮還宿瓦橋
遂還軍是時孫行友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
市斬之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薊州命李
擊九漢韓令坤戍薊州陳思讓戍雄州遂還車
馬至天梁往返總六十日耳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
奏請置進奏院於京師世宗降詔不受其貢詔曰
江南近服方務亟裏卿父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
彼抗無受命有之罪在於朕

五主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臣
等之國不敢復尔也宗曰怨恚地說向日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
家之國與汝國太義已定保无他虞不然人生難期至千後世則事不
可追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修甲兵撫守要害爲子孫計

歸良道世宗的言語唐虞

假冒金陵城壁凡城之不

晉之戍兵之少者益之初宰相尸請封諸皇子爲王世宗曰功臣

子皆未加恩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世宗不豫乃封皇子宗

訓為梁王是時梁王年已七歲矣世宗欲除魏仁浦為相議者謂

仁浦不由科第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未及由科第

郭乃以王溥范質等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

以兵起作爲糧官使轉運充行營新軍副都指揮使遷太祖善爲

前都興檢世宗嘗問吳郡治書張昭曰朕欲擇相恨於朝行惡誰

可相替昭以季清爲應世宗慨然曰清輕薄无大臣体朕庶之何

即取堂曰陛下所責者紐行臣所奉者大節也昔弘農潁川君不

言言以五不越其限他日必為國家患法隱帝之甘李渴

此詩聲分帝曰相夫國家安危不升而角見之真字和言也

示尊稱曰皇帝然明之亦公等貴胄无行檢家不果用世宗

臣等入見。上驚。問故。朕若不從。當用何法。

